

甲秀園集

廿二

				漢書門類
			一〇	
			七	
			七	
			九	
			號	
			函	
			三	
			架	
			七	
			冊	

庫	文	閣	内
三			漢
七			書
函			類
一			
三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579
冊數	7 (5)
函號	317 10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二

淺草文庫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詩部

五言排律十首

雪夜菩提庵呈邑侯張嘉宇先生

風色青溪上蕭然一騎馴
偶來蓮社地得見宰官身
半榻深禪味孤燈念俗貧
栽花為縣日映雪及門人
夜火猶尋渡江村不動塵
共欣窮凍後春雨潤枯鱗

贈湯若士先生

鳳翻陵高漢龍光燭上台尚書鶴省望大雅兔園才
託素攀前代揚芬領後來憂深捐佩起妬極挂冠回
酒漉蓮花社絃揮玉茗臺藏書登宛委種樹望咀峽
曲較幽蘭麗歌隣沉雪裁凌眠磨久狎獨下鳥忘猜
江晚蘋烟濶山秋木葉哀蒼鴻飛帛字赤蚌剖珠胎
徑密棲風柳庭陰宿雨槐時時過栗里載酒夜深廻

送李麟初北上

朝陽登赤嶠夕景憇幽陂照乘珠光媚衝星劍氣披
褰裳紆蕙沚停策戲蘭涯嘉木通川繞明霞翼轂馳
衢真搏鳳翻俗詎妬娥眉昔聚秋初變今乖歲載罹

朱華揚赫艷文綵吐纏緜夜市荆卿筑春山鄒衍祠
中涓圖駿日才子獻書時陌上青絲騎壚頭白雪姬
嫚後方朔後達豈長卿遲玄髮同懷客青梯歲暮期
暮春病起有懷陸舜玉

積痼忘時逝塞帟搯落英庭榮敷瓌木園序變文鶯
舊藥紅茸挺初篁綠籜生蒲塘鷗懶泛麥壠雉驕鳴
曉陌條桑出春郊折柳行朝暎憑爵島夕景棹澄瀛
投分照枝葉忘形到弟兄黃柑垂露培紫筍帶霜烹
箏柱然膏灸缸花暖幔明冰銷愁內疾雪恐髮邊莖
靈岫鈎簾色章江伏枕聲南風飄五兩北斗挂孤城

別劍翻能合離絃詎久更長思即政諾伐木咏丁丁
送馬叟還廣陵

西陸催行色湘流祖別筵征帆辭別渚疲馬恋田川
老寄滄州愜情傷白髮牽風塵增甲子生計盡林泉
嚼蘂陰崖雪誅茅夕野烟離衝彭蠡雁歸渡廣陵船
兒女天涯夢雲山歲暮年折荷包露飯緝蓑藉霜眠
朗月江楓外晴嵐浦樹邊逝乘秋水舫息影北邙田
同屠緯真先生泛舟九曲

巖岫千峰矗雲泉九曲深扁舟窮涉覽短策恣幽尋
稍進妨紆啟旁觀喜滯淫虹橋春宴集玉女曉粧臨
雨洗摩崖跡風傳織紵音轉高青漢近回瞰白雲侵
澗影拖霜練潭聲響石琴星村煙杳藹毛竹洞深沉
蹇阻旋登撤溪回屢上岑時時看卧鹿隱隱聽鳴禽
源裏漁郎入松間羽客吟居然小天地別是一山林
花汜通來往桑田變古今彌清玄境賞頓釋世人心
下界浮寒靄前山起夕陰依微橫水磬恍惚隔林砧
剔蘚題新碣登臺豁遠襟鷄鳴各行役幽思總難禁

靈隱寺

梵宇超禪窟靈宮適化城威紆攀岫陟壯麗與雲平
月桂敲鍾落霜松挂衲生幽厓橫絕壁洞壑瀉飛瓊

甲秀遺集 卷之二十一
藻井千花集梅梁七寶明人間先得性僧老不知名
貝塔標霞峻經臺宿雨清鳥臨青嶂下馬傍綠階行
觴酌憐春暮絲羅映日晴玉毫昏現相金梵夜聞聲
淮海桑田變市朝露草輕冷然塵外想頓有拂衣情

夢死友

松窓延落月夢友室南床瑟瑟商飈夜泠泠夏簟霜
相看餘病色暗想動愁腸詎但吟詩瘦依然罵座狂
論驪微破笑涉恨復興傷瞥見翻猶昨沉思訝已亡
雲行無躡履露坐不披裳信得潛英石誰焚複道香
魂來湘浦黑語斷楚山蒼拊枕形存目移衾淚續眶

淒淒汀鶴冷擾擾樹烏光有舍疑聞笛無墳可酌漿
綢繆嫌別促展轉在霄長起嘆揮蕉葉含毫寫此章
夜集胡元瑞二酉山房賦浔江邊琵琶婦

澱水開春燕蛾眉出夜堂人驚湘浦至樂借洞庭張
抱月員還折懷風抑且揚龍門桐怨慕岱谷緒淒鏘
拂柱紅襟窄抽絃素腕長隔花傳意態掩袖訴肝腸
乍聽疑啼鳳深聞或引蠶波騰何慷慨電逝復摧藏
自顧風流影誰憐老大粧山川非塞北煙景即潯陽
烏鵲飛難起馮夷黯自傷曲終人語絕惆悵曙天涼

哭吳孟堅一百二十韻

烈士期常短詞林運暗遷
跪攀司命御遙問大羅天
夸父光應絕巫咸術久捐
芝焚芬易滅玉折勢難全
念爾紛綸思生操述作權
網緼函寶鼎璫奕燦珠璣
獸稟垂三斗長驅駕六駢
春索書帶草寒借輯蒲編
雨麥流誰護螢燈讀便難
岱宗曾辨簡華井自分蓮
水有鯨鯢戮山多兕虎剽
詩卑黃曆後文翊漢秦先
輾思雲騰涌沉辭錦麗鮮
高臨鴻漸陸深踞攫潛淵
妙析巢蚊細雄誇倚鹿專
殷盤參詰屈魯頌美聯翩
史筆推班掾談鋒失仲連
珍藏尊與牘絕倒羨搜玄
自詫雕龍技頻持吐鳳篇
懷音邊地酪疾惡九秋鸕

詎受枯魚粟寧番飲馬錢
樵蘓臨玉趾家世業青檀
席戶回車滿橋門聽講園
名應推月旦志自奮秦鞵
案積三冬雪囊操屢割鉛
停鸞無下士綴座盡高賢
莽莽期鵬息邕邕行鳳騫
希心霄漢上結念珮珩邊
夢直持綾被行鳴想錦韉
藜吹天祿閣詞寫衍波箋
黼藻當朝盛文章一代研
春秋終出狩羽獵紀于畋
遼左青烽舉關西白羽傳
遊魂凋箭筈洒血濺戈鋌
冰雪魚文慘風沙馬骨穿
請纓思繫虜鳴劍欲遊燕
意氣無長漢功名在曲旃
右窺摧月窟左顧蹋干闌
麟閣空中轟鳧金肘後懸
一經雖尚白雙鬢已華顛

魑魅憎名達形骸苦累牽有才多倚紕無地不逃遭
卞足遭頻刑施心捧屢妍蒐消秋浦月淚洒日南濱
老大雄猶昔窮愁節益堅漫懷文舉刺肯贈繞朝鞭
觀樂齊風上輸材楚國前雲邀鵝嶺鳥花引葛溪船
杵臼論交定風塵把臂偏攢經彌畧晏琢句演規圓
屢照疲明鏡深資益佩弦下惟朝共覘醉酒夕同眠
目短曹劉壘心卑董賈川看碑皆抵地奏曲必披絃
不理來多口誰能效曲拳寧櫻才士妬詎受衆人憐
激烈歌逾壯昂藏意靡宣籬窺隻鶴斃榻語西蟬聯
名世丁陽九昌期正半千代興余躋足翎運子隨肩

激濁江河廣揚旌竹帛延仁禽翔赤水靈驥秣青田
倦挾盧敖杖歸駮玉女駟三山曾擘荔九曲想尋荃
白水魚堪煮青山黍可佃池塘烹客雁伏臘獻公豨
車馬貧原憲文章老伏虔萎瑩同伏蚓炊臼各哀蟬
十載瀟湘雨孤帆建水烟頻過真不厭相訴摠含悃
石上尊罍螯蘿陰枕簟便五君齊密識三雅每忘還
下若澆腸醞襄江縮頸鱗山中芳草合木末綠蓉塞
踏雪登西岫尋花出北塵不圖投漆固遂有背轅跋
街恤熊踏熟全生烏喙愆徒言蜂有毒誰解鼠能緣
遠道親僮僕兇圖起股肱三尸憑倚伏二豎曠周旋

未受菟還術寧期腹疾痊一朝隨露草萬事赴蹄筌
客舍今成客仙才遂返仙朋遊芻酒絕兒女歲時攀
疇聽分香囑空留付篋戈龍蛇逢讖日鵬鳥不祥年
埋玉情何已含沙恨轉綿那能徇斬馬悔不載鳴鳶
融結山河固昭回日月寒追懷思悄悄傷逝涕漣漣
子敬棊聲絕休文帶孔股鳴號靈旒遠乖隔窆車翺
歆哭譙枯眼將歌復梗咽夜臺依聖善秋壑閉嬋娟
不愧先生學終於弟子員青衿圖未展黃土恨先填
旅櫬塵狼藉佳城草鬱芊家貧五畝少父老八旬邁
遣女遠箕箒賣書給粥饘霜楓秋樹苦汀蓼晚雲嫵

遇客無題鳳門人絕獻鱸未酬寸草願翻使百憂煎
蛛網縈書掩蝸紋上硯磚苔蒙龜石髮竹吐綺毫涎
便自虛門館何能對几筵悠悠辭故舊汶汶赴重泉
笑緒今無已悲端信有焉異時居止近握示肺肝平
片語投金石成章斲梓梗歆知齊俗變摠為魯才甄
騷雅看揚屹波瀾借溯泂誰知儒並俠總以醉為禪
屈子懷沙似稭生顧日然身耳螻蟻試跡忝雁鴻翩
加飯無游鯉爭衡有慕羶驢鳴招詎返羲御去難詮
本欲同曾史今疑侶祖仝歸天魂照日益世恨埋阡
峴首碑難拜延陵碣未鐫交親詞賦幸誰秉筆如椽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三終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三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詩部

七言排律十二首

孝友堂詩有序

橫林舊有孝友堂益自高祖樂菴公首規度
 其地文衡山先生嘗賦詩紀之矣及曾祖工
 部漸齋公卜築清湖大父望湖公令臨武歸
 增拓其室體裁具備而家太僕公予告南還

復於先廬之左構數楹以居余兄弟仍以孝友名堂志不忘耳因系七言排律一章聊效永嘉之頌祖德詩人之詠豐芭已乎

夏屋鱗鱗結構開文樨采棟實雄哉崇基草創從初祖拓宅經營自上台百仞龍從雲外挂數株薰爽雨中槐榮沾漢苑濃恩起秀帶橫林王氣來奮藻翔鷗齊唼喋嘶花賀燕各遲回鍾靈第宅輝東井奕代衣冠接上才鶯岫芙蓉栖積雪龍關竹箭激鳴雷萬松芻菁駢梁集三秀熒煌繡楠裁地抱春陽敷洞壑林通月彩吐樓臺春盤膺甕當堦舞弟勸兄酬獻壽杯政美君陳同寄托風傳張仲喜趨陪中興門待于車入西極歌成溼馬徠裴相為園名綠野公孫築館號翹材何如水部家聲舊東閣官梅取次栽

遊水簾洞有懷緯真先生

十里荒烟古木迷到來陰洞晚淒淒微茫碧漢疑傾下縹緲珠簾欵捲低夜靜波濤生大陸天清風雨挾長霓金仙奕散楸枰冷玉女衣裁素練齊淨影全空明鏡裏飛流不斷碧峰西疏渠激石春雲確架竹開林灌藥畦瑤草深眠秦苑鹿桃花煖唱晉時鷄行僧偶過迷新術樵子相尋失故蹊杖底流霞瓢可飲樓

旁怪石句堪題翻愁昨夜中峰宿未伴今晨洞屋躋
建水孤舟人獨去閩山一踏鳥空啼何當得授刀圭
訣天柱峰頭結室棲

寄贈高太史象荃先生

春草驕騶滿帝京東方侍從漢公卿鬱葱雲霧旌旗
影控動星辰劍佩聲八代魁梧誇秉哲千秋藻鑑屬
持衡入朝花映宮袍靜宿直藜分泌省明金馬玉堂
歌避世仙盤露掌頌長生歸來鷄骨支牀瘦夢去羊
腸叱馭行帝子愁斑湘竹恨門人泣廢蓼莪情中台
在昔懸龍署北斗依然接鳳城吏挾文章晉足傲官

晉冰雪即為清論文半是彈冠會愛士多因倒屣迎
梁嶼融風收客淚蜡湖明月傍王程主恩不淺山公
疏民望其如謝傳名瀕海樓船方權稅中原抱鼓正
談兵吹燈山鬼秋相泣咽塞霜笳夜自鳴冠冕思崇
周室禮鹽梅款和傳岩羨絲綸五色知君美共待平
蠻露布成

寄南海麥維祥

稚節同塵五嶺前別來瑤樹隔蠻烟淒清夜漏愁能
憶爛漫春燕醉懶傳社燕辭秋歸海溼賓鴻避雪度
雲顛揮餘珠淚鮫人妬織就龍章帝女憐琥珀杯中

流九醞茱萸匣裏探千錢但須竹帛存名字離合榮
衰總在天

登九陽樓

噴樓疏豁扼重溟隔座陽山九片清畫拱春含烟細
細雕欄畫護雨冥冥背臨灌木飛蒼筍面繞崩波泛
碧冷草屋成村沽酒市竹竿下瀨釣魚舫越帆南去
紛秋葉吳榜東流散曉星廣岸陰屯迷地脉懸崖雪
霽見天經端陽桂楫穿菱密重九萸房繫臂磬寺下
霜鍾沉野渡閑頭露析肅郊垆晨津橫權停商舫暗
渚燃犀照水靈蘿月映江潮已沒巔風吹幔酒初醒

丹楓震霽明猿嶠綠稻回索隱鶴汀霜落高天酬沈
咏淒淒砧杵奈愁聽

登滕王閣

飛甍碧撩攬蒼茫累榭殘碑紀大唐鳳管淒清思帝
子霓旌縹緲想君王氤氲江霧珠簾濕浩蕩湖波畫
棟涼誤憶星分連翼軫從知地軸控衡湘流邊返景
修缸落樹杪遙空複袖長伐鼓鳴鍾樓上讌影紅拂
翠市頭粧參差靈鷲栖神府來去城烏傍女墻葉下
衰林烟共遠帆歸極浦鷺齊翔餘霞映渚搖金網殘
月籠沙晃玉堂燹晚漁歌榆杏火啼寒雁陣荻蘆霜

白雲寂寞丘陵出朱邱豪華池館荒頽仰乾坤成一
夢登臨風雨逼重陽由來無限悲秋淚不是天涯為
望鄉

飲馬鞍山

駝笙小馬踏芳菲窈窕林堂坐翠微陰殿幢幡題字
古荒壇松檜講經稀雲流平野川群注雨洒松枝翠
幾園香積編惟幽澗篠僧田種只晚齋微送山相揖
環蓮瓣近水斜縈引帶衣處處農畊披杏靄村村樵
路破松霏岩阿草色分裾綠石上挑英點袖緋激楚
歌聲天外起盤阿舞態雪中飛屏風雲母身相藉如
意珊瑚手自揮坐久江霞殊奪目眇餘沙鳥共忘機
杯傾籌錯人皆醉珥墜釵橫月未歸青扈卑枝巢睨
睨丹萸攢壑路紆威蘭期佳節頻來往業海浮沉有
是非向夕重峰遊騎散煙橋石磴望依依

由萬石灘之龜峰道多石山魚沼茂林修竹

杖策龜峰路百盤經廻萬石見危灘但從山水清暉
度不定雲林早晚看沓嶺神龕扶鹿馭橫梁修竹映
鷄壇人家楊柳深難辨游女桃花色可飡樹裏墟烟
麻谷古溪頭釣艇武陵寬村姑引抱窺人慣野衲逢
迎問姓驪微雨沾衣多着絮柔風吹珮半薰蘭春衫

不帶壚旁酒幽壑蕭森翠盡寒

過彭蠡湖

荒度誰憐四載功襄陵疏鑿九河通豫章巨浸溷空
白咸谷陽池浴日紅氣候多從昏曉變蒼茫總與海
天同江豚鬣鼓高深浪賈客帆分上下風青點沙蘆
棲度鳥黑漂菰米叫游鴻北流溟汜淹吳甸西上荆
門接楚宮石閣餘研生素月香鑪杳靄斷青楓經過
玉艦平陳地慷慨黃袍殉主忠澤國波濤餘血恨漢
家天地見圖雄儒生蕭索匡時策數卷殘書卧短篷

隔舫聞歌

渺渺無因識翠娥鄰船宛轉細聞歌傳音近較採青
桂障面深愁阻綠荷浪涌乍驚隨赴節雲停想是正
顰蛾終歡雨歇穿簾徹却恨風回出浦多妬敵偏能
翻淥水撩人定欲盼秋波誰憐不得周郎顧誤唱相
思夜渡河

咏新柳

裊裊垂楊媚早春嬌黃淺碧女兒身非煙輕點隋堤
上映日微明淮水濱短短柔條縈帶弱纖纖嫩葉吐
眉顰只知社燕初來候未赴啼鶯欲亂辰雨夕稍拖
調馬埒風晨半拂濯龍津寒多紫塞看難見病起青

閨染未勻石塢霏微沽酒舍沙汀隱見釣漁人經過
灞水應愁思寂寞柴門不為貧殘雪縱休傷遠道隔
河難可贈離人從來歲歲關心地莫漫飛花散四鄰

送師之叔之燕

遙指金莖北極間徵君旌旆去閒閒人疑鄒劍投珠
盼使豈秦城抱玉還三殿芸編親累席五湖烟艇夢
雲綸憂時既謹華夷限悟主書揚士卒艱江左風流
誇沈謝周南文雅失楊班翩翩馬足河邊草斷續猿
聲雨後山去上燕臺秋突兀行過易水暮潺湲郎看
鞭策雄夫志莫問風沙游子顏竹下清談思大阮齋
頭小品憶中殷亭亭西望長安月萬里隨人出故關

六言律十首

風雨話舊

鷄棲竹屋昏黑客至茅堂翠微風色青燈共冷雨聲
黃葉齊飛炊菰厨下未熟剪韭園中始歸相對依然
夢寐浮生誰定從違

雪月携內人觀燈

上夜華林月朗三更寥宇雪殘瓊枝迸射淡抹綠桂
停輝翠翰蘭氣遙隨風度羅衣近壓春寒花泛閨苑
綴樹人在壺天倚欄

園居四時同友人賦

句泚冰痕解脉平原草氣浮光簾衣掩映春靜鑪暈
氤氳日長紅蕖砭針酒病黃鸝鼓吹詩腸今日采茶
石塢明朝修禊山堂

火雲江上峰起密樹園中翠浮坐久黃梅自落眠醒
白鷺還留涼風吹開蕙帶初月照上蓮舟籬壁新控
鵲尾池塘漸長鷄頭

驚商七月啓節悲人四序關心病葉辭柯爭墜寒虫
在壁微吟瀟瀟窓竹夜雨歷歷池蓮夕陰籬下眠殮
菊藥橋邊坐看楓林

凍浦萸英推萎寒岩松葉扶疎田家入室墜戶稚子
臨原叔苴梅發蜂喧井徑雪晴鶴立塔除少婦一缸
臈酒先生數卷殘書

午睡

枕上車行蟻穴窓間簟冷魚鱗隣鷄啁晰催午谷鳥
朦朧報春夢去霞光結袖起來花影橫身片時閑塞
遠道十載湘江故人

泛湖

森森江流日夜遙遙屋揜蕪葭一聲山磬烟歛數點
林鳥月斜白芷風生紗袖青梧露響琵琶把酒忽思

何處美人杳在天涯

村居

拋來竹榻書亂睡起松窓日斜西西鳴蟬在樹
饑鹿啣花有累心處都盡惟飲酒時過差門外謝人
問字林間呼僕烹茶

夜坐

階下秋催絡繹井邊葉墜梧桐散髮可梳清露靜琴
自引涼風深巷寒灯思婦斷橋野火漁翁此境悄然
獨會幽心渺矣誰同

六言絕句十首

送林生

天遠鴻飛漠漠日斜楓落淒淒停車關外將別回首
江干欲迷

雨後

十日五日乍晴舍南舍北新水斫來數尺琅玕釣得
一雙魴鯉

聞砧

為搗衣裳寄遠可憐砧杵催秋對月含愁閨閣隨風
不到幽州

早起

夜來餘綺花落曉起殘霜月明隔水漁燈一點出山
僧磬三聲

題畫四首

細路裊與松連平林密如烟織江空不見人聲山翠
自成雨色

岫幌閒雲突兀檐峰亂瀑飛來風生細浪前浦人在
踈楊古臺

茫茫樹老石瘦寂寂山空水流一逕行窮洞口數家
住在溪頭

江中倦鳥天遠山下枯林逕斜釣雪人披蓑笠騎驢
客訪梅花

掬水月在手

雙垂素手凌波試向青溪淺浴冷然月在掌中攬之
不盈一掬

弄花香滿衣

春日春園百花南枝北枝千葉摘歸香滿衣裳引得
墻東蛺蝶

回文四首

閨怨

紅英曉奪繡鞋鮮碧柳垂庭拂曙烟蜂穴窠釀誼近

碣燕巢泥落語空筵風裙襞處愁軀弱露粉勻時忍
淚懸同伴幾知心裏事東園闔彩結鞦韆

榴紅袖拭晚痕粧隔塢荷深漲膩香洲滿綠蕪平闌
草陌盈青靄密條桑鈎前帳語嗁棲燕縷上機眠西
浴鴛流火螢光回暗室悠悠怨思坐空床

苔堦變盡落年華暮景秋林綴綵霞臺菊粲香連幙
繡壁蕉拴綠映窓紗灰殘夜篆紫烟裊露濕寒砧搗
月斜裁罷正愁纖脂澁催誰為整翠鈿花

寒梅放雪臘前枝帳壓孤魂睡起遲殘夢覺來薰被
捲斷愁深處剪刀持欄憑凍井霄垂綆鏡掃輕鉛鏡
畫眉歡去憶中心緒亂鵲先鑿水向誰為

甲園集卷之二十三終

甲園集卷之二十三終

畫眉燿去對中心齋廣齋光濯水回藉燕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四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族譜四篇

例義第一

史遷作帝王本紀夷考世次百世五世大宗小宗周道備矣六代唐宋遞興遞廢載籍散軼三五之所自出不可勝紀公譜既亡私譜鮮著我明國家一統覈民數籍世家各有版藏而世遠類繁

綜核益寡間有傳會而離合不相攝本支不相蒙不知天之生人使之一本不可以人為也李空同之譜李氏裒然名家其稱歐蘓之譜謬詳遠胄非紀名實名實者子孫之所以錄其先人惡可無徵乎余費氏世家鉛山仁義鄉橫林遭元亂而譜燬不存永樂間縣有劇盜發塚得埋銘云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居鉛山世為婚好則費故漢大將軍禕之裔也而遠者未遽能復詳自九世祖本二公以來積德累功簪纓世耀則耳目可考矣書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論其世者可得而計余小子方治博士言愧刪述非能事而懼或失之又考禮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聊以其暇而輯錄之始圖叙世次列名諱生死丘墓蓋原始要終人道之成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禮義始有所施書姓氏生歿以著偕老之義丈夫有封爵善德功烈勲勞文章質行較著者則傳表而出之婦有改適者削之妾有子者附之女嫁者則列之外傳而終之以譜序列明本義其取法自周取裁自史自本二公起迄余兄弟而止然錄其大者要不能盡收也當別有宗譜後世浸張浸繁以俟賢者則無用此塵塵矣

對世受業受業以刺賀者限無用也到到矣
及來而止然其大其要不謂盡也也當限有
限即本義其如起自周如錄自史自本二公步
美其于昔則之文如昔限限之於對而然之必
文章賀其神者昔限對素而出之敬其如應昔
為主疑心昔對步之義夫夫有桂魯善對也恩
入能之如百夫敬而對百文于對對故有所書
神疑之故圖疑世必限之韜主疑立墓蓋其欲
夫之及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大傳第二

費元祿曰孔子有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必徵必信
則文獻為政吾費氏幸文獻具在余小子敢
不兢兢於是採先世載籍而述之存往風來
遂作費氏大傳

本二公諱友常不知其何所始而居橫林遭元之亂
紅巾峭聚谿峒間旦夕竊發自官兵不能救禦民
往往自逃入山谷於是本二公亦逃念廬井不能
捨去數數往矚焉亡何為紅巾所傷以死不得其

處築衣冠於橫林之後園於是本二公有子謙十
四公諱廣成纔十三歲會喪亂之餘業煨燼不自
存依母家以生諸舅惡之公乃問曰兒故有家不
母曰吾家故在橫林基殘於亂云公曰兒故有魏
舒才舅何得亡香火情耶故基雖殘可雜而有也
遂與母歸橫林至則斬荆棘誅茅以居學小賈給
母自治王媪者矚公賢予女乃後十數年三致千
金之產而王氏卒公更娶徐氏公天性孝友行善
好施予人既饒有貲邑中亡問識不識皆與貲邑
中人亡不多公為人者王氏生子二人長榮三諱

榮祖次榮五諱榮廸榮三公生干戈甫定之後承
父之業為人溫克長者藹然孝友宗黨愛敬之積
陰德行善好振人之急頗自達生不屑屑為錐刀
態年三十九卒葬烏石堪輿家謂得吉地後四十
年有名世出則公積德之報矣以曾孫宏貴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榮五公諱榮廸為東房之祖榮五公為人英邁十六
而為邑庠生孜孜向學耻居人後負氣甚嘗以事
與族人讎訐竟為讐家所中生平禮度嚴肅人所
敬憚卒年四十有四公四世孫懋亨萬曆丁酉舉

於鄉

樂菴公諱應麒榮三公子也公天性孝友英傑未成
童即知刲股救父之疾立身嚴重痛叔沒於讐謀
日夜所以復之竟得其人聞於官手格殺十有九
人而後已又捐貲葺理儒學正統丁卯閩淞盜起
巡撫楊侍御聞公賢召問守禦之策會輓粟至閩
亟置書籍數笥而歸以教子孫遣子從學莆田陳
康懿之門受尚書學既成歸覲公公益砥礪之思
以詩禮衣冠振厥宗故程督五子皆有成立長子
珣舉景泰癸酉江西鄉進士次子瑄登成化乙未

進士中子璠以子宏貴贈大學士四子璣以子宋
貴贈禮部尚書五子瑞舉成化癸卯江西鄉進士
人皆以為公積德之報公卒年四十三以孫宏貴
贈公如榮三公官

樂菴公有子名瑄字仲玉號復菴性寬耐不輕喜怒
伯兄珣既領鄉薦喜甚偕公遊京師珣不幸早世
公懼無以慰父志孜孜向學登成化乙未進士官
轍所至有聲其最者在呂梁公私往來咸便之至
今血食呂梁云事具李文正記中既遷兵部主事
貴州苗盜竊發守臣以反聞大司馬以公往會勦

至軍案苗實無反情主招撫而已貴州不果用兵
省所費以巨萬計遂晉少叅分守安南而修學校
葺津隘不敢為苟且之政公家居孝友亡私蓄識
大學士宏於釋年口自講授以遠大期之每好觀
宋人自警篇取其要語以自勵名臣言行有可師
法者輒記憶不忘故在官多成績年六十四卒
五峰公諱璠字叔玉樂菴公中子也公事贈公周夫
人祖母張夫人孝甚長嫂張孺人娶居性嚴毅公
率余夫人事之如其母弘治甲申弟瑞在太學感
病歸公冒暑渡江迎之會風甚惡舟人請少待公

曰弟忍死待我吾寧忍死弟乎亟麾而渡比相見
數語而絕人以公為誠感云公總家政者四十年
內外輯睦無間言著家規七篇與夫人相敬如賓
終身無二色為人廉介有守不輕入城府自少叅
公既貴以來姻黨有徇勢為請一切謝絕之年四
十六即受封翰林修撰處之泊如也天分穎敏於
陰陽方技刑法諸家言亡不通曉故青山石壠笑
蓉天柱諸葬皆其手裁年五十九歲卒贈如子官
少師公諱宏字子充號鵞湖五峰公冢子也生而秀
異書過目成誦不忘稍長學益進與叔瑞俱負文

名弘治癸卯與叔瑞同領鄉薦卒業太學自六經
子史群書無不博習丁未廷試第一人年甫弱冠
預修憲朝實錄武宗皇帝以東宮出閣公充
勸講改左春坊贊善己武廟嗣服預修孝廟
實錄時逆瑾竊政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公獨翫
不為意擢禮部尚書魯府鄒平王當選為庶兄奪
爵奏上下廷臣議公據經諍之甚力是年始入閣
與少師李文正共秉國政計方略命將出師平江
西山東群盜乃加太子太保錢寧者曩有却於公
會當贈三代假此交歡奉百金為壽欲得公撰誥

公竣拒至再寧憾之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數
萬金且遍結當路為援心獨憚公公庶知之即昌
言於朝極論宸濠跋扈不臣宜勿與既三日公以
讀卷官入內廷他閣議票旨者竟與之公乃力
請乞休濠憾之百計傾公乃嗾群兇嘯聚焚掠公
廬墓公避地郡中弟完以疏聞事下撫臺孫公按
其狀濠反公謀與弟翰林修熙案起義貽書促王
文成討賊濠平而世廟入繼大統降勅起公溫
旨褒譽公條陳新政數十事悉嘉納已大同叛卒
殺叅將賈鑑巡撫張文錦勢洶洶朝議不知所出

公曰夫激者變之階也征者勢之迫也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拒城抗命損威傷重所害實多莫若招而撫之因責其擒賊而徐圖之而鎮城賴以安是時 聖製詩文皆命公編集既疾作公謝病家居常手勅存問凡四詔起公入朝賜詩者再賜圖書者一賜白金文幣無筭而同時弟宋從子懋中子懋賢皆在翰林預修寔錄並賜宴榮寵之盛亡此公卒年六十八以陪祀西宮中寒一夕而斃先一月司天奏中台星自文昌流入閣道化為白氣至是乃應公計聞

天子悲痛輒朝贈太保賜謚文憲所著有湖東集行於世公為政獨持大體不瑣屑以取名譽故天下陰受和平之福而人不知語具詳國史中

懋賢則文憲公之冢子也字民獻第嘉靖丙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公病予告因上疏乞歸侍養七年始入京忌者修却授公南吏部文選主事公論屈之未幾改北職方及文憲公應召再相以奉主祀西院薨於朝公奉孫夫人行至天津聞訃哀毀幾絕終制授文選主事尋擢正郎後調南禮部主客郎以廟典晉階命甫下而疾作年四十六

爾

嗚呼我家居橫林數世矣至我漸齋公始遷湖上云
漸齋五峰公仲子諱完字子美而晚號清湖公生
後文憲公十年生時五峯公夢豎二黃旗於東西
門稍長穎異神秀讀書數行俱下日所誦記數千
言為大父少叅公所器嘗謂五峯公吾弟二子如
龍真福人也師事兄文憲公講學不輟年十九都
憲丘公知其賢以女妻之荷田黃未軒以名翰林
督學賞識公未幾連丁家難哀毀僅存喘息至親
負土築墓又六年蔡虛齋督學置異等會監試御

文為文憲公門生公引嫌謝病不入試而公之聲
名益起矣後又秋試內簾擬公卷首以宸濠與文
憲有隙計落公名癸酉李空同視江右學閱公文
嘆為老友延坐如家人是歲始舉於鄉第十人錄
其文為程公逡巡長厚退然自處初不知為元公
介弟也既上春官不第會文憲公南歸宸濠以阻
護衛事計使人襲焚文憲公舟溺水中公抱文憲
公逃幸亡恙已家居宸濠復嗾里中無賴少年構
禍燬我余夫人墓殺伯兄憲公與從子懋中赴闕
奏聞事下忠烈孫公始伸其冤懋中嘗言曰創吾

宗者謙十四公也復吾宗者吾叔父也後寢濠反
公復馳使貽書文憲文通為全 朝廷之策至再
上春官公擬必第而竟不第既獲硃卷於蔣敬所
房已取入穀為鄉人挾私置之邑大尹朱鴻漸禮
公為修邑誌公力謝之後又列大父少叅公平蠻
治河事蹟入名臣傳及諸見聞忠孝節義事宜以
備採擇誌成公與有力焉一日入燕舟次患危瘡
夢天妃從空語曰我來護汝汝福人也又五年始
謁選拜順天通判數斷疑獄值文憲公薨公哭之
慟時貴溪夏相於公為姻戚公絕迹不往來其謹

守如此會皇子生覃恩誥授承德郎得贈丘氏封
王氏為安人屬督山陵遂以京職對品改營繕主
事公以精敏嚴格又督沙河行殿前後所 省數
萬金皆公力也駕沙河視工大悅賜白金文幣頃
之上三年考轉屯田員外郎授奉議大夫同官岳
倫以疏湖南忤 旨繫獄公上書執政救之已督
萬壽山役賜白金文幣如沙河事會推營繕郎中
得 旨尋授奉政大夫二子懋尹懋文舉京闈公
澹如也後為癸卯元日公給病告誥且忽有 旨
押不與朝二十三人一體下獄公謫永平未幾銓

曹以公等十七人擬陞不當遂盡落職其事與仲子懋尹之喪同日蓋厄數也公雖歷宦多年而所至冰蘖自持行李蕭條不得發貸商人陳壽百金始行公為人剛介有器識頗饒才力論事侃侃邑令黃西野有言惟公與元相生當景運歷相四朝公以文墨議論佐其燮理天下隱然有兄弟公輔之望得公之概云然又聞公家居日倡諸子相聯飲食有後至輒未嘗先食諸子不得衣帛定家廟歲祭之禮貽謀宏遠矣己酉二月公出對客忽中寒歸一日正衣冠而逝享年七十三以孫堯年貴

贈廣東左布政

尚書公諱宋字子和號鍾石樂菴公季子璵之第二子也公甫七月而誕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鍾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也長益穎異文譽隆隆起舉正德丁卯鄉試辛未成進士讀書中秘授翰林編修時寧濠蓄異志以婁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婁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竣拒之會文憲公阻其護衛事濠大啣公兄弟解官歸里有焚舟擣墓之慘濠叛公又間道走贛州上書謂王中丞宜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絕其歸路濠進

退失據已果成擒辛巳修武廟實錄乙酉陞春坊贊善既轉南京尚寶卿凡十年而始入為禮部侍郎應制奏靈雨嘉禾諸頌天子嘉納之未幾晉尚書是時舉大禮典及議朝政公咸得盡力上由是知公寵眷日深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遣祭舉以命公賜金幣不絕丁未上考秩中使賜羊酒寶鏹特勅加少保兼賜飛魚玉帶欵大用公而痔疾作弗愈計聞上輟朝賜祭葬贈光祿大夫謚文通公性易氣和雖貴富常崇儉約其為文冲澹温雅所著有鍾石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六詳載國史

定軒公諱懋中字民受蒙齋公憲子也蒙齋公為景泰癸酉鄉進士珣嗣少習舉子業豪邁不羈而身督家政不克專既生公穎敏不凡奮然曰吾有子矣數歲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復菴公甚愛之命盡讀六經子史不歆其蚤為文克養而發之舉業立就沛如江河從漸齋公遊正德癸酉與漸齋公同領鄉薦卒業太學庚辰始成進士會武廟南巡辛巳世廟入繼大統廷試為一甲第三人與脩武廟實錄奉命冊封楚府公剛毅自喜性不能下

物先是有建議欲補詞臣於外以習父事而公與時宰抵牾遂遷按察副使以出既補提學河南而太孺人卒公素患腸毒憊甚哀毀過禮瘠然骨立遂以喪終公事太孺人孝使湖南過家承歡不忍別家居七年後再召欲迎養而太孺人不良遠涉晉妻子為侍單車就任然宦蹟頗偃蹇不自得其志多未究

望湖公諱懋文字民煥清湖公第五子也清湖公夢書而生公韻宇超邁孝友敦穆七歲失母歲時伏臘公輒為流涕上食兄弟九人公居中子友愛尚至有兄某公欲奪公卧室以利劍逼公曰弟不與者吾必刺刃弟之腹矣公從容推問意故知公以此室產丈夫子三人兄素艱於嗣故欲之耳公笑曰兄何不蚤言之而乃欲操戈相向乎欣然即日移其居讓之弱冠遊邑庠屢試高等不即售公嘆曰丈夫安能事一邑拂衣遊燕以順天籍同兄懋尹舉嘉靖庚子公益發憤下帷精誦凡七上春官丁未首场錄文出夏文愍公竒其才以公輔屬之名籍藉起都下時家文通公知貢舉特奏疏引避故事無引例公始不得終場人皆為扼腕不平公

怡然不屑也已未謁選得臨武令公為政敏達溫
文動合雅度賊事行刑必咨於故寔捕巨盜息爭
訟省夫役禁攬戶釋冤獄祈為百姓蒙祉福者甚
備嘉與上子倡學為脩學宮設祭器置學田時時
進諸生講經義一時人士無不翕然願化臨武之
邦彬彬有鄒魯之風皆公力也會公入覲歸值山
寇竊發公百計討平之而當道意有所要與公齟
齬宜調去公奮然曰吾豈難一長吏哉視去此如
脫履耳投綬而歸士民攀號者萬人至今俎豆於
臨武香火不輟公歸值子已貴杜門却掃絕跡不
入城府日手一篇吾伊如經生時意豁如也操履
端肅鄉族無不敬憚公生平為人博識通材習見
朝章文物又更淮泗上洞庭長沙衡山九疑八柱
其遐踪逸興俱以詩發之所著有望湖漫稿行於
世嘗聞公上春官時有黃河之溺水中若有物以
掖之卒得免人皆以公為積善之報云年六十三
卒卒之日猶正冠辭祖祠可謂善始終者矣以中子
堯年貴贈廣東左布政公五丈夫子長鶴年次龜
年堯年長年尚年今為北太學生
望湖公長子曰鶴年字壽之生而穎異張夫人夢鶴

而誕故以名六七歲即操筆為詩若文翩翩可誦
公嘗攜之北遊京師公卿貴人亡不爭相延譽故
相夏文愍公常試以對句龍未鱗豹未班隱南山
奮北海須待其時公即應聲對曰鳳成文麟成甲
鳴東岐出西狩各呈其瑞文愍公大奇之曰亢費
氏宗者必此子也年十五以神童應省試一發不
中竟鬱邑而卒易簣之時神色不變但呼弟輩勉
以大業而已

禹門公望湖公次子諱龜年字錫之公生平嗜學有
大志嘗截髮讀書罷邑屢試高等數困場屋以貢
為廣西灌陽知縣大有吏聲甫暮年即拂衣歸嗜
學如經生時人咸高之年七十一卒公子一人元
綬北光祿寺署丞萬曆丙午元綬次子映環舉於
鄉遠近無不以為公讀書之報云

柱峰公望湖公第四子也諱長年字定之以太學生
為閩縣簿自其弱冠即好譚詩為人慷慨豪舉不
羈所著有閩山湖中諸稿陳玉叔先生為之序江
夏吳明卿先生稱其詩語語唐音年五十一卒公
子三人元象元徵元乙元象邑學生工詩有父風
贊曰自祿長而有知矣望橫林王氣發祥是生哲人

詩書之澤則樂菴公之烈觀其市書遣子遊學志
可知也二文之相業彪炳為濠所構非其明智忠
計孰能以功名善始終也清湖之剛介孝友以文
墨議論佐其兄以燮理儼然宰相才矣至遷湖上
覃澤大宗發祥垂裕雖先世遺烈乎而貽謀翼燕
功自邁迹不少也世乃徒論地脉淺矣

外傳第三

余氏本二公配合奕橫林王家園生一男子廣成
王氏徐氏並謙十四公配王氏奕嘯巖徐氏奕王鉢
塢王氏生二男子榮祖榮迪

曹氏張氏並榮三公配曹氏奕橫林湖窟張氏奕青
山以曾孫宏貴皆贈一品夫人曹氏生二男子應
麟應麟

周氏樂菴公配吶吶寡言不涉閫外事儉樸而貞婉
樂菴公蚤世支持門戶訓子孫不墜前業有古和
九風雪峰公卒於京訃聞哭之慟遂不起以孫宏

貴贈一品夫人合葬金相寺左原生五男子珣瑄
璠璵瑞二女子

張氏敏菴公配守節不二旌表貞節葬東岡

余氏五峰公配西溪處士允徽公女贈一品夫人方
歸自五峰公而樂菴公及敏菴公已不逮養周夫
人以樂菴公命家外政付五峰公內政付張孺人
夫人事周孝事張恭儉勤慈仁即蚕織所衣賓祭
治具皆手自操理既有封錫之命處之澹如也而
體氣素弱又勞於家務感瘡而卒弘治戊午十二
月三日也距生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年僅五十

六葬楊梅尖改葬天湖坪生三男子宏完審二女
子

濮氏孫氏俱少師鵞湖公配濮氏累贈一品夫人贈
翰林院編修琰公女孫氏南京吏部尚書德興清
簡公女累封一品夫人

婁氏吳氏俱少保鍾石公配婁氏郎中野亭公女吳
氏金溪中丞公女皆累贈夫人

丘氏王氏並清湖公配各贈封安人以孫堯年貴俱
贈夫人丘氏葬嘯巖王氏葬自塢

張氏望湖公配合溪張方伯公之女性莊靜寧一事

繼姑王安人孝謹日治穀絮佐生產拮据無間晝
夜相望湖公讀書行義甚力與諸先後宛若語未
嘗不相勸以善宗黨姍戚皆欽望以為儀法晚年
望湖公歿夫人服無華鬢無飾發言則涕曰吾寧
以老廢禮視庶子幼孫歡愛等無所偏慈而能教
閨門之內秩秩如也享年六十八而歿以子竟年
貴累贈夫人生於正德丁卯十月廿九日卒於萬
曆甲戌十二月廿八日葬上饒坎石

程氏後湖公子永年之配守節撫孤有張孺人之風
旌表貞節

魏氏唐衢公配南昌大中丞魏及齋公女累贈夫人
葬百花亭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則世家

楊氏唐衢公繼配鄞溪大叅楊東溪公孫女累封夫
亦人生嘉靖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壬寅正
考月十九日年五十五卜葬平崗山東海屠隆誌其

墓

先墓兄弟嚶鳴升朝至二文相業赫然先後蟬聯
朝中者數十人可不謂能世其家哉何以文獻爾然
宜謙讓未遑不一譜之也亡以揚本二公以來世德
天本二公八世孫為太僕公太僕公有子曰元孫讀
書而嘆魯大夫有言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保姓

續姑王安人孝謹貞淑教養佐主產拮据無間
夜相望湖公讀書行義且力與諸先後宛若語
嘗不相勸以善宗黨媿成皆欽望以為儀法晚年
望湖公歿夫人服無華冕無飾發言則涕曰吾守
墓老廢禮視庶子幼孫歡愛等無所偏慈而能
月十日辛丑五十五葬平崗山東無錫劉詰其
入主嘉穀丸申十一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壬寅五
縣丸善漸公繼酒澆奚大參縣東奚公孫文累桂夫
築百外亭公于水年之配中節撫孤有張孺人之
續丸善漸公頭南昌大中丞賤及齋公女累觀夫人

譜序第四

按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則世家
之烈也費氏自蜀大將軍禘來代有著者遭亂數徒
亦遭亂數失即來自鉛山載籍亡者過半譜者何所
考焉乃斷自本二公以下明興當其三葉而伯玉
先生兄弟嚶鳴升朝至二文相業赫然先後蟬聯登
朝守者數十人可不謂能世其家哉何以文獻闕然
豈謙讓未遑不一譜之也亡以揚本二公以來世德
矣本二公八世孫為太僕公太僕公有子曰元祿讀
書而嘆魯大夫有言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此謂世祿非稱不朽夫功德莫如周家而公旦之言輒誦本其后稷公劉及其文武之烈禮曰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則周公其人也自葩詩所紀伐木行葦之篇又何厚也故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有祭祀昭穆之序有燕享之禮有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言君子以類聚辨物意義深矣世教下衰宗法既廢子孫日失其序而浮慕顯者援非親以為親悖者至亡其自出有問其世又不能稱揚祖德而錯愕遜心無以對又其甚則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相稽兄弟以兵屠擊矣悲夫夫

人品之美惡關乎家運之盛衰若萬石君不言躬行之化豈非希世之事乎以論昭穆燕享祭祀會聚周恤慶唁之序始基之矣祿為此念欲采事實而傳之譜使後人知世家忠孝之澤所謂有能紹明世本詩書禮義而發文獻意在茲乎夫公藝九世同居具圖百忍而浦江鄭氏之對我

太祖高皇帝以勿聽婦言兩者異軌而道相成詩之言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故禮義之家惟辯族為兢兢統宗有法約束勿亂則尊祖敬宗之至也極之則禮樂明備德茂庇民風行區宇安在乎其以尾大

不掉為患也嗟乎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磐石之宗也俗流蕩世散失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余嘗觀淫祀者不厭持牛酒為妖費而祭先人則豚肩不掩豆其子姓族屬鷄衣藜藿不自存過則不收也而鮮永怒馬六博歌舞相樂乃諺乃逸既誕昔之人無聞知無所不至矣紛紛國牒昭晰家聲此何以稱焉故骨肉天性不以遠近為親踈仁在其中矣

附錄

誥封夫人費母楊氏墓誌銘 東海屠隆撰

豫章後來之秀有費生元祿唐衢太僕先生子也年少抱竒才文章詩賦並追先誥登於正始急道民甚數寄瑤華信使相望於道春初以諸刻見眎余讀之朱絃疏越泠泠賞音遂為之序尊公宦轍多在吾荆仁風翔洽尸祝至今因而知夫人之賢行懿爍也夫人頃捐館舍元祿緘辭走幣徵銘道民余既辱在知已義何敢辭按狀夫人楊姓同薊薊溪人先世為漢太尉震後自關西遷閩後遷豫章之薊溪大父濂滇中叅知父璜邑諸生母邵氏夫人生而明慧婉淑雅有志操太僕尊人臨武知縣贈廣東左布政望湖公為其子擇婚得夫人太僕公蚤貴筮仕工曹權稅武

秣母贈太夫人張攜至邸成禮夫人賢而且才上事公姑下拊臧獲內承夫子外理庶務門庭肅雖以故太僕公得一意宣勞公家在都水時疏罷興造不急忤中貴禍叵測夫人慷慨語公曰禍亦人所時有以忠諫得禍禍亦福也頽公無恐公笑曰子婦人不恐吾男子願恐耶戊辰出守順德會公病齒癰危甚夫人為衣不解帶者兩閱月乃愈公尋謫判汀州轉太僕丞夫人侍封公張太夫人於家朝夕承顏善得二親歡不自覺其子之方官萬里外對公張太夫人先後不祿夫人與太僕公哀毀幾絕襄兩大事纖悉出

夫人手所指畫服闋公補兵曹武選職方掌兵政公塞弊竇絕請托白徒債帥不得因緣為姦夫人嚴僮僕門槌肅如也癸未從公徇兵薊門調杭嚴丙戌叅知長憲三任閩中壬辰晉東粵藩長以考二品績封夫人已進南太僕卿中忌者歸夫人謂公曰日中則昃天道也世豈有不散場傀儡乎乃日開亭榭治尊壘佐公林泉賓客之樂而訓其子元祿學元祿為制義高雅兼工辭賦才名鵲起東南而夫人喜可知也謂公曰達人所貴無官有子無官而謝於貧賤有子而富於才華吾兩老人足伸其眉頭他復何問焉尋

一疾作卒年五十有五夫人性勤儉慈和食取麤糲衣取浣濯見左右妾媵有好噉糲鑿服羅綺者則戒曰農終歲勤畊或一粒不充其口女終歲勤桑或一絲不挂其體若曹惜福無為造物嗔數為太僕公置姬人以廣胤嗣有螽斯樛木風即織嗇自奉罔及於汰而至郵困賑貧脩梁揜骼傾筐倒庋了無倦色貧人有逋不能償者夫人為之焚券其好行陰德如此嘗夢西紫衣女子來迓夫人疑焉曰吾殆不免紫衣來迓亦吉徵也何憾夫人生嘉靖戊申十一月十五日戌時卒萬曆壬寅正月十九日寅時子二長元祿

邑學生先娶薊溪夫人同姓女楊氏先夫人七月卒繼娶興安貢生徐一濂女次元裕妾吳出聘薊溪詹氏女元祿生子士驥士騏妾馬氏出

銘曰夫勤其官維朝維夕夫人理家家政奕奕夫忤於朝大禍叵測夫人慷慨義形於色貴為夫人浣裳糲食嗇於自奉豐於為德紫衣來迎迓彼西極

誥封夫人費室楊氏墓表 吳艮申時行撰

楊夫人者余同年進士太僕卿唐衢費公之配也太僕公既登第為冬官郎權稅武林而夫人來繼其後迨事君舅臨武令贈方伯公及君姑張夫人執婦道

惟謹太僕公以水部郎出守順德尋謫罷倅稍起至
比部郎而臨武公及張夫人相繼歿一切終事有加
禮無遺憾太僕公之為孝子也則以夫人太僕公為
職方郎飭兵政絕請託操下廩廩已遷倘兵憲副薊
急虜則以公比杭城急兵民變則以公南已又叅藩
長憲於閩為方伯於東粵所至與夫人偕得一意營
職無內顧太僕公之為名宦也則以夫人太僕公甫
拜命之南都為忌者所中去而從父老徜徉田間朝
夕歲時之需不趣而辯必腆必潔怡然甚適也太僕
公雖才不竟施然巖居川觀有終焉之志則亦以夫

人蓋公敷歷中外完節終始其所倚藉於夫人者如
此夫人有子曰亮祿博學能文章夫人愛之甚躬視
其食飲服御而煦燠之既長有室美不異童穉嘗就
外傳則使人候伺趾相錯於途督課不少假以故元
祿益自淬勵名藉藉諸生間幾一第以慰夫人迨病
革至刲股以進泣血籲天而夫人不待矣悲夫夫人
奉身節蓄衣必三澣簪珥不加飾秋毫無所取於官
有茱萸之儉為太僕公置姬氏生子如其子有膠木
之慈而其大者則太僕公在水部時請罷不急之作
忤中璫俛觸禍而夫人亦以大義諷之不為沮教元

祿以通經術脩名行務規經世大業不墮其家聲
 乎斷杼截髮之訓其於婦道母儀純備卓絕
 之識遠矣余故表諸墓上以詔當世之為人
 母者令弭彤褒袞之士可以徵焉夫人生嘉
 十一月十有五卒萬曆壬寅正月十有九日年五
 十有五系出漢太尉震子孫轉徙入閩再徙豫章之
 薌溪為著族大父濂仕滇中叅政父璜邑諸生母邵
 氏夫人以太僕公為郎時封安人再進宜人後以太
 僕公方伯滿考封夫人云子男二元祿邑學生夫人
 出元裕側室吳氏出夫人視如己子者也墓在
 之十三都平岡山他詳誌中者不載

費夫人傳

武林黃汝亨撰

費夫人者為太僕唐衢費公配自公為東粵藩長晉
 封夫人夫人舉五丈夫子而僅得一元祿才有文頗
 饒千秋業而暫乏一第夫人即貴而不及以子之祿
 祿也元祿於是乎嗚咽而詮次夫人之懿行屬余傳
 曰不孝即不文而寧僅以貴貴夫人且貴而湮沒者
 可勝道哉不佞蓋傷費生意而傳之夫人楊姓亦廣
 信罷薌溪人先世漢太尉自關西遷閩閩遷薌溪大
 父滇大叅公濂父邑庠生璜母邵氏生夫人夫人生

而婉孌有志操贈方伯望湖公為太僕公卜婦而宜
之太僕公筮仕工曹即贈夫人張携至即成禮甚盛
舉也夫人脩婦道嚴又精於綜閫以內政所以事贈
公張夫人甚備至張夫人絕愛之曰是吾婦也而習
我若我女未幾太僕公以工曹考功封安人隆慶改
元覃恩封宜人時上方侈將作太僕公出握都水
篆即抗疏請罷興造捐不急之務幾忤中貴人得禍
夫人為慷慨揮袂引大誼成之亡何太僕公出為順
德守病齒癰甚夫人夙夜脩藥椀茶錫不解帶兩閱
月以安已從太僕公順德謫判汀州事而後轉北太
僕丞是時夫人侍贈公張夫人於家脩婦事如初居
頃之張夫人疾太僕公以北部即請告歸歲在酉戌
贈公與張夫人後先相繼歿太僕公哀痛柴毀不勝
喪夫人為含慟佐太僕公後先襄太事事亡纖鉅自
錯指中出逾年服闋太僕公起補兵曹即時債帥兵
子仰睨司馬門如市而夫人奉太僕公訓戒畫諸僮
僕外內聞寂無人聲已太僕公備兵薊門轉轄吾禹
杭嚴陵諸郡國剔歷叅伯憲長凡三任閩而後晉粵
以東藩長所至皆從所悉飭外內間一如司馬門法
於是以前二品考晉封夫人已公進南太僕卿為忌者

所中拂衣歸夫人慨然曰吾能為隱妻也者是能為
太僕公夫人勞於外者反其家所以督媵屬治脩髓
酒漿視太僕公賓客園林之樂甚具絕不以家事煩
太僕公力疾負床秉筥鑰不休又會新婦楊氏喪為
憂子元祿婦鬱鬱內自傷憊矣不復起矣悲哉夫人
性儉勤自奉畚即帔冠瑱珠不忘三澣衣見諸妾媵
被紈綺即蹙額嘆爾未睹紅女蚕婦蓬首秃爪指苦
乎獨歲時伏臘祀先羞客庖必腆必潔為諸婦先至
為太僕公廣妾媵不難捐奩金佐之廣陵妾吳氏子
元裕生為煦煦乳哺如已子惟簿之內相與歌小星
焉費生故豪負才所著詩文集已若干卷而坎壈一
第夫人不以不第苦費生第相勸勉曰士所貴通經
博古脩名行昭經國大業區區斷緇被文繡作貴介
子氣不顧汝曹為之也生平不喜淫祀乃賑急扶困
掩骼脩橋梁作一切善果傾筐無厭有麗人葉姓者
負夫人百金困甚夫人立取券焚之斯又似鬚眉丈
夫之概矣費生又言正寢之先一夕夫人夢二紫衣
女子謁迎心動相顧泣下曰柰八十老人何蓋嘆夫
人母也其篤孝如此得年五十有五
寓庸生曰語有之至貴國爵屏馬歸妹之系稱袂良

而曰以貴行必有行乎貴者矣夫人之謂耶相夫子
孝敬雍穆而勗其子以通經脩行勉旃千秋之業即
不稱夫人列在彤管可也

誥封費母楊夫人誄有序

錢塘虞淳熙撰

鉛山楊夫人費罔卿夫人也家名內子邑仰太
君咏棐稱宜於相門操箒採芳於薌水庶矣圉
靈湏娶將無作配姬姜而紫衣來迎易遷登格
夫水火合采大紫圓羅紫微周垣於辰阿紫戶
右闢於霄外紫旄之節紫毛之帔司命東卿所
以展軫帑世儻引靈人也二真來止九炁俄景

夫人之征便爾堦紫華班紫虛者矣神際穹鴻
臯哀匪稱節斯綠韞標之素旂詞曰

煒煒始青啓金閭兮乘彼僊鷲執雲章兮紫溪鬱鬱
紫衣翔兮歷我天駟擘驩驩兮月卿之戶導霓裳兮
持符易遷登高琅兮洗幘潘輿委下方兮夫箕子奎
遠輝煌兮朗何晶晶白榆傍兮有美上元厥子昌兮
孕經而脈生我唐兮瓊鉞珠駟虎錄藏兮虛華方輶
渡滄浪兮千秋歆芷左玄鄉兮無然興哀泣彷徨兮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詞有序

臨川湯顯祖撰

夫人貴溪楊叅知濂之孫也幼有至性敬睦溫

貞鉛山臨武長費君爲其子罔卿擇婦昏於杭
之水部郎署克相罔卿於孝友中外所歷無間
言未老而罔卿立園俱隱其於存歿屈伸之際
持挈贊諷可爲婦師生子元祿字學卿才士也
愛之殆甚學卿旦暮脩太僕之業光相國之緒
而夫人不待矣先是學卿婦楊於夫人爲宗女
先七月病死夫人故羸瘁至是益用自傷恍惚
常見二紫衣女人導謁遂不復起夫人儉而好
施肅而能讓撒佩之日諸妾御哭之哀有關雎
膠木之意凡四方才士遊於鼉采館園者紛各

有誄余亦感而哀之徽音之聞庶幾不朽云爾
嗟夫人之勝育兮儼僊妃之洞房轉轆轤而上僊機
兮濯金井而織霓裳生此邦之淑媛兮緒閩西之遠
楊授圖史於幼志兮襲絳組於明章美臨武之擇相
兮倪叅知之令望薌溪薦其消圭兮荷湖鏡而生光
歸罔卿於武林兮遠百兩以鸞鏘生婉孌以明慧兮
允懿粹而貞芳出都水而一麾兮君夫人其有邦相
長汀之薄適兮秦溫柔而慷慨佐清聲於武緯兮杜
苴謁乎職方出薊門而備兵兮侍南旌於舊杭歷閩
憲而藩岳兮却翠羽而揮明璫登夫子於在罔兮雷

侍姬於滁陽並翟第以懸車兮誓偕隱而樂康惟夫
人有至性兮敬臨武而惠於威嫿儼肅雍於子舍兮
贊大事而克襄宗婦帥其群介兮夙宮錡以于湘每
捐貲其廣胤兮哀窈窕而不傷乳江沱之載育兮遜
小星之慧芒厲言不出於中閨兮躬浣裙而薄裝見
妾御之華綺兮寄蹙額於蚕桑雖節嗇以宜家兮直
施舍而傾筐邦族懷其黽勉兮祝慈禧其未央何食
少而治煩兮每力疾而負床感新婦之溘先兮憊鬱
鬱而情傷何紫衣之二女兮恍迎謁以前行豈夫人
之欲賓兮引僊巖之故鄉度後凋於冰雪兮乃絕步
於春陽嗚呼哀哉內行之炳圖史不朽半百而五非
天非壽有子學卿華國之胄貌有懷玉文若盤繡出
秉義於嚴規入依仁於姆教撫衣食而躬親警藏遊
於擊叩喜遊道之方廣亮文心之日茂指青雲其在
茲顧桑陰而豈後捐杼軸而不御撫楛棬而長覆追
祿養其靡及心如割兮孔疚踊斷機於緝石之鄉泣
璇源於鼉采之圃嗚呼悲哉王畿家園永離休矣有
婦前驅幽宮恬矣自臨徂悲吁何其矣筑筑毀傷子
若遺矣揚名顯身口澤留矣吳粵之交紛歲蕤矣我
泣無從詞孔哀矣于千萬年載音徽矣

輓楊夫人有序

長洲張 枚

吾友費文學以色養聞不獨以才望世其家而已方楊夫人之疾篤也髮為倚閭而凋及文學之侍疾也腸因割股而斷不謂相門華胄儒林文苑中有此純孝人又謀所以為不朽計聊緣風便附之輓章

鸞鶴別金徽嬪風千載稀白雲天際斷黃絹墓中歸
弄玉僊難並安仁志獨違薦蘋稱孝婦睹線感慈闈
蘭折香初罷菱寒鏡不輝遙憐北堂上何日板輿歸

輓楊夫人

太原王穉登

北堂護忽墮東壁火初昏腸斷盆難鼓眉空案獨存
佳兒啼鳳穴吊客慘龍門太僕衣裳濕看來摠淚痕

言費學卿母夫人之戚

樵李馮夢禎

涼風動霜幃白雲拂秋甸觸緒念彌敦哀哀我聖善
梧棬挹餘芬階序如有見石窳存遺榮翟第欽所薦
桂酒徒盈觴萱光若微霰斑斕雖可御悲此手中線

輓楊夫人

杭州徐 桂

心惟周宮釜家欲忘纓簪畫擬中閨警猶賢太僕箴
晨飈丹旄引寒霧翟衣沈地下差堪慰階庭玉樹森

輓楊夫人

蘭溪徐應亨

僊路瑤池遠終期南嶽逢空悲拳集鳳尚想膽和熊
環珮鳴秋月茄簫逐曉風閒居知有賦凝眺泣無窮

二

西望匡廬峻迢遙隔楚關幾隨雙鶴到一真隻鷄還
落日澹秋壠寒泉咽暮山魚軒空復在浹益舞衣班

唁費學卿母夫人之戚

莆中吳文浚

婺星何夕墜維楊慘澹廬居不下堂二月鶻啼花是
血三聲猿嘯峽為腸刀曾割股痕猶濕藥憶和熊苦
更長無那名園風景地獨憐鷄骨正支牀

楊令人墓志銘

太原王穉登撰

令人姓楊氏同郡薊溪人才子費學卿配也父環母
何氏令人年十三歸學卿學卿父太僕先生母楊夫
人僅一子欲蚤得婦宜男也故令人幼而稱冢婦冲
年而內則凜然無忝有齊季女矣學卿侍太僕公適
閩適粵令人皆從檢治行李約束臧獲咸令人乎為
政一不煩學卿學卿銳志公車自閩跨一欵段馬回
家就試會學使者脩太僕先生卻擯不取令人慰藉
曰是烏能久妨君君勉旃霾霧去而雲路開矣未幾
學卿選擇為弟子員又未幾餼於學宮而令人嘖嘖
自喜其言中也更語君無忘見擯時一第不難耳是

時學卿託志千古譚皇王帝霸之畧甲夜而興丙夜而寢帷中火達旦榻當鄰皆穿令人佐以纂組炊糜煎茗相勞苦蓋罔有倦色也學卿艱子則擇良家爲置媵學卿好客則傳韓居竈下爲設供具學卿好遊則戒舟車資斧爲治裝學卿善酒則重以楊夫人命勸遠麩生使節飲學卿喜周恤問遺則愆通周旋務歸於厚無恠色凡學卿所爲名聞於海內士大夫者莫非令人乎有裨益矣先是學卿納馬姬後令人復爲納丁姬費百金絛脫步擡之屬悉在子錢家其待兩姬飲食服御惟恐弗當也馬姬生一子曰士驥楊

夫人晚得孫喜可知令人雖無子有子意恒歎然無能藉手報夫人矣當學卿善病令人多方事醫藥學卿不售令人多方爲寬解古所稱婦道令德令儀者靡弗備乎柰何年僅二十五而夭嗚呼天道誠遼遠哉令人雖孱女子乎而性甚莊平居寡言笑御下肅然嘗笞一女臧受杖過苦學卿以危論解令人笑謂君丈夫子而柔繞指家寧可齊乎乃其持齋受戒以西方聖人爲皈依意又未始不慈忍也病革時頭風劇不能語學卿問後事但目丁姬指指相授而已或勸使破戒令人搔首答曰若輩語誠夢耶遂化去蓋令

人數歲時忽暴亡家人驚悼莫測父之口琅琅誦普
門品遂蘇故其臨終了了人謂有夙因也生萬曆丁
丑六月十四日卒萬曆辛丑七月廿五日子二士驥
士騏俱馬姬出葬以某年月日墓在百花亭址學卿
狀其行來請銘銘曰

暴亡而蘇口竺經女也靈十三為婦歸費卿百兩迎
車閩杭粵萬里程不遑寧文園病渴求金莖心怦怦
女紅夜伴吾伊聲燈熒熒黃金能買兩娉婷歌小星
夫君千秋大業成不朽名紅顏易凋命忽傾歸杳冥
儵然而化若委形蟬蛻輕奉情感溺徒鍾情淚雨零

百花高原松檟青鬱佳城幽宮之石誰哉銘王先生
奉輓楊媛八首用無學先生韻 錢塘虞淳熙撰

冠卿朗朗玉清僊娶得楊家尚少年詎是丹爐無上
藥蚤時奔月問嬋娟

金閨歸去玉閨愁不見珠簾彩月流龍角寶釵飛入
海粧樓將是蜃為樓

平蕪露隕獨傷神目斷花魂泣玉塵莫倚少君呼便
至從來靈石不宜人

不分花深雄雉飛翟裳揜映是還非兩雌泄泄中林
過錯認紅衣擁綠衣

池蓮那得結空房
畫菱丹花宛自傷
飛去西池栽雪藕
却遺蘭蕙襲君床

夢裏分明誦大悲
宜男搖落况空帷
蚤歸正得文園惜
不待他年鬢似絲

誰共夫君富貴時
葉珠自好不成悲
鼓盆但唱登真曲
莫負春筵金屈卮

繡戶雙指環珮聲
待姑泉路豈無情
相攜緩步緱山月
不信嫦娥獨自明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四終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五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序十二首

五經白文序

經心學也無文也而以為文者聖人扶持世教提挈人心而懼夫後世之遺忘散失筆之於書使後之作
者因文見道焉爾蓋其用在天地亘古亘今與江河
日月相為終始即荒唐謬悠之士奉若著龜不敢有

所抵牾非苟為尊也尊聖人心學之寄而藉以見聖人之心也世儒見其然牽於文義索之影响區區逞其勝心沿其故習徒以滋聚訟之見安在其以因文見道也秦人燔滅經書坑僂儒生其賊經至不足道漢皇帝重購遺書之令五經稍出於煨燼往往缺失白虎諸儒講解同異搜亡補逸雖家自為師人自為說而去古未遠文獻足徵譬拊鼓而求亡子於途猶將得而返之未為失也而時方先黃老而後經旨雖功倍什伯而意義茫然矣魏晉以降逾譚二氏廢絕半之宋興諸儒繼軌始折衷芟正而朱考亭以一代

大儒金聲玉振集諸大成五經之文各有傳註條分縷析夫豈不足以羽翼聖學重光漢註而學習之士不得其意以字釋經以經求解不知反諸原本索聖人之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紛拏競起是非雌黃愈煩愈屑乃然後知傳註之作天下後世之愚不肖有所沿守斤斤稟為功令而高明曠達之士亦時厭其支離決裂雖有證心見性之識束於沿習不敢自發一義倘亦於無文之旨合否耶善乎陽明先生之言曰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

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易以志吾心之陰陽消息焉書以志吾心之綱紀政事焉詩以志吾心之歌咏性情焉禮以志吾心之條理節文焉春秋以志吾心之誠偽邪正焉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心焉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諸儒釋經而經亡有旨哉昭代右文罷黜百家取士一以五經為準甚盛心也而國初功令務稟朱註竊轡之家輒復棄去益以詭誕為奇兩者皆譏其於悖經一也夫經文具在體自心身寧詎遠其條貫耶譬之適燕者南面鄔郢即累世不一至面秦岱而循趙魏計日達矣經文者夫非燕之秦岱與然則苟得於經文雖無註釋可也余觀五經白文原本似為簡要直截故各手錄一部日置之几披玩研討冀反求之五經而以心為註釋焉遂序諸首如此

易經解序

夫易者易也易簡言德變易言道不易言位其法與天地準廣大悉備無所不苞矣蓋夫子讀易常編三絕云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以天聰明之盡與易為體而深長以思意固謂大道無言聖人開物成務不得已而畫卦借象以明意顧其

人能取而用之切於身心以淑於邦國無所往而不
協其當斯善解易者也豈一日任乎吾夫子之聖而
不能驟得解於易彼商瞿田楊之流斤斤師說亦豈
盡當於心而况彖彖後儒而必敢謂得解耶子曰不
占而已矣不以擗揲為解也有象有變有辭有占大
衍之天下國家小衍之日用常行乾乾不息乾之體
也衍而允迪之坤效法而作成之於凡六子皆坤之
運著五十性之全體乾之完數一即寂然者之通天
下之故是以其用四十有九神妙萬物而為言以一
演八即其義例相錯可盪而六十四四之五之重之

則為四千九十六又重之則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
千二百一十六亡不可者無涯之事物充分抄之細
隨所在為數也然而法象自然互卦倘觀則六十四
卦互三十二卦三十二卦互十六卦卦置三疊而終
歸乾坤既未濟隔八而得縮四而一巧妙天成有不
可解而自無不解者世儒嘵嘵牽於文義泥於爻象
而不解變即先天後天已復強分不知義既顯象文
先後不違此何以稱焉而安在其不以連山龜藏致
誤順逆上下致舛也嘗讀易考原一書蕭藻中深得
孔子序翼至意超然於孔穎達韓康伯之上而惜其

討索精心體少也蓋至宋理學大明伊川疏正義而名理獨精李穆沿希夷而經世為數朱子始定為傳註大抵遵程學而增損之以解其旨易道大明矣此非通神明之德契四聖之心類萬物之變者能有合乎明興尊宗其統取士以為式士有不遵朱氏學罷黜之功令既具則烏得不斤斤守其師說如商瞿田楊之流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變易從道之說也居安樂玩之餘豈亦謂是盡當於心而無體之妙間挾其秘而會其蒙似若有解於心而不得已者輒用躍然為嗟乎天規地矩造化之妙不滲聖人參兩而

行禹八年入甲子世變午會上古至是一變周之興當文王與紂之時中古至是亦一變漢之昌當秦與高祖明之興當元與高皇帝近古至是又二變而受禪傳子放伐征誅不得不順乎天乃不易者固自若也而其所謂易者已與時俱起睽而知其類異而涵其通吾烏知本傳之為得解乎吾烏知吾之解為不得解乎夫用易之道觀玩擬議以見吉凶消息心正身修以淑家國天下禍福本乎善淫吉凶斷之得失內外以明出處承乘以辯順逆遠近以察安危初上以正始終敵應比睽以厲敬脩索合於乾坤六子

以研動靜不失其時之度則吾所謂解之之實也解成有上下二卷不合宋傳者十之六不合程傳者十之三其以存吾學易之勤或附於無大過之意而傳與否無論也作易解序

陽明先生文集序

陽明先生既已寃心於老釋者二十餘年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孔孟之傳禪寂員定一旦悟出焉吾道中行超然自得矣則謂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詞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益日新相為沿襲而競於是非曾不覺其紕繆

而反求本原始為揭致良知一語以覺世之憤憤者歷宋元而我明五百年間孔孟之道復大明中天先生功偉矣祿既推本先生之學而取其序大學古本或問等篇及傳習錄答問諸君子論學諸書時披閱莊誦見先生心體躬行因時立法直吐胸中所見砭人膏肓啟人錮蔽發千古聖賢不傳之秘即士有志學孔孟之道舍此無適矣夫自堯舜禪授精一執中明心之學開蒙萬古而禹成湯文武周公又各因世闡道立教書冊以來載籍可考也周衰聖人心學大壞吾道亡統異端肆行吾夫子於洙泗始與弟子

講明正學而孟氏直接其傳障海東瀾吾道得赤幟而樹之孔門以求仁為至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已立人已達達人直謂心之本體如此空空如也吾有知乎哉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孟氏曰道在仁義而已矣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學不慮直養亡害則吾夫子之道也今考先後遞承脩道立教其談說不無異同乃指歸若出一印抑何符節合也孟軻沒千五百年無真傳而宋周程大儒始一振響握正印而麾群邪廓如也朱子後出遂集大成承學之士謬其師說辯析日詳決裂日甚不復求其晚年定論然

後高明竒偉往往厭薄傳習紛囂取證佛老墮坑落塹自以為勝於罹湯火者之為乃後知章句繪琢詭心色取於聖人之學勞苦無功固不如老釋之清淨自守究心性命之簡約猶之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違聖不遠安得謂二氏盡非而反攻之也祿猶讀洵者陸氏與朱子鵞湖會講德性之說雖其造詣不逮周程而簡易直截直接孟氏所謂學求放心之旨也先生之致良知固超然自得自覺於老釋究心之後第亦於象山似有暗合但議論開闢造詣純粹良知即在吾心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事物得其理

而意誠心正身脩家國天下一以貫之德性問學不
分為二先生之學蓋亦求仁義之旨所謂獨超千載
沿朱陸周程而上直接孟氏之統矣嗚呼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而世之議者以其與
朱抵牾遂詆以為禪大抵亦猶之以初年究心老釋
不知其有所悟入於孔孟之道也夫禪之說豈非遺
棄人倫物理無裨於家國天下萬一哉今禪之書與
先生之書具在學者試合而觀之其為禪也者其不
為禪而孔孟也者是非同異斷如指掌矣藉令勝心
舊習之為見而一倡群和勸說雷同糠粃精鑿之美

惡入口不辯寧詎能家置一喙哉余烏乎知之

六子全書序

夫道有之以為用無之以為體而體不可見言用以
著其體斯孔孟合一之旨廓如也離之而其旨闇矣
蓋王迹熄損益夏殷之典仁義禮樂之理德化刑政
之紀降為霸力大道不絕如綫即申韓管商孫吳蘇
張之徒皆以刻深變詐佐人主持世江河不返夷狄
禽獸蓋極於煩澆而令萬姓不安其生卒世不覩恬
愉之化老氏痛之始寓意玄元和光同塵為虛無自
然之說以覺世之憤憤者莊列以一時高徒倡其道

雖詆聖譏智而意宏遠矣荀卿乃有明王道述禮樂之說羽翼軻氏其所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撥亂興理易於反掌豈不亦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哉而其時與世終乖迕不可必行世主雖心知其正亦復棄去末流之弊天下厭苦秦苛坑儒既慘無所從質得孔孟之旨而存者晨星大抵老莊為近取其恬愉而已談玄者流輒相祖述託神李母柱下漆園之語不啻天日漢初之事蓋公文帝之先黃老蓋孔孟之道上失久矣楊雄薄雕蟲之技謂壯夫不為準易以著太玄最著者法言十三篇而關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雖尼丘邠孟未整宏綱而脩明提挈於是為大晉宋齊梁更相尊佛老莊餘教波及人心天下不復知吾道為何物斯禍烈矣舍文中子吾誰與歸乎余讀中說其言斷斷如也大哉中乎易為二五春秋為權衡書為皇極禮為中庸上不蕩虛無下不局形器繼孔孟者如是而已惜其同志淪沒帝閭悠邈其教鬱而不行耳嗟乎戰國之變也老莊列無以用其有取孔孟所畧者詳之以助其所不及漢魏五季之虛也楊雄文中子繼荀卿言有以挽其無取孔孟所詳者加之以還其所必復求之著與不著之間則景之罔

而也求之合與不合之間則牝牡之驪黃也求之解與不解之間則罔象之珠也譬之參苓烏喙入藥療病不相為用而相為濟殊途同歸攻疾一也而世儒嘵嘵不少置異同之辯亡論貳於老莊列即於文中子已不免摹擬太過之譏况荀與楊大醇小疵此於六子之雅意詎有當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之間有與無之旨也必欲以辭害意而不相通而兩攻之天下道術所以不一也即於六子亡害而失道左見甚矣寧可令孔孟見乎今其書具在試反本證性而參之中說以求其統參之法言以博其趣參之荀卿以著其暘參之莊列以會其放參之道德以體其自然其合也其不合也其為六子也其不為六子也則於孔孟之學體用有無之間思過半矣

史漢選序

世稱史漢尚矣皆古今絕筆命世奇才第史漢微旨略有不同太史公書踈爽漢書密塞太史公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漢書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一覽俱盡譬之名將子長之才豪而不羈李廣之

射騎也孟堅之才贍而有體程不識之部伍也非子長無以啓孟堅之門非孟堅無以成子長之後余每讀其叙一事傳一人不獨顛末功德言語了了無遺并其形態而得之如項羽鉅鹿之戰霍光昌邑之廢真化工肖物探微寫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而要之言人人殊各底其極咸英韶濩之奏聽者心融青黃黼黻之采觀者目眩蓋太史之文以憤竒孟堅之文以整竒古稱通天地人曰儒而律歷河渠天文五行地理溝洫列傳具在說天莫辨乎易說地莫辨乎書說人莫辨乎春秋庶幾近之矣輓近儒者方謂浮文

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不及道德事功之著不知章句訓詁徒逞其勝春秋以來四千餘年之間與善也隱而章懲惡也直而寬賤夷也簡而明防僭也微而嚴合聖人之意使後世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可重有乎故曰古今絕筆命世竒才也然則將無優劣乎曰有之劉知幾悉之矣太史公當秦火烈焰之後書契存如晨星網羅舊聞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丁漢之季文獻輩出掇拾詔令奏牘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優劣以此耳總之未易談也顧其為書浩汗學者不能究其全即余耽耽嗜古

十數過而始盡之於是合其書而選其雅馴者日手錄之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狐而腋也可以成裘則選之精也

古樂苑序

蓋仲尼作春秋之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以義存詩以詩存樂也故謂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樂也者詩本之禮行之以典正法度流導人心而翼世道用至鉅也在昔吉凶軍賓嘉舉禮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作焉亡論其大者參本元氣吾得以和調其間使八風從律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

其次者即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其為依永和聲者固皆浹鏗鏘於骨髓塞淫濫於耳目以養德中和鬯情靜正而宣其泰運焉絲簧金石之所流感若微不足與此非有考中聲之故陳正變之宜定鄭雅之識不可為樂苑取義也豈猶為容與綺靡艷歌婉變如今時易與哉咸池九韶之徽靡得而鏡其在虞夔猶帝世也憂擊搏拊以克諧無相奪倫典其職教胄子而諸直寬溫栗剛簡義和不恣志旁出而有矯偏防過之力以亡害忠厚和平之化能使簫韶致鳳此又用以聲感不用以詩義說也方音既作玄旨大暘王

者繼世咸由茲選周幽以降雅意云亡文侯之聽古樂歆卧籛羊為癢秦坑焚漸如也漢興去古未遠郊廟燕射之奏畧有可言而叔孫創定襲秦大半武帝始立樂府已戾於經况三祖之遞僭六朝之豔濫三宗之浸淫乎大風白雲之歌北上秋風之引雖雄武溢發柔曼迭陳而志不越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至玉樹後庭貞觀七德得寶雨林之曲出而後樂亡可知也然則今所存之樂苑皆簫韶之罪人耳乃其取義則所謂竊取者倘有其人乎郭茂倩左克明始輯示府馮汝言詩紀會其統業已足多而自梅禹金古

樂苑一出乃後見上鼓蕢桴控楬祝啟齊竽秦缶甯角緜笙百部具備洋洋乎大觀哉太函氏謂由前則主事由後則主辭文質之辨爾爾而說詩解頤說樂恐卧將用以說義耶夫饒歌舞曲鼓角橫吹楚調清商東都郊祀梁雅唐和風雅頌之遺意房中部伎五十五曲繫之別聲征戍遊俠車馬雜體繫之逸響猶之乎淄澠也今使源委並陳邪正俱列疑贗方駕取溢目盈耳已安在其為竊取大義耶要以郊祀宗廟禮失久矣禮失則樂亡樂亡則文質聲義不足辨說也費元祿曰樂以聲音通治宣一代徽懿今獨非樂

哉善用樂者因而古之耳出教辟以登三五咸池九韶豈難乎是好勇好貨好色者之所優為不正而已得其大義而它可次第求者因而古之之道也豈其執干舞羽鳴球琴瑟而必欲復簫韶千百年之運以與輓近爭尺寸之節博不可必還之音必不然矣苑列源委門分旁正聲分疑贗論其世盡其變斯合不合之間解不解之際所合必解亦不必合不必解也師曠覘風盛衰季札鑒微興廢精之至則可使更化故知以志主詩以詩主聲以聲主樂樂有不正者解矣學者闇於大義徒取斷章贈遠以渡河慶誕以烏

生風雅並作長短異說即於今已不合斯古義蕩然哉夫討其理究其聲能令人感發不失其度者典樂者事也提其元握其統能建極中和紹古元聲者作樂者事也樂之失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所由來漸矣仲尼三百篇雖如日星猶不若樂苑之絢安在乎義理之學勝聲歌之學微乎苟勝也雖微可也若曰具篇以標區界則童子何知是苑也不佞益手披而所嘗謂獻酬群心者乃倘論之如此而序其端云

漢魏詩乘序

自仲尼刪詩三百天下後世無詩矣而騷獨行騷作

而天下後世無賦矣而漢魏詩獨顯蓋豨常氏之世不能不波隆污各以其時制作存乎其人取其真古為近不失作者之意而已故刪後無詩非無詩也伯力作而風雅頌之旨微詩之陽九也楚後無騷非無騷也讐詐行而忠愛憂思之衷殫騷之戮民也故原本四始深長以思得三百之遺入騷之堂奧則漢迨魏之詩是已漢興除秦之暴秦甫二世魏甫禪漢其時則周魯齊楚燕趙魏諸國風未遠其人則賈馬蘓李班揚曹劉諸傑迭興其格則古而未及俳偶大要黼黻錯陳金石迭奏栢梁建章之所倡和從軍公讌

之所酬咏作者倘矣同則義或類比異則體或各分法有所必不可踰語有所必不可強寧能謂天建北辰三垣七政羅列而恒星萬二千五百可仰而窺者之非宿耶舉一廢百不可矣舉一廢百不可則並載勿廢以庶幾於太史採詩之意而已夫史猶馬也以著於世使人倘見當代故實則行地無疆之說也仲尼之述史刪詩其一也徵詩於漢魏其風雅頌之緒而騷之流乎前追六義四始後開六朝貞觀開元大曆庶幾繼補之派而世運升降之際亦畧可睹矣

唐詩選序

夫詩關世運治道因之故人主操禮樂以鼓吹一世合情證性含生之倫莫不儀酌至於中竅而出叶和而響以鳴一代之盛斯致中和之極也禮樂崩而詩亡矣仲尼刪詩正樂以存往風來亡而不亡也騷選迭興文有其質郊栢梁而禘三祖猶之彬彬哉至六朝而綺靡相高濫觴斯極江河不返詩乃真亡矣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驅六朝而滌之始振雅道而精神足以鼓舞一世明皇中興逾浩厥旨豈惟騷人才子搦管濡毫即田畷紅女用寫情志莫不各臻妙境內不詭性外不詭法機彌天而旨彌真其以單翼鳴者亡論乃若專門大方差可擬議四傑侏放其詩碑宏沈宋輕儻其詩清綺審言簡貴其詩沉拔無功散朗其詩閒遠燕公流播其詩悽惋曲江方偉其詩峭厲子昂超邁其詩古雅蘓州踈宕其詩澹致右丞之禪為玄詣襄陽之隱為冲和東野之苦為枯瘠長吉之竒為譎宕他如牧之豪縱飛卿綺靡劉滄馬戴龜勉氣格將邁時流獨少陵雄渾青蓮踈逸鞭笞諸家掩映千古譬之叅三乘禪以頓以漸各從所入其於證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大抵貞觀之初政善而風厚故其詩葩而有餘味開元天寶之間政

洽而風暢故其詩蔚而藻大曆之後政衰而風弊故其詩淒弱而悲使人有遺憾世變由來政治多故其以倡和篇什宏覽槩致存往風來可考而見也嗟乎選唐詩者亡慮數百家雖雅鄭錯陳各自異好而于鱗氏為精其以徵響合節禪古而止余暇日取以披覽諷咏頗有得其要領而憾其不無刊落乃稍增其二三以足未備則茲集也雖不盡唐詩而于鱗所謂唐詩盡於此也不佞豈敢謂存往風來倘亦仲尼刪詩正樂之意以徵世運治道則幾矣

明文選序

天下之譚文章者數數分秦漢唐宋秦漢則左馬班揚亢其聲唐宋則韓柳歐蘓曾王樹其幟而操勝而兩不相下而為之說者曰文盛於秦熾於漢至唐而抑至宋而靡亡亦氣運則然哉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豈苟作者奈何易譚孔孟作而人文絕矣六經定而文法絕矣無涯之藻天壤俱敝安用世之作者沾沾自逞以為一代之典有在於是而稱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乎不得乎古而取近古則左馬班揚下而與韓柳歐蘓曾王繼軌而作類以其所抱負而洩之篇章簡牘要亦非苟為作也猶之不得中行

必也狂狷乎然韓柳歐蘓曾王不能為左馬班楊斷
斷如也譬則於六經矣我國家稽古崇文德澤之
深唐虞制度之法周官更僕未易數而文章之選有
唐宋元未易及者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
渡江以後睿藻煥發仁宗在東宮已好歐氏之文
聖學最為淵博宣宗神敏每遇試南宮自草程式
歷聖在宥風勵彌至以故公卿大夫韋布縫掖咸自
濯濯洗發致意於古作者思自媚於明時而最達者
亡過宋文憲楊文貞李文正文成文憲機軸自出
敷腴朗鬯文貞出歐陽體貴臺閣文正穠於楊簡於

宋而法與學不足文成超逸一搦管輅自斐然而辭
達為宗不取工匠嗣此則王禕胡翰方希古解大紳
丘文莊吳文定祝允明之流翩翩翼鳴更相彪炳總
之格不及古搜不入深室不出韓柳歐蘓曾王堂不
窺班楊左馬優於才而憚於結撰云爾更孝廟而
後北地崛起披榛蕪斬荆棘遂闢大雅之途而信陽
繼起康德涵崔子鍾陸浚明王晉江之徒羽翼流派
至世廟而歷下登壇金聲玉振佐以元美子相子與
明卿公實鞭弭左右馳騁中原而新安搜剔諸子原
本六經後先相望超韓柳歐蘓曾王之乘而埒左馬

班揚之業天地開闢日月重朗詎不燉哉大抵創業之初沿習未盡中興之後黼黻有基由質而文由文而彬郁由創則北地為政而信陽晉江為配由中興則歷下為政而江左新安為配或類有同方或體有各至杓之百家之前衍之國語西京之後其斯一當衡石為蓋元美有言曰國初之業濂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梲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楊濶大要盡之矣費元祿曰 國家啓運業已與漢直矣文獨非漢運

哉俊民開先宗工取裁漸由培植俟諸名世其於心精神識蘊崇勃發經國不朽是豈一日任乎河洛挾秘以來至周而文極盛矣孔孟以後六經既灰謨典訓誥愈遠東西京之盛息於唐宋千五百年我 國家丁必復之運始釐正其統與德澤法度並流天壤於都哉今天下宗工凋謝諸士濫觴其才力綿薄墮彼雲霧江左所謂辭不勝而踈諸理意其人未能摹漢而遽求當經好輕詆毀先輩託言雕虫小技壯夫不為斯亦耳食甚矣竊恐千五百年必復之運為此嚙蠹傾頽欲取國初迄今之文錄其復古而汰其遠

古者板而行之以藻一代之盛取裁師心俟諸知己
即知我罪我何辭焉是為序

江西通志序

江西古揚州之地漢領以揚州刺史唐隸江南道開
元中分為江南西道宋置江南西路沿革不一
高皇帝大一統始列行省領府十三焉江西為省其
事則詩書春秋史記諸書其人則梅福陳蕃吳芮徐
穉李渤王勃韓愈周茂叔朱考亭諸君子得以識其
大者凡諸廢置因革載筆而籍之咨諏考核致足術
也今縉紳學士家都鄙閭史寧詎能家至目見之耶

即稍有志稽故實討典章之舊而琬琰相持瑕瑜相
掩是非當否憚忌諱不敢發一議此何以稱焉仲尼
因魯史作春秋以匹夫用天子事太史公世守其業
作史記斐然成一家言班孟堅草創私史縣官給筆
札蘭臺奈何當吾世而少一國史闕金匱石室之副
以裨國家萬一耶余觀彭蠡廬岳之雄峙勃發人文
輦出豈不有胡餘午費文憲吳聘君楊文貞黃子澄
胡吉水二羅脩撰吳金溪之道德功業後先相望而
風俗纖嗇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矣要以致理防範
古今不一槩江西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

已弱而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南贛連給汀
漳雄詔奸人淵藪袁州逼長沙連民客戶為甚南昌
建饒宗室所在民疲供億獨九江據上流而牽制沿
江信州控閩中而引二浙稍為鎮靜大要域不自為
固勢不能獨理安危輕重嘗視四方保境和民可無
策與天規地條之數有屈有伸有翕有關有剛柔張
弛亦各以其時行耳而挾風雲起岩穴者保釐宣布
為群生府於斯為急矣曩時有友教之賢亦有辭辟
之彥有入援之節亦有賦硯之英有柴桑之處士亦
有斷舌之忠臣有龍沙之靈符亦有太平之物色氣

同跡異各以其極而况其物產四轅佳瑞時集田賦
不下中土治不越州境化波及於四方者乎夫中以
外為形表以裏為體天下以一國為合治亂相尋遠
近相挾昔灌嬰作鎮隋何使九江英布助漢番君在
湖間甚得民心近代宸濠之變文成文定倡義連七
郡守平之而姚源華林至動狼兵達軍始定初起則
易滅滋蔓則難圖直以

朝廷處置得宜官師張而政教兼舉何患不長保耶
其在於今督稅發礦採木中使相望於道詳為供事
陰為攘奪商賈困筭縉而閭右有不安其生之心按

劍相盼吾惧其依憑峭峒罷城野無已時夫民不虛
偃責在長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廢置因革咨諏
考核載筆而籍之非謂志與無以計典章法度而備
一代之盛憚忌諱不發一議遂令一方民不復望生
時不恤矣何以為先簿正獵較哉舊通志為卷若干
為綱為目輿地風俗食貨官制人物古蹟祥異有表
有記有志有列傳有襍紀林林乎倘矣而亦不盡收
也前都御史某修繕以來今若干年矣文獻足徵固
自不乏而潤色損益討經國之大業踵不朽之盛事
所日夜望之於是閱校之餘仍書於首特以質之職

方氏烏

西湖遊覽志序

夫志者史家一體也徵往乘來以備勸戒耳西湖志
遊覽則發山川之勝存詞人之藻旁搜曲引假借雄
觀脉宗天目茗水事則李泌白樂天蘓子瞻諸君子
繼治書則水經唐宋史記得以載其大者其錄則附
城邑述遊觀而譚歌舞凡以昭俗長化寓規於填所
謂竊取大義者乎漢金牛之見明聖發祥而傑構雄
篇寥落莫睹唐宋吳越浸以營治而興廢不一昭代
經理右文綴若晨星安在其為文獻足徵志著遊覽

前後圖宋明制勝爰自天目翔舞入於臨安天竺靈
隱之際谿谷縷注澗道百瀦為湖南北兩高佛刹精
廬半為名賢祠墓宮觀亭臺干霄拂雲之椽以麗名
勝題咏溢於百堵可紀志孤山三堤通湖二山勝跡
鄴侯鑿井香山蘓堤相望劉敷二吳楊高議濬之勲
爛馬禹登會稽秦皇帝繫纜西津勾踐夫差更伯迭
治錢王有國宋室建都而麗邑城圍錯峙安得斥鹵
通江絕王氣之鍾螿竭泉脉葑茂堙塞自令廢為高
帝分省治惟其俗利澤推以與民中具豐殖貨賄運
河所經方輿舟楫官民之便而仁和海寧瀕塘萬頃

豈直子瞻眉目之喻也志帝王都會德壽龍舸光堯
魚羹聚景王津之園徃徃修舊京金明故事以安太
上之心而燕幸清華上下倡和都人競竒宣奢蕩慾
士女遊膽相娛今安可謂緇流不逞齒項刺臂不知
戎首實階之厲藉使痛哭雙勝之環直抵黃龍之府
兇除恥雪然後伯可應瑞僊之制子和賦遷罵之詞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志偏安佚豫洞霄既相望僊格
天二策所以震動天下韓史繼起師憲卧治四夫人
通籍慈明皆以淫侈宮禁放浪湖山駝必負重臨平
頽然微管左衽車攻復古安用改秩而葛嶺蟋蟀半

閒雲水此豈平章軍國重事耶志佞幸盤荒海若失
靈少帝啣璧瑣尾流離西湖雨閣故宮霧揜亦由沿
江不守識者謂汪立信之謀汎舟長淮戰守相間蓋
以勢扼則險為用而敵不得薄乃自撤長城乞和孟
桂伯顏師入坯土陵夷唐珣臯羽之淚潛於發掘之
禍矣志板蕩淒涼褚陶范琰韓王趙抃冲晦高風孤
山巍峩北控放鶴豪放玩世何慙梅隱哉觀鄭明德
之愒疏於武穆露臺之憤斯為激烈赤山之北于肅
愍殊勲國家廟食之報亦聖明所獨厚矣慶雲之祥
縱飲狂歌有擘真主數言佐命志賢達高風元微之

之淞東觀察猶樂天之守杭聲華相等詩筒往來殆
無虛日惟荀鶴飛卿得勝風物卓哉子瞻映山螭舫
風流騷雅熙世游蹤不可再矣迨建炎駐蹕臨安衣
冠雲集樂事賞心張子野樂府楊廉夫竹枝宗吉太
白之徒更執牛耳而况海觀籜冠之才志才情雅致
唐宋之季實崇佛老昭慶之壇自我澄照南岳開止
觀法門教通智顛辨才參寥世稱神秀明本高峰領
袖嗣響出入宰官之緣最為際遇張伯雨三茅玄史
石室勒銘虞伯生子昂賡和之什碧岩尋山之篇至
今談詩者取焉叔玄西岫渭叟葛溪麻姑蔡京之降

方平旣駕志方外玄踪情所鍾在我輩司馬才仲之
於蘓小洛下見夢黃鷄白日紅顏易失朝雲禮塔琴
操參禪朱淑真魏夫人之倫咸以芳韶發藻詞林聲
妓遊冶無怪其漸被雅化也志香奩艷語孔不廢游
藝萬幾之暇垂意翰墨待詔賜金北轅之慘惻然置
焉李嵩匠意經營情留像外可謂預存後鑒叔明雲
林意氣各有所寄葉簡季咸巧發竒中志藝文術技
禮不越人情歲時伏臘湖山內外士女膺至尋花走
馬浴佛觀瀑布金施會漢公主龍舟之觀至傾城罷
市侈造於海失之履霜志熙朝樂事王氣鬱於民間

而錢氏偏伯趙宋南遷人才都會文學與區惜正心
誠意未竟其蘊經術世務不副時名敦節比礪先輩
遺風夏時正孤山陳謙怡老雖太學讜論引救國是
何補喪亡洪永之盛彬彬作者銷水以生金禁佛以
塞火緇徒外宅尼站供遊怪異間出蓋其浮誕驕惰
習為之耳蕪采並存志委巷藪談傳疑幽怪凡為卷
五十通為目十二其於游冶歌舞獨詳焉若曰以存
文獻備故事寫全湖之具體而已勸戒畢在此田汝
成先生之志也後之君子有推明其意補闕畧而弼
訛謬斯竊取大義者乎是為序

吳越吟序

吳越秀甲天下山川鬱勃逶迤相麗蓋自六朝以來
主臣經營騷客風雅古今忻賞情境殆盡矣徃徃遊
者依之丙申歲伯子虞卿買舟入廣陵握余手湖上
於時北風振林寒花飛岫余酌玻璃為別已兩閱月
伯子挾一姬從東來推航而出余就視之促席行觴
縱談洞庭彭蠡之雄虎丘牛首之勝麋鹿臺荒秦淮
月冷泛西施之棹吹廣陵之簫或歌子夜或和竹枝
依稀在二十四橋之側使人有褰裳濡足之感及其
覽要離冢登岳王陵憶周郎臨江曹瞞橫槊輒慷慨

歎歎英雄之會泣數行下乃若泠泠清風千載激人
桐江嚴陵之勝當低回久之矣稍間傾奚囊出其所
吟諸稿示余飛揚凌厲綽有餘致余歌烏烏擊缶而
不能止也嗟乎古今玄眇興廢可言縱心屬目喻吸
勝致概拔千古是不可謂游者得之哉白雲停而不
飛明月宛其在懷斯亦藝苑之高致也余嘗謂長卿
子虛發興於游臨邛犢鼻當壚不減瑤池歌竹太史
公浮淮道泗登崆峒游洞庭乃其文踈宕頗有奇氣
伯子豪於吟哉豪於遊矣世每羨軒冕之士足何千
古而山川嘯傲放浪形骸者病其蕩志由伯子所談

宇宙僊舉者誰與功名一長物耳孰與挾美人歌白
紵登臨抵掌之為快乎余讀吳越諸篇又未嘗不爽
然自失也異日者余將操一艇出三江遵錢塘下金
陵求古桃花之渡賦廣陵之濤且問渡伯子矣

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
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
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自領姪余居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一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六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序十三首

巖棲幽事序

夫鳳鳥高翔夕集梧桐之上鯤鱗潛泳且窮渤澥之
濱豈期深而好遠哉亦各遂其性而已故有忽弓旌
而心樂漁釣負鼎俎而志甘王侯斯則魏闕之與江
湖蒼巖之與紫闥習所近者為安忘所背之為適也

徵士眉公先生華亭之幽居者也少無俗韻長有素
心獨居不寡處衆忘多謂華衮不足以榮身則托意
乎毫素謂卑位不可以傲世則縱情乎丘壑遂乃棄
榮從好築館婉孌深棲托跡於是乎遠余讀巖棲幽
事書喟然嘆曰此古昔之沉冥來茲之逸軌也夫徇
名慕勢之徒雖處高林靜藪之中而神馳衢曠意揣
炎涼曾忘聲利薰心詎識烟霞悅性若乃幽人高士
屏貴忘貧逃形崇阜之巔息影長林之下以花鳥作
四鄰以詩書為三益壠薪井汲種黍斲苓其樂忘老
何者意之所拂則丘陵不能却轍情之所鍾則衡泌
可以療饑是以銜玉之賓三刑不辭其泣洗淵之士
萬乘不枉其情藉令矯易去就則不能強同矣昔巢
由峻節夷皓抗志舜禹莫能屈周漢不得臣旣而末
影不昭芳流遂遠不見龜文鳥跡之書鮮有木葉山
花之致不其惜乎先生架學區中揚才甸外婆娑墳
典不求浮世人知放浪形骸且寄高文自適故其書
多與隣翁社友田畯巖僧談接花果探量晴雨時出
名言間叅禪妙如是而已乃知仲長樂志之論猶仰
田園文通自叙之書但圖山水以今况古曾何足云
余少不自羈性樂夷曠仰墨允之清而病其介慕稽

康之懶而棄其狂况對此書廓若發蒙愛難釋手而
幽期可托臭味無爽聊命叙之敢附長卿慕藺之心
庶同郭象註莊之旨旣以針砭俗腸且為典刑心友
云爾

鷺湖峯頂仁壽院志序

夫鹿苑町曠之場釋迦肇教雞園駘蕩之所羅什闡
提白馬駝經以來法門龍象遠矣化人載航而後淨
土香火巋然調御越十地以居尊法王超四大於高
視瞻依峰島咸建藪林如南天標揭鷺湖實西方秀
寺鷺嶺唐廣德中大義禪師湏江人也現法界於一

塵之中普身雲於太空之內於一切法而生道場於
一切法而成正覺相茲巖岫創乎梵宮列嶂聳香臺
之象三峯鎮開藏之尊新羅護法以捨身智孚演宗
於慧覺嗣而興者六聖傳而大者至今雖歷代廢興
靡常而熙朝堂構特盛有養庵上人者立地見性證
佛子於湏彌住山弘仁扶法輪於將墜聚緇流百有
餘人二乘三乘聽受念正勤三十七品有學無學皈
依近比廬岳名賢遠紹雪山苦行重光仁壽載建普
同貝葉翻經即凡夫而窺寶福田善種來長者以布
金檀那之施匪涯功德之傳無量始開彤管誌山川

殿宇之雄遂寫紺林倘衣鉢宗門之派經藏四十軸
之玄論盡說無生道窮八千卷之真詮咸探上諦聲
聞藝苑品藻者鴻碩百家讚嘆禪林題名者頭陀片
石賞竒駭於植檜頌利疲於津梁琬琰永存發茲峰
之靈闕科儀具在紀千劫之幽玄使後之討祖印傳
心知無分別是道或久之稽性空味旨尋有生滅歸
真望沙門而懷鑽仰之衷入蘭若而切淵源之想斯
固揚四恩之惠日抑亦暢一代之廣輪不佞結跡此
丘願稱弟子歸心象教委脫塵寰披圖現示識神僧
此土開基閱誌推求辨古佛普門據勝俾叙所繇卓
錫輒述其昔傳燈願捨慧因効蘓子瞻之記寶月匪
組綺語成黃魯直之咏玄風所冀歡喜人天等二儀
以遠大弘流教義齊一照以光明矣

四家宮詞序

上林禁苑兩都之盛未宏別寢離宮列宿之環不一
漢主極雄奢於關內秦皇窮侈靡於咸陽雕玉瑱以
奠楹斲金鋪以飾戶屋無呈質墻不露形壯哉居也
中有麗人焉夫麗人也三輔良家五陵豪族荆吳惠
秀燕趙精英揚眉入寵再顧傾城昭儀婕妤比丞相
及上卿容華七子視二千與百石莫不絲羅颯纒綺

組續紛爭妍取憐更盛迭貴競樂庭中之羯鼓詎聞
塞上之胡笳臺築避風襲僊裙於趙燕香燒石葉迎
血淚之靈芸若乃衛女善妝邢氏羞而不見俊兒來
夢蕭后妬而興誣窈窕行雲娉婷初日名高鬢髮體
號柔鄉借班妃之扇薄掩華顏躡潘嬪之蓮輕移細
步且如宜顰宜咲恣歡譁於耳泉不妬不嗔肆橫陳
於甲帳重扃落葉爭持武帝文螺靜院梨花偷弄寧
王玉笛雖洛川拾翠僊處無雙而漢水贈珠人間寡
匹信可以桂殿陪遊蘭房侍寵變瑤姬於旦暮騁素
女之經文矣加以雲晴繪日藻思雕葩金箔饜蠶何

嘗釋卷玄墀鬪草遂復聯詩反挿玉鈿托香頰而染
翰斜依錦櫺掇情葉以題詩積案累箱俱滅針刀之
跡片言隻字咸施纂組之文才情旣如斯婉麗又若
彼是以護草生門守宮在臂雀釵獨映雉扇罕窺金
徒緩箭之宵卸砌刺閨之曉經秋多病怯長信之砧
聲薄命殊恩怨昭陽之日影懸黃金而買賦注冊的
以致辭愁眉表色淚粉成痕况復春風黃鳥秋月玄
蟬夏蓮水香冬冰池酒馮茲四序而為情若為六宮
而增慘也是以王建傳聞於大家岐公述作於廷宴
費氏追思於織室楊后親處乎椒房皆其目所已經

口所欲吐窮情寫物指事成賦兼風雅之上才體沈
鬱之幽思用托紫護以蠲忿庶同丹棘而忘憂但遺
編斷什或綴之他名巧制新詞或黜之逸簡而李伯
任此部瑩囊暝繕萬尾晨書構香奩之韵披壁蠹之
章人得百篇裒為一卷名曰四家宮詞夫幽居靡悶
非詩不彰涉景興懷絕句可盡既無啓乎怨誹又何
期於冗長嗟乎紫臺稍遠月中無夜返之魂玉樹流
光馬上奏春遊之曲風流已矣翰墨彌新詎止九日
登高銘惟秋菊三元履正頌只春椒漢苑宮人流詠
洞簫之賦邨風靜女相貽彤管之詩而已聊題末簡
請質大方

彤管新編序

吳越名都燕秦戚里姣女綺紛麗人霧涌或綴名三
曲亦充陳後宮糟糠為雉質之妻翟第受龍文之寵
既嘉睇笑誕惠柔和婉婉如春亭亭似月鄭人風裏
無不羨其舜英神女賦中尤詳昭厥素質常投梭而
折幼輿詎登墻而窺犬子家本秦也能為激楚之歌
師自趙也善作盤阿之舞撫錦瑟於懷中諒調法曲
奏金篴於月下自製新詞遂使歡勝陽臺行雲匪夢
情親玉杵搗藥為僊團扇初開平窺咲臉長眉乍點

詎落愁妝無待南都石黛奚期北地臙脂爾其函列
瑀欄麗若鴛鴦出浴盤跚文沼郁如芙蓉新開步搖
翡翠之花錦帶葡萄之飾入園中而照鏡自惜光儀
臨浦上而秉蘭人憐灼爍洵傾城之淑冶命世之妖
嬈者也於是芳情潤玉巧思雕華日至午而救慵夜
當分而燭秉緇繩縹帙目不暫離研匣筆床手無停
弄文章與刺繡齊工詩賦將剪刀俱巧其為詩也奪
七襄之華色豔四照之流輝嘉會叙歡不同符於芍
藥離群寫怨或托咏於茹蘆採桑之操在茲蹟面之
歌繼作斯其最也至如班婕妤秦妻豐詞熈燁謝姬蔡
女蔡文姬橫鳥孫公主援黃鵠而思歸青草宮人寫
琵琶而寄憾昭容飛樓上綵箋代衡秀句韓媛題宮
中紅葉言寄阿誰皆閨婉蘭心引商刻羽宮姝蕙思
鏤月雕雲婉孌之習入圖畫而不分才情之懿權霄
漢而無匹吁其豔矣何以加焉既乃紫廷弘敞綺牖
陰沉花發鶯啼螢流厖吠羊車不度鶴鑰長扃怯城
南之搗杵效閨東之織縷憾夙縮於蛾眉句或裁於
織手支頤轉側揚繡口之氤氳躡步沉吟折捧心之
靡妙故雖馭娑藏鈎子夜恣戚姬之樂泚洎闢草新
春窮安樂之奢總無屬於形神胡能更於咏什奚但

代彼帝休以蠲疾痲亦且匹茲萋草足媚風流是以
屏風紈扇懷亮之章已陳黃竹璇宮緣情之篇間作
縱可頡頏頌雅曾無濫靡風淫淄澗之辨意在斯乎
不佞閒情幽思不關恩愛於房帷明月清風惟寄憾
哀於古昔痛香奩之已矣幸彤管之猶存然想其信
紙濡毫均有呻吟點綴今毋論儀形杳絕即慕致亦
足悲也暇日偶讀喜而叙之俾鐫琬琰總繫閨房歌
不綴於臨江和只宜於狎客庶墜履遺簪雖掩蝕於
冷霧沉烟之夕而芸編蠹簡不湮毀於頽墳廢隴之
秋倘聞絃可徵女繭恐妬貌不止玉人如曰不然請

俟君子

梅詩序

蓋自二南而降氣運畧殊風流繼作六朝之綺靡三
唐之麗則瓌聲詭勢斯為盛矣故撫時屬景緬賞之
迹既殊覽物興懷陳咏之情不一動搖性靈紛披篇
什安可廢也若乃梁園之雪未消廣陵之華始吐葩
分五出秀掩三花佳人既返空聞翠羽啁嘈公主微
酣頻費紅顏點注既而園林改素疑回雪夜之舟羽
酌流花即送蘭亭之酒微風徑而玉鱗生澹露施而
香魂泣誠所謂玉骨冰膚但少傾城迷蔡耳於是何

遜凌風之章江總金卮之句鮑泉羅幌之篇子美白
頭之咏皆一時逸選萬祀流唱者也夫時有春秋物
有榮謝情以時遷辭以物發落葉且或引心微蟲猶
能激念况幽香與明月同夜嘉卉與春林共朝哉然
而悵裏寒枝猶來戀蝶笛中苦調尚怨征人况傷歲
暮於天涯瓊華莫贈亂邊愁於江上鄉國何年羨此
日之先開悵明朝之易落當此之時莫不凝思結意
鑽貌窺情摘芳英而挿綠鬢剪綠葉而賦新詩矣故
或咏七標於周南或寄一枝於隴首或拂幌窺簾幽
人方之白雪或暗香疎影處士愛其黃昏雖悲喜不
同躁靜殊致當其揣分度宜摘詞揆藻均能瑩欺素
艷媚奪妖魂淵客泣珠孰能聞其慷慨天孫織錦罕
有睹其玄黃至於國家鼎鼐只望調羹閨闈針刀惟
勤剪綵斯則秋實之與春華楚萍之與海棗其不同
日而語明矣余梅癖難消詩才未逮乃搜集古今梅
詩上下凡若干首彙為一編麗以辟惡生香襲之雕
華幽攢倘俟松窓逸晷雪案餘暉會當發此緇繩散
茲縹帙歌一章於月姊酌卮酒於花神詎止少婦能
文徒獻椒盤之頌詩人博物祗歌棠棣之篇而已哉

月詩序

蓋聞陰精麗天朏魄循緯氣溢方諸而為水光內日
影以曜宵月之時義大矣若乃春風夏雲之夕秋露
冬霜之夜蜃蛤肥而桂樹生魚腦實而蟾蜍育沉吟
孟德之章諷詠謝莊之賦陰陽不處人誰獲安故寂
然疑慮則息影庭隅悄然動思則流神天壤是知忽
忽性情既隨事以旋轉悠悠物色亦與心而徘徊於
是圓光委鏡半影堪鈞汎灑玉堂之中舒芬綺席之
上射桃李被松桂映錦襟汎瓊瑟攜僚佐乎南樓載
賓朋於後乘佼人僚而玉樹流光麗曲陳而庭花溢
彩既而白露明階銀河在樹詞鋒岳峻詩思波騰陸
生攬堂上之暉虞子照西園之宴沈約裁珠綴於網
軒肩吾和承塵於歌扇抑何樂也至若金威廓落素
景肅清兼風淒海島濯露泫田蕪昔入豪門曾映綺
羅歡咲今來戰地但增荆棘淒涼障屏風之獨照對
砧杵之雙鳴邊將獵歸東上龍城之塞孀閨夢醒西
斜燕子之樓而破鏡已飛如見藁砧顏色金波乍麗
空瞻鳩鵲嚴華夷歌野哭况復憐人蕩子倡家更誰
伴宿是以王褒關山之篇子建高樓之作陳后嘆息
於洞房班姬興情於團扇又何悲也爾其縉紳之林
常布之藪雲鬱而飈生霞蒸而霧涌咸觸緒興謠嬰

懷寄什而玉臂之群多菱花之類積矣乃若上宮幽
期西階密約幸彼姝於我闈疑拂影於玉人薔薇架
下宛轉番看芍藥叢中徘徊不去雖禮防蕩佚而詩
鑒衰淫然衡之人情古今一揆而已余少知愛月長
益多情或中夜必興每逢秋不寐直念古者所作不
少因錄其始自葩經終於我明其間吟咏所加與宴
賞所至哀為四卷共若干首拂調露而有聲變瑤姬
而無色庶使興歌白雲在袖毋令秉燭嫦娥笑人是
為序

情詩序

夫自皇娥帝子撫梓瑟於桑間阿母穆王薦冰槌於
蓆上媵娟之樂奏焉黃竹之歌哀矣蓋惟情之所在
故使樂而忘歸余讀詩至關雎之章仰而嘆曰昔先
聖有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信然哉若乃狡童靜
女粲者良人三星在戶極束楚之綢繆一日如秋托
采蕭而夷衍或往觀於洧之外或俟我於巷之中或
邂逅於零露之野或旣見於鷄鳴之夕是以悅懌女
美眇彤管而興思洵訐且樂貽芍藥而相謔何導淫
之已甚抑垂戒則然歟及縱觀往帙泛覽前人高祖
擁泣於戚姬項羽命歌於虞美夫人旣沒武帝命圖

畫其形昭儀始幸漢成隆溫柔之號夫以豁達大度
帝王崇基猶或難之豈英雄之氣于焉頓盡房闈之
私有不容割者乎至如六朝君臣賡頌詩酒嬖妾盡
削王之容貴嬪咸夭桃之色及湖上江南之曲與王
榭庭花之歌起而草露沾衣風烟歇絕矣悲夫是故
心有所寔雖衽席而猶攜情之所通即仙凡而不隔
青樓學繡之倡朱戶憐春之女將仲子兮踰墻幸狂
童之涉洧結襟期於月下申信誓於花前片語藏心
千金不與雙盟指日一死奚辭是以子夜新聲之作
隨息壤而俱生團扇懊惱之章與瑤華而并載矣若
乃李益難歸小王之悲號仆地張生別娶鶯鶯之慙
悴羞郎斯則皦日可虧良緣不再徒謂一心之足恃
未識同穴之為難也余生而悠忽形骸畧無私昵流
連風月頗有閒情每讀麗詞綺語恍若目挑心招乃
知情之移人心胡遐室因集古今所作若干晉置之
乙部其或秋之日冬之夜踈林上月孤館來風挑燈
展玩撫卷沉吟如出自東門親觀窈窕之容期我上
宮各極婉孌之態矣由今觀之昔人所為懷繾綣之
私備寄吞之旨意隨言而俱在人與骨而偕彫倘非
憑紅葉而曲寫丹慙安能瞻詞而想貌印字而知心

也雖然情從何生亦從何滅維摩經云先令衆欲鈎
纏後令證入佛道斯余集情詩微意而願與同識者
共焉

怨詩序

夫人肖天地之貌稟剛柔之性七情攸繫惟怨為難
故蜂蠆瘡膚則申旦轉側衣褐不備亦卒歲流離况
外阻譏說風霜砭其思慮中懷疇曩膏火鑠其迴腸
安能齧舌吞聲歛氣緘口廢嗟悼之情舍歎歎之狀
哉昔川流晝夜尼父挹之喟然岐路東西楊朱對之
於邑哀道喪而無偶固賢聖所夙夜也自茲以降情

累愈廣且如逐臣去境別妾辭宮骨積邊城魂飄朔
野長沙袖短淮陽薪積又士或異域立功鼎鍾不勒
女有幽閨獨處膏沐誰容况碧草綠波別生南浦山
丘華屋淚盡西州曲池既平琴怨動雍門之手壯士
不返筑聲鳴易水之頭容髮可捐癩憂難豁近之不
無秋氣之悲遠之實有窮途之憾是以勢殊千乘悽
愴咸陽之布衣歌傳山木惆悵房陵之王子江總傍
徨於故居杜甫牢騷於秋序妾聘茂陵卓女吟白頭
以自絕人歸朱邱喬即投綠鬢而誰何呼督護而長
吁誰憐壯士望華山而懊惱共葬僊姬雖復繁詞溢

響波屬雲興莫不寄情竹素托憾松烟憑煇燁之奇
章寫煩懣之逆意詎止蜂蠆瘠膚衣褐不備而已故
曰詩可以怨藉使隱約易安幽閒無悶則不得其鳴
矣是使登高誦讀則百念咸攢掩卷行吟則百憂俱
集自非齊生死於一致排積慘於終身孰不魂驚骨
折悲來而淚繼之也嗟夫南山鳳去徒留丞相之車
華表鶴歸猶嘆遼東之塚且壽命微於木葉愁苦重
於丘山曼倩不生疇識長平憾氣田橫旣死焉聞海
島歌聲曷亦撫今追昔等悲喜於流波秋菊春蘭概
英華於靡絕異含酸之莫逮庶茹涕之無從良足欽
已余因錄其怨詩若干首以俟世之知音者倘附扶
風破涕為歡之詞畧存樂府長歌當哭之義云爾

別詩序

昔令威返國集華表而咏歌賓鴈遠群矯屈盧而翻
墜夫以翺騫之性踰舞之情尚能繫戀舊邦悲鳴中
道而况之人其或能已乎故衛玠臨江悽愴百憂之
集梁鴻出閔慷慨五噫之咏豈不以跼蹐天地之間
結束形骸之會苟麋鹿難聚亦孤矢奚辭於是同心
石交分途雨散抗手相別會面未期對嘉穀而不御
柳昔酒而誰斟則雖祗命簡書起家辟召祖帳青門

送離金谷華軒錦軸市溢雲騰亦且從茲驥邁悅若
身亡念我同襟淒然涕實矣至若孤臣使虜謫傳浮
湘辭故國之昵親越它鄉之岐路劍客慙恩入吳宮
而不返少年報士抗易水之高歌劉越石抱膝林中
誰明積慘蘓子卿濯纓河上共結綢繆故或三荆奔
析二仲流離白髮倚門而送遠青蛾分鏡而離居度
灞陵而雪飄泊吳江而風冷生當相憶傳漢水之雙
魚死不來歸分恒山之四鳥是以憂來填臆奚須若
下香醪泣下沾衣詎聽隴頭流水况復春階夏簟涉
譚笑而不俱秋帳冬缸想形容而靡即雖咏萱草之

之詩徒增積慘織回文之錦奚益離思故陸機贈婦
緇塵悼念於同懷徐淑酬嘉明鏡弗諼於君子此則
戀閨房之燕婉悲行役之艱難也嗟夫絕裾應聘雄
才徇富貴於生前擊筑復讐烈士思聲名於身後及
夫崦嵫日落蒲柳秋凋黃金與瓦礫同埋流水與浮
雲俱盡伏波之藁塋城西終酬馬革定遠之羈留關
外空譽虎頭孰與款段之為適羊裘之足高哉於是
友人某者春花雕思秋水為神哀泛梗之無津覽化
離而啜泣爰集別詩庸抒蓄素托流波而寄余援柔
翰而叙此夫秋蟲不同音均能感激繁絃詎一奏總

召款歡倘志戀文無情投膠漆尚覽斯編致慨毋俟
茲文競舌者矣

游覽詩序

僕知之矣夫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視遠而事著
也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言勢變而情遷也在
昔赴淵洗耳之士枯槁於林泉餐松茹粒之夫巢游
於雲壑彼其匿形息影求深願密遁世無悶情安從
生哉降自風騷之士英譽之流樂魚鳥之親人眇烟
霞而瘖志故目玩丹萸則想春芳之可咏志愉綠槿
則美朝榮之足珍賓鴻夕下則傷梧葉於庭階雨雪

晨漣則思梅花於湖岸矣若其置酒金谷召客蘭亭
登山臨水况同送遠之情漱石枕流即是名都之會
逍遙巖藪之傍諷詠陂塘之上張翡翠以為屏紉芙
蓉而作佩趙女眇粧而麋至齊童別隊而蛇行芳情
久洽荃席屢移相與集乎蘭臺之宮宴乎翠微之館
雄襟颺開衆美都盡白雲不飛丘陵自出恍然識天
地之圜方齊萬物於一致迨其所懷既盡轉眄各殊
齊國蓊蓊牛山因而掩涕英雄落落廣武以之興悲
邈若飛蓬翩如墜雨岐路徘徊風塵掩抑昔時文會
相思同花月之交今日酒人再過愴山河之異而衣

結懸鶉樹號繞鵲何嘗不憶金城楊柳故鄉臺池哉
是以山陽聞笛徒勤沒世之思峴首看碑必下登高
之拜况修短隨化榮悴有期彭殤齊蕙菌之年金石
無須臾之固此臯壤所以搖落而哀生茅山所以大
慟於情死也因錄其作自漢魏以及李唐為詩若干
首毋論異體總為一編其尚容之班椽倘同三事之
科且以質之周郎或下新亭之淚云爾

傷逝詩序

余以辛丑秋喪室人惆悵自憐殷憂多暇痛死生之
甚大涉輦笑而疑存聊命門人集傷逝詩風晨燭晷
酒後琴餘以寄幽懷於時悲矣容有過余謂之曰夫
陰陽者有生之旦暮終始若萬物之寄歸是故臨屬
續而嘆興覽陳根則痛止竊嘗惑夫漢武哀姬歌咏
於哀蟬落葉潘安悼內恍惚夫翰墨帷屏春秋代謝
幽念彌攢是徒知情不可已而未識憂能傷人也余
荅之曰夫日月經天蚩氓因而作息蠪蛸在戶行士
咏其徂歸豈不以潢洋覆育替耕鑿而罔知跋涉山
川憫荒蕪之可畏者乎且洪鑪鑄物大冶陶人四海
之內皆吾兄弟况在三重屬兼五懿親忠臣捐軀而
報主嘆玉馬之父沉孝子泣血而思親痛淪鷄之莫

逮死喪之戚則哀孔懷於原隰友生之誼則追執紼
於南陽想分鸞之破鏡憂來填胸對別鶴之鳴琴聲
猶在耳及乎共宴一室同游一鄉片言足賞九死奚
渝幾楸青松劔挂徐君之墓千秋班竹淚漣湘女之
波固百念之無攜累萬葉而同量者也若乃拔山力
盡絕代魂銷歌吹絕而哭聲起朱門閉而素旄飛張
尚書之墓楊已堪作柱謝太傅之棋墅幾見成田宿
衛周廬變作誰家之塚歌臺舞榭鞠為茂草之區况
黃花冷節白露秋晨履蛩階而濺淚入猿峽而斷腸
是以聶婁哭於燕市聲哀而抗以喉少卿歿於虜廷
泣盡而繼以血庾信哀江南之故舊仲宣悲灞岸之
丘墟奉倩留曲念於閨房范雲想承恩於篋笥皆追
懷疇曩有去故之思觸緒離憂可以悽愴傷懷者矣
故知漢帝之歌播之未盡潘生之悼憶所未窮夫何
嘆逝之可譏而傷生之足云此余所以有慨於集詩
寄意於前識者焉雖然生非謫星之異死無奔月之
期盍亦棲神玄寂結志烟霞使食有翠芝朱英居則
瑤堂瑰室庶比壽於喬松不同悲於露草夫鶴去來
歸尚痛遼東丘墓鷄飛不返猶服淮南丹砂况有知
識可不能然否則蓋山美泉雖聞歌而赴節潛英靈

石即隔幔以傳形終有非是之疑不見平生之狀抑
又悲矣後之覽者將自得焉

閏九峨眉登高序

夫以虎丘神鎮游覽之跡宏焉龍山名區登臨之景
著焉雖鳧鴈表王氣於重泉樵牧識名流之舊壤詎
如峨眉岷秀巨擘移靈遠跨龜峰天柱之雄近連鶴
嶺馬鞍之勝五湖杯水受浸苔痕孤刹爐烟半浮蓮
葉其陽也夷迥而造天其陰也谿訝而來雪信可憑
高而望遠設祖而送歸也於時律中無射閏入重陽
餘景續登高之會寒霜更授服之期三秋垂暮紅葉

齊飛九日再臨黃花尚麗振衣落帽何如前度之歡
選石飛觴但繫來年之想聯鑣總轡爭藻飾於蘭臯
負汲采薪競往來於松路九辨之悲不盡四時之感
獨深旣而蟋蟀鳴鴻鴈舉蕪葭變陽卉腓暮山翠而
樓閣居中秋水清而帆幙在下隔河日近雕鏤紅紫
霜林際野寒輕綺繡蒼黃烟畝是以東山可望巖泉
驅謝傳之文南國多才山水助屈平之賦逍遙草木
之區將鬱風雲之思矣嗟夫雪園脩竹詎見陳根蘭
亭茂林已無舊樹而大夫授簡猶聞金玉其音內史
屬文尚眄烟霞之色是知陵谷旣遷文章不朽誠非

虛也若乃客似虹橋言赴曾孫之宴地非蠻府毋咏
陬禺之詩把菊宅邊奚待王生送酒繫萸背庶同
吾祖消災人各有懷詩以言志

萬松樓賞雪序

萬松樓近挾河關遠環巖岫千尋石嶂雜蘭茝與杜
蘅十里松林挂藤蘿及葛藟巖花翻灑於層楹山鳥
弄聲於喬樹固僊人所好居而仁智以為樂也於時
玄冬陰慘窮律安寧維霰集而彤雲蔽天北風厲而
白雪薄木飄飄舞絮糝大地而無垠脉脉凌波點素
華而有韻將持此月色亂金波欲試照花光含銀燭

岐昌所以咏其來思班女所以喻其紈扇矣旣而蒼
虬改翠皓鷗奪鮮累日不消悞眇廣延之野因風微
漾疑連青海之波饒猿叫嘯猶聞其聲舞鶴毳毼不
見其處乃其緣薨冒棟入隙穿簾綴高唱於琴堂心
冷郢曲集寒光於書幌目睹齊章曹國麻衣褰來席
上王恭鶴氅披出籬東是則謝氏庭階何減將軍玉
帳黨家羔酒奚如學士茶鑪信可樂矣加以勝友來
臨雅論揚帝江之妙妖姬萃止清光隣璧月之輝睇
僊母瑤池白雲自出想梁王兔苑青簡猶存而翠箏
金尊詎是它鄉萍水冰車玉柱盍披驚代詞章况貞

抱不移尚寒心足托夜吟招隱思乘訪戴之舟寒不
千人疇掃卧袁之户安得不藝迷迭爐香貫宜城春
酒作賞雪之詩繼抽毫之咏人分四韵敵彼六花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七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七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記六首

五湖記

去邑四十里為橫林橫林余家發祖地也東北上十
里為湖上又五里為烈橋文憲公卜居之清湖公始
遷而得湖上云湖上以中具五湖而得名也惟是族
姓旣衍子孫蕃殖橫林隘而不任我疆土受命於先

公始遷者旁河口僅二三家自清湖公始宅閱世而百而千遂當成邑成都焉夫天有五星地有五嶽畫地而占俯仰得乾坤之徵應固亦星嶽之垣安居之極也乃今聚廬者七十年德茂存乎四世戶口動以千計人文則絃誦門閭則修禮涵極而流此五湖之勝也五湖白鶴蟠其南鷺湖峙其東九陽障其北章巖赭亭蔽其西而長河繞帶龍門關據其衝丘閭相因林莽相望屋後植松數百株天風旣濟松濤乍起于喁時乘粲若朝霞錯若列繡陰若緝陽若朱流若碧凝若紫員若月澹若壁銳若圭折如磬護伏如龍蛇不湍不瀨不盈不涸暗與龍門長河相應若潮汐名山大川宏麗巨敞邑自不乏要以紆錯采秀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此土故清湖公遷此隩區也形家之言曰邑靈山自西北來南揭鷺湖畧九陽而繞也蜿蜒成龍蟠踞郭北則障然水匯而為龍門五湖於南山下余家窟處其中實一都之勝概焉其方負癸趨丁其佐在寅翊在坤申癸者天發丁者文明寅則東秀而坤申則博厚悠遠申命之象也水德於是乎王矣余乃考五湖之名而列之以誌其勝云

東為岑湖馬鞍山在南去劉林三百餘步其浸百頃

周以原田多水草魚育焉天宇澄霽錦林如雕靈山如黛倒影其中其上則阡陌條暢坦迤

西為葉湖湖上望章巘如頰魚張鬢鼓浪而出達余西園五百餘步長七十頃有奇多藻荇鳧鷖及鵲鷓之類然不育魚育則鰕鮓爾湖上道狹尺餘其水澄其色碧

北為後湖沿堤多桃花襍蒔芙蓉榆柳去松林二三十步滙澤二百餘畝南北各有冢其水甘美多魚有楓林蔽翳出抵九陽長河里許則太保廟為之限矣南為清湖白鶴峙其上有重峰秀發映水中如蛾眉

清澈深不測多巨魚西有堰如堤障一石梁跨其上瀉之與大河通旁多水箭竹枝有紅蕖荇藻昔有漁且墮網沒入見蛟龍窟宅後相戒不敢漁其地每夜生光怪則雨徵

中為官湖其水深涵泓滌而色獨黝當以夾岸榆楊楓柳落葉積漬所成九折紆渺水光上下掩映門第甲秀踞其上鼉采踞其東而佳木繁陰多白鳥翠羽鳧鴈唼喋魚大者可五六十斤脩廣二三百頃甲諸湖臨湖有樟櫨可三四十圍清湖公手植之物公嘗剡木蘭賓朋宴集其中有詩紀盛焉

鼃采氏曰天下之大水百三十有七此五湖獨非水哉周官存藪澤之畧爾雅開崑崙之端皆是也五湖於余家為始遷地因其形勢而建宅樹廟亭榭園圃綿綿勿絕是烏得無紀哉伯益之覽疏妣禹之告成桑扈之括纂彼皆測之八表六合之廣余安能知之若以耳目近玩狀寫此土指核遷徙探世德之源驗五德之合則五湖畧舉之矣

甲秀園記

靈山南四十里蜿蜒而入信州行八九十里鷺湖突兀峭峙抵城北出水浮陸蟠轟轟伏起蹠者九為九陽山度河東徙與白鶴山相對埒蓋世廟中曾王父清湖先生始定居之第東為鼃采館中故具五湖豁然平濤沃野又自數十里一隩區乙未歲家太僕公在告始治甲秀園於湖上園廣袤不下數十畝沿湖而疏周遭繫木畏佳千章拂雲雜蒔花卉脩竹而引水為池纍石為山饒有幽致園西南宮之盡湖乃東除道行宙合堂西十數武許入石門有廣庭縱橫之可二十丈則望湖樓臨馬庭東西植四梧榭令人楷拭其皮每梧葉墮輒令挑去無取其點也亭亭如綠玉苔蘚盈庭不容人踐綠縵可愛前有龍爪槐鵠立

高可丈五六尺五分其輪圍當是百年間物樓軒豁
清霽南眺遠嶺東矚近田連岡盈疇枕水通阡陌
縱橫塍埒交經墟落人烟雞犬之聲相聞坐心入靜
觀朝雲出沒昏旦吞吐萬狀也樓北疊太湖靈壁英
德數石為小山錯崿岸薛巖然雖不可登乎而洞黝
峭拔摩雲凌霄氣洶洶上植蜀茶淇竹偃檜老栢風
舉敲石泠泠作清磬聲有滇南荔石盆大如馬槽者
四北上不十數武為含英堂堂廣十丈深倍之左右
翼以二室南列鳳尾古梅牙松幽蘭數十種而中幕
疎簾具竹欄淨几素屏稍上列五靈壁石貯以白石

盆古骨穿瘦奇絕無斧鑿痕墨黝深入膚理真五嶽
形也左室列古圖書法帖并名賢手跡旁及天竺貝
葉黃庭內典署必牙籤卷必錦軸不必盡繙閱大小
酉具是矣右則多所博古器物雲母點蒼屏藥爐丹
砂彝鼎鐺屬劍戟壺矢玉磬霜鍾筍簏皆雕琢若翼
鳴胸鳴攬網援簞似鳴矣湘纍荷罇一具有蒼玉斗
可受酒七升似是劉荊州三雅中物朱棊一蓄自宋
建康年有銘不知何人作每微風吹之絃錚錚自為
韻清越疏洞有端研風字製宋黃魯直度峽中雷雨
殷甚漁且得以獻者稍後列茶具二十四器此即陸

羽所謂王公之門闕一則茶廢矣出堂北側門為三
 臺植牡丹數十本并芍藥之屬三十年前嘗有芝產
 此地今其土尚紫擘然循臺西折北行百餘步皆竹
 木徑中虧蔽日月上翳者不見杪下穿者輪菌離披
 蟠屈成亂龍狀而書帶叅差繞砌而出簣篋篋摩
 腫嚙膝趾相錯也南直走不至二十步出蘿陰漏白
 日眈東拆得刺栢門二尺許中入始得四桂亭屈桂
 為之旁有紫薇紫榴玉蘭海棠高二三丈大可十圍
 綠陰叢密花冉冉從雲中墮自亭而出則為大山山
 高十丈延袤倍三之下臨深池從東天門入天竺洞

口有絳色桃種此洞容七八人而石勢嶙峋凹凸魁
 傑多白蝙蝠以火燻之則飛藤蔓交加泉雨注石往
 往乳下垂地出洞抵黃呀磴得拾級登上即嘯月臺
 可受十人有白磁石歌几短榻曲折依崖壁為欄盾
 東南一石似夫人可作米南宮拜下臺行汗中數武
 復拆而上十步而近度凌雲橋橋廣一尺有咫懸崖
 深數十步始達中峰峰中石皆故趙宋花石綱內物
 森碧空青負勢競上互相軒邈夾峯皆生寒榭巔岫
 映發每雲氣飄飄拂巾幘上曳杖拄足東望鵝湖北
 睡靈嶽南揖鶴山西縱目龜峰楮亭華巘諸勝見彭

蠡三江南下浩浩渺漫直不知其幾千里而遙帆楫
往來時隱時見出林麓間矣峰下有鳴鳳石隱入巖
巘中亦望見之不可到也循西行罅中躡足上阪阪
窮復生一峰登之顧見嘯月臺旁劍石倚天如琬琰
白虹鄰斗之杓矣又西下二十步抵栢亭亭夾二峰
葱蒨明秀旁佐以天竺玉蘭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
入池鏘鏘然松桂芝菌山茶出其上有鳥巢此墨如
鴟鵂赤冠長喙俛而啄傑然有聲踰之潛行西石壁
下大坎中凡六七盤許下磴道如蝸鼠繚繞乃得出
石小竇之東得釣臺一所古梅屈曲突而槎枒逸發
花絳而白飄飄沾衣坐石窺錦鱗游泳鳧雁唼喋則
山周遭盡矣遠洳南行二十步許入寄傲軒軒臨踞
山池櫺窓四闢巘影嵐光竹香花氣戶牖之間風月
相宜秋冬之際如坐山陰會稽金堂少室尤難為懷
軒之前多荼薇屏障敷紆繚繞折而西出東登飛雲
閣朱簾高捲畫檻四凭沿堤桃柳芙蓉芳杜掩映俯
視湖中一碧萬頃清光射牖皎然如練而遊魚困鳥
時來窺人松濤殷殷若奏釣天之樂顧見鼉采豫章
拂日倚天對立所謂上棲萬里風下覆千年雪當即
此也樹杪隱隱露白衣大士黃金相如懸岩者一所

雲方澹澹也西去古寺咫尺間聞鍾聲歷歷可爽心神隔岸烟霞薄林木行人時時躡足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而飛流噴沫樹杪千尺猿啼虎嘯彷彿生感下從閣北上行十步許斜出竹門得濯纓亭形六出簷角坐凳皆六其陰有太湖石特起如猊踞高可八九尺而踈棕方竹籠蓋其上亭前緣磴下就漁石磯呼畫舫東來載去西崖叢薄松篁中可五六十尺許至會心亭軒豁四碧居然有江山萬里之勢林水翳然真濠濮間也便使人蹇裳濡足矣亭背霜橘千樹權梨棗柚宛柰齊柿各有其美而梅柙檉欄梧桐杞梓古度楠榴特出林末林下尚有一古塚頽然竟不知何時伏此也不當孤山處士之况耶從林望含英所從出道道東北隅壁下大谿匯為塘塘肆無景即日中窈窕爾又塘北豫章高十仞覆五六畝許堤多榆楊葉落時浸水作青碧色久之二山窺林光橫入若覆釜形頃即失之矣是謂園西盡處箕踞坐石望湖波一派園東南北不知所辨矣記曰余讀謝幼輿一丘一壑之言感慨係之矣造物者無所待亦無無所待適者得之耳金谷遠已平泉之勝醒石可憑直須史事也或謂晉公綠野謝傳東山不有蒙莊之圃

乎在則人沒則一杯土人重地哉地固何藉焉若夫
放浪形骸播弄造化與時休息寄勝而游盡興而去
斯為樂矣夫高岸為陵使我有身後名渺乎杳乎乃
文藻之家始殫心思誌不朽誌不誌無關當年重輕
也發舒山川提喻陰陽明宇宙之藏寫情景之適似
於作者有力焉余觀東方生嘆塵網名韁思欲脫去
十州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輕舉為快始
爽然自失矣余不能知甲秀甲秀固今日遠也仲尼
仁智樂壽一動一靜無不可不可所謂用行舍藏與造
物游也

鼉采館記

古史考曰大玉之光其氣如虹震旦英英不滅是為
鼉采甲秀園東南隙地數畝町疃鹿場耳然坦透孤
蹤獨踞湖際每讀書望湖樓侵晨望之擘擘璀璨五
色凌亂識其處掘得徑寸美璞紺碧清駛可愛遂規
制作館焉由甲秀園南出循湖東折磴道拾級西行
可數武鑿文石陸離砌徑峭直如砥而前通湖竹木
蓊蔚蘚封蔓路有棹楔門曰鼉采館即舊所浮光處
也入門庭除數十武脩廣方之雙楹亭亭入雲際棲
風覆雪當是二三百年物四垂流覽界以欄檻跨湖

曲拆遠山羅列箕踞臨坐翠竹長林每春夏之交流
鶯調管夾嶺送青楓松杉檜盤互蟠奔魚紋依藻鳧
雁唼喋亦時時見田農秧水婦子盭餉稍上抵館南
曰宙合堂懸榻待客時着瓦巾鶴擎持塵尾譚玄於
此旁庀一小屋貯酒鑪茶竈數事堂北出東入一徑
前闢長白室蓄古墳典丘索名人繪畫卷帙緗素不
必甚軒豁而氣韻高遠意與境會復東側西入梯數
十級登摘月臺臺瞰空懸檻左挹馬鞍右接鶴嶺旁
眺鷺湖寶林後阻九陽靈山環以重湖蜿蜒數里良
田百頃桑麻竹木蔽蔭廬舍負山者多叢薄夾澗天
宇澄霽萬籟一寂星斗下垂取酒凌河可觥而吸也
五六里以還龍門關下河自葛陽來合貴溪龜峰之
流入於彭蠡奔濤亂喧砰轟礧礧灘聲雷怒隱隱清
聽或鶴唳鴻聲嘹唳參差真釣天之樂令人神氣俱
恬曠已下集虛軒達綠天洞房櫳綺疏與初旭爭秀
旁峙芭蕉丹桂臘梅之屬悠然之景亦自可愛其北
入南拆為攄梧亭周垣高繚人跡罕至而特邃遠壯
冊數本雜英千織獨二梧櫺蒼翠不剝狀如綠玉解
琴一鼓天風環珮之音鏗然先是余置甕十口於下
四壁凌虛亦欲與琴稱也涼夏高秋尤宜久坐所謂

北牕下彈琵琶涼風腋腋伸足橫几自謂羲皇上人
由此亦西隔矣逡巡長廊墜入古栢森翠峭幹橫枝
相亂俯而朱欄可憑者非擊壺軒耶軒前一石池金
魚數頭游衍颺波披文獻采時來窺人而素梅一株
婆娑叢密足當孤山之興故是百年槎枒奇韻生平
頗忻賞之每花開飛榻拂几沾衣葉攢子實或黃落
微露古骨神秀此即春澹冶其微筦夏沈濃其幾醉
秋淨潔其初沐冬慘澹其若睡微月之夜讀倦呼酒
輒注尊於楹下而素壁繪影晴牕入馥或賦詩相媚
戀戀者久之去軒始循牆南偏入竹圃中有小亭題

曰環翠紫色瑩潤千林萬玉望之如濤湧廣陵風來
錚錚戛擊鍾石宮商間作變徵噓雲暮雨之夕淅瀝
寒聲尤難為懷差可二三友生鷄黍相期剝笋烹葵
汲泉煮茗對榻譚曩當是一樂耳出圃抵一素扉則
思修洞中後門也蓋所祠觀音大士及三世佛像端
嚴妙好衣領精絕而玻璃孤懸銳突深杳當不減文
殊臺對夾西廂稍下為小酉洞几榻明淨旃檀之氣
挹人朦朧氤氳上置大乘法華楞嚴諸經咒品蒲團
二設用以習靜趺坐有准提一象得自番僧者閱五
燈會元與禪宗嘗怪禪學晚益失真好作隱語於教

殊憤憤遠公不喜謝靈運何以稱焉過緣督齋為燕
息所左右日月員窓從窓望隔垣丹楓扶疏點綴蕭
然可人齋中只道服一具遠遊一冠長裾一架緇素
一榻板屋加白而已竹簷紵帷率稱爽塏每月華侵
戶畫室如晝界以素屏逾自皎潔頗覺誘逐俱息外
適內和所謂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頽然嗒然不
知其然而然樞衣而起南出右旋登西爽之樓靈山
環合四抱列屏而十里松林蒼翠如黛壩里上人烟
鱗次而所謂五湖者五窪耳窮冬雪下披林莽山岫
如銀突積大河千里帆檣百尺如行一線顧見楮亭
方山嘯巖諸處若白龍飛墮盤旋數四其勢迤邐令
人心壯大叫欲狂迴風一散萬象冥濛殆不可名悉
下緣督西弄始入大酉洞天器物圖籍布置則彷彿
含英而韻度過焉其雲林二几相向東西壁一備古
法帖趙松雪洛神真蹟并右軍二十七字王摩詰輞
川圖一几玉海及二十一史左國晉乘楚檣杙諸書
其一几則水中丞端溪學士掌制之具他物不足盡
紀也窮館之妙幽邃蘊美畧盡於是推窓指勝相引
以望雙谷對夾重林映帶巒阜周迴樓閣四蹠又澄
湖如鏡一壘無際前所稱雙榭亭亭復森然階際俯

仰間可以挾光景而薄日月傍星辰而臨風雨至宵霧晨集落霞返照衆山倒影翔禽拂翻哀猿厲響窸窸之際若有靈焉宇宙云遐古今一契矣稍出就悟言室朱門綠牕互相映發至流霞堂琴書淨好杯杓便娟左為惜陰齋與悟言室對峙由流霞堂前出朱欄曲檻逶迤曲折紆細可數十步為白雲軒取稷天子宴瑤池白雲謠之語館大槩備此夫此甲秀一隙地耳初若草草不經意第以雙樹摩雲一據其勝烏知鼉采浮光哉此殆為今日設矣宇內畸人瑋士巖修廷獻始莫不刊去紛華盛麗窮幽探玄引泉石以

澹神專慮吾邑劉知道嘗讀書清風洞中然其勝一石峽差近鷺湖致足樂也計不能盡寥廓遠塵囂望五湖甲秀便自霄壤余幸得鼉采旦暮其中稍稍修業且二三友生尚論千秋不朽足誇劉君矣遂記於石

鼉湖記

鼉采館之前澄然而爽朗者官湖也屠緯真先生以余館據其勝移書易為鼉湖云湖周遭可二里許逶迤曲折居然具千里之勢余置舟一館門雜樹碧掩芙蓉梅柳舟常維其傍顏曰隔凡由隔凡下石磴十

宿之聲可當數部鼓吹左翼以水閣二倒影插波相
媚荷花芙蓉輒居其半三兩茅舍隱隱深林中大有
幽致此外湖之勝也由內湖而達外湖耳目若開而
廣境界若闢而新由外湖而入內湖其勝尤在會心
亭一折古木千章壽藤掩翳委蛇婉致舟行輒停橈
遲迴不忍即過如入桃源恍然異世蓋景物之所獨
鍾而幽情之所畢集矣湖中饒魚鰕童子時往採捕
夜深猶聞網聲軋軋不已又饒蓮實菱芡沙明水煖
鴛鴦鳧雁屬玉鷓鴣之屬莫不咀嚼出沒其間晨光
初起夕景斜暉時輕舟上下往來所謂禽魚鳥獸自

來親人當非虛語每春和景淑桃柳艷發輒鼓吹張
讌才子揮毫妖姬度曲小舟送酒絲肉迭和岸上遊
女靚飾濃妝嬖珊婀娜難於花叢之側素面改緋香語
遙聞誠湖中之鉅麗而賞心之樂事也背春涉夏花
事將殘落英隨微颺飄墮水中徃徃與篙擘燕子時
掠水啣之而去大足散懷薰風南來菀柳成帷碧荷
如拭則提琴携卷維舟綠陰深處偃卧湘榻聽黃鸝
以取涼適興至命酒取荷葉大者為碧筒飲清香沁
入肺腑玉壺琉璃信不足以喻其清徹也楓葉飛丹
晴初霜旦內湖夾鏡坡一望雕績滿眼四顧如錦可

謂掩春花之秀擅秋景之奇即善圖者莫寫其狀矣
千林六出雪花如掌山若益而奇水若益而秀樹若
益而古鶴擎登舟憑欄指點意方忻忻適第覺岡巒
積素而不知有寒凜之色也歲行且盡南園橘實纍
纍可玩維舟睡望食指覺動自愧德無休明不能致
籬壁間物一二灌園夫人散髮蕭疎其下令人情邈
灌蔬意寄漢陰矣至如明河參橫素月流天鍾聲忽
度鶴唳乍聞二三朋侶相識緇衣談詩相命放棹中
流朱絃一曲清醕一壺焚龍腦一爐童子取虎丘松
羅以陸家經竹火吾郡第二

脾間詞鋒飛動商略終古近代竟夜不休又或屯雲
沉黑雨勢奔騰烟霧空濛尤為奇絕近則九陽龍門
風影潭聲之所砰磕遠則章巘赭亭雨勢電光之所
激映舳艫帆檣若見若沒蓋至彭蠡澎湃靈嶽嶰則
隱隱皆几帶間物矣一日之內而氣候不齊四序之
中而景物代變樂矣茲湖可以澄神盪垢可以愉志
汰襟信巨靈氏之所擘以遺我也余猶憶往歲南登
武夷九曲天遊尋魏王子騫窟宅東訪羅浮七十二
峰之勝已而出武林遍西湖六橋三天竺五雲諸名
境快已悠然而返旋則失去心亦忡忡焉凝思若復

欲至如桃源洞忘故道也乃今得之吾湖朝而得日
夕而得月跬步而得峰巒洞臺亦何異武夷羅浮西
湖之間哉夫古今之勝景多矣或終其身而不得遊
即遊而或不得數遊昔人所謂主人來少客來多者
是也悲夫余幸獲旦暮此湖得以散觀遊衍所享多
矣人或疑內湖南岸余不得有之以多植梅花為憾
余謂宇宙大矣安得悉攘為己物即以此為茲湖之
缺陷不亦可耶余又悲愚溪鉅鉏潭輞川之樂夢寐
注之而後乃彷彿草莽不復可辨徒寄之詩若文以
傳則湖山猶為長物也余不敢必鼉湖之長托於天
壤妄意欲因余文令鼉湖之得與愚溪鉅鉏潭輞川
並播諸千載余又愧文之不能如柳州右丞也是余
之記鼉湖意也

夏日避暑長白洞記

長白洞在宙合堂之東前瞰鼉湖雙長生榭亭亭簷
際當窓植五柳雲垂烟接希見曦景洞中虛白肅肅
常有微風几一榻一左茗碗香爐右佛書丹經數十
軸余每歲初夏即避暑於此不妄交一人不輕營一
務自蚤食罷掩關謝客岸巾袂袒從事竹几藤床南
風乍至清暑作涼適意抽案頭書展讀數卷倦則枕

書而卧卧起焚沉水香一爐取所藏雪水烹松蘿武
夷以洗煩曠令童子從傍誦小詞時解琴三弄或長
笛數聲晚涼浴罷出步園林泛小艇登夾鏡坡取暢
林木就清湖坐片石濯足揮手涼滲膚理清冷徹骨
羲和既逝牧人驅犢村歌里調互相咏答歸而豆粥
野蔬欣然一飽時飲家釀數盃削瓜雪藕佐之侍家
君納涼庭際就寢之餘然後頂竹皮冠披單葛衣挾
蒲葵扇出就二三友生坐雙楹下談說疇曩涉樂必
笑言哀忽嘆雜以諧咲詼謔務以娛耳快體不知其
他望舒流波清光淪水相媚湖色淨妍棹舟出大湖

荷花中白華方盛榮葉蔽翳芳氣沾灑衣巾可愛擊
楫歌秣蓮曲各折數枝而返戟形洞中下帷展簾以
所折花置枕畔雜以蘭蕙夜合茉莉香氣鬱芬時侵
夢境漏下多月漸西墮光直照床如晝楊柳蕭疎從
帳內望之恍濯魄冰壺瀟然不知有人世者天河將
沒鳥噪鶯啼如聽鈞天九奏娛耳忘寐日輪初起影
射雙長生楹灼灼若黃金俛仰之間千態萬變不可
名狀若乃星月不朗沈雷遠震飛雨輕灑涼生枕簟
蛙鳴鼓吹鍾聲鶴唳漁燈螢火俱助道情不越一室
之內受享之境無不畢具又何羨夫入帝王之門界

僊都之勝哉方且遺耳目忘心志泊然不知天地四方雖謂人間無三伏盛暑可也語曰清室可以遊暑其餘洞之謂耶自余有斯洞陶陶然以自愉快一日一月一年十年百年百年所享多矣彼夫乘傳馳書夜終其身車塵馬足間汗出如漿求一餉之息有不可得者果何如也即不然日以文章玩弄天下傲然自負乞乞苦身幾與竊富貴者等所謂遵竦俱敗顧得優游如余樂哉余且息意乎茲洞矣

冬夜心遠堂記

夫人生百年晝夜居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夜之所去又五十年矣古人秉燭夜遊誠痛駒隙之不留傷盛年之不再也余性愛夜坐每歲背秋涉冬輒移居心遠堂堂距內室數武耳堂三楹中設長几一浮磬一上安軍持香爐各一下懸烏紗綵燈二西室几一榻一琴劍書卷茶具香篋稱是東室貯雪水酒甕茶竈每旦必躬自灑掃謹閉日暮就內堂侍家君饌時進酒果拜舞為樂視寢之餘命童子啓扉燃燭焚香整拂几案正襟誦古人書倦則召友生相與商確古今剖析疑義雜以譔浪烹茗啜之興至命酒酒無所取之取之其歡而已酒罷自起擊磬歌

古人詩出視夜明星已爛率以為常時或積雪侵帷
寒雨乍飛則辭友生即帷房坐擁三婦燃高陸之火
圍爐命酒大婦持觴中婦擊鮮小婦煨芋剥笋相樂
也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矐然有懷舊之悲復以大白
消之若乃霜月橫空夜闌人定則相與坐中庭說人
間可喜事更籌曙促鷄鳴高樹仰瞻穹漢夜色微茫
從三婦指點細數星斗為樂不達旦不已大抵人生
各圖適意耳夫自古至今幾何世矣其傳於後者皆
終其身焦神苦形不得須臾之樂此同夫腐肉朽骨
者耳賢愚好醜何以異哉雖然視景而愒春秋說焉
余即不敢放焉自恣於禮法之外令世之賤我鄙我
亦安能尊禮義以誇人矯情性以招名令世之重我
貴我歡莫偉於室家樂莫大於名教意之所欲必暢
為快余直寄焉以通乎晝夜之樂而已名譽利達非
所計也彼耽昵媵孺招要少冶角枕錦衾非不爛然
夢之所去與死何異即得百年等五十耳况未百年
乎大可痛也作冬夜記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七終

愛之而去與天何異羽翮百萃萃正十耳於未百
 祇信也斯却邪類辭賦要少以自強雖余非不願
 為升余直寄意以處平畫或之樂而曰公譽休豈非
 貴途熾莫對茲室寒樂莫大茲公慈意之祇容必
 亦安翁尊豔羨必精入辭詞到必壯亦令世之重
 余問不煩茲燕自必於豔去之衣令世之類茲福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八

鉛山費元初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記七晉

夢遊武功山記

萬曆甲辰九月十三夜余卧永綏堂夢同吳元卿從
 龍門關掉小舟西下舟行如駛俄至一洲有山突起
 峰秀端嚴層巘峭舉因舍舟登山山行皆石磴道狹
 尺餘大江在其下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峭壁千

仞傾崖上合恒有落勢竒石錯路詭譎萬狀身俱從
石中行樹連抱者雲杪者拱者枝者櫛液者中材者
千章最高有白石書三大字曰武功石筆勢飛動已
緣石磴攀藤葛歷淺可百武陟其巔平曠夷坦異草
名花蒙籠其側石泉澗中澌澌作響可聽仰矚俯睽
竒構異形目所履歷未嘗有也西橫書盤谷二字稍
北為石室爰有層松飾巖列栢綺望室中虛無人琴
書靜好几席床榻藥爐茶竈具是余與元卿從外窺
之恍為舊遊惆悵至再室傍為觀音大士祠祠蕪廢
不可到有農人數十自稱小桃源荷笠負插來問訊
作世外語古樸澹雅各採花貽余二人花色白如霜
雪香無比也余顧元卿曰此殆三花耶從室左上石
磴百餘級超烟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不測而哀猿
長嘯屢引淒異瀑布飛梁湍湍十餘丈觸石成井水
深不測瞰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行稍疲坐井上
井中寒吹凌人不可暫停因命童子汲水煮茗倏忽
風雨大作劃然有龍起井中睇其目作其鱗奮鬣欲
從風雨攫遂驚寤余固不知有武功山也亟吹燈索
架上名山記讀之武功為秦和之望與衡廬在大江
西南稱三巨鎮武功以僻遠不見經傳不得與衡廬

並顯其高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山多竒石有大士祠小桃源又有觀音巖為古陶皮二僊人修煉之所皆余夢中所歷亦大竒矣余少時遇異人謂余名在紫府中元卿生亦有竒徵豈余二人為陶皮二僊謫身耶余與元卿胸中各具一丘壑居恒相詫無始以來此身不知誰屬胡為盡人世所極艷得意之事了不經其懷抱乃今於夢寐得之宿因所從來矣余方且結庵於鼃采之傍與元卿共修西方業蓮花淨土將託足焉蓬萊三神山金銀宮闕直芥視之武功鼃采吾兩人前後直寄焉以為遽廬耳武功自此興矣異日又安知不與衡廬並稱耶作夢遊記

遊赭亭山記

赭亭去橫林五六里雄據中臯與含珠並峙按志載唐有李姓者汗馬功高後封赭亭侯云萬曆己亥仲秋廿三日侍家君鴻臚伯于衡弟治具自橫林買舟而往數里泊叫巖舍舟登輿經村落數十蔬畦草徑稍雲松風古橋流水縹緲自白雲深樹間來望之極為竒觀矣復數里抵赭亭之阿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升降皆須扳藤挽葛而行數百磴至土地壇人跡罕交頽壁霞舉若紅雲秀天少憇

石上傍有古碑石碎字紊為莓苔掩蝕摩挲細玩猶復可辨有老僧自山頂携茗至山故產竒茗今問其樹俱無矣西行數十武至石欄險峭異常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窺窳阻峽如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有石欄障之故以石欄名自此援木尋藁厯險窮崖猿臂相引始造石門門廣僅容二人兩傍突起如雙樹對峙入門平疇萬頃原隰千仞檉松竹栢蔚然光目四圍繚以高山中喑然如城郭可容數千人紅巾之亂鄉人避難於此其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亦徃徃棲托焉岫嶂高深霞峰隱日下望層山盛若蟻輕行李所經鮮不徘徊忘返矣稍進有石磴高數丈下有芭蕉井深萬丈歲時零雨取龍於此輒驗相傳舊有芭蕉干樹葉蔭數畝今成赤地矣下石磴數十武芙蓉夾迳秋蘭被崖行人眇有能至者惟草舍竹籬紆細幽雅居然有物外閒儀自竹籬稍進為大士殿堂時淪物謝凋毀殆盡佛像僧寮十無二三曠增寂寞秋助淒涼惆悵者久之堂前一石泉方數尺雖甚淺遇暎不涸樹羃焉若室宇中清湛少斥草及其風澤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水銜出堂上四山拱揖虧蔽如障地甚平敞不復似石門

之盪胸駭目循堂後北出烟莽丘墟中復得一井澗
泓莫測罅僅容瓢繪地藏王於上鎮之水尤寒沁而
其云飲之可愈目疾日過午僕夫俱有疲色循故道
而返歷歷山川如相拱揖下至石門頽陽返照依依
石壁間為誦杜公石門斜日到林丘之句下山登輿
回眷山頂流連惜步憾不移家就之至橫林街鼓動
矣夜深歸湖上大抵此山騰雲冠峰高霞翼嶺而負
峭孤峙罩絡群山之表可以上延霄漢下絕囂浮遊
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寄雲客宅
心每至晴初霜旦山寒澗肅常有哀猿嘯號屢引婁
異信人間之福庭逃世之絕境也余嘗憶登武夷天
遊峰彷彿似之獨怪其童而無木太史公記祖龍南
浮洞庭望君山風起不得度怒伐其樹赭其山豈赭
亭之名始於是耶又非余所敢知也

遊章巖記

九陽北走南入西苞巖谷以百數其著者章巖云葛
水出信州八十里而遙合桂陽水六十里入弋陽江
九陽山矗矗突峙廻合四面以障其流不見水端委
其山東西相望五六里餘稍西拆最高若獅倪狀超
而欲出者曰章巖稍北據上流曰龍門關入章巖則

此為孔道水泓碧縹緲測之不得其際稍下則嘯巖
赭亭諸山在焉去余家背數百武戊戌九月余與吳
孟堅方子豐林衍甫方舟容與以渡沿溪入林一陟
之外村落棊布陂塘錯闢嘉木畏佳竹勢森鬱菁蔥
可愛而芙蓉黃華徃徃照人行色道出田間而香風
稻氣散入衣裾所謂南城稷稻上風吹之百里聞香
不然耶田盡緣坂十級而上行數里皆兩山夾峙楓
樹亂葉交積水作碧流下視原田殺而就卑若張弦
破月啣谿薄山谿出則出谿窮則窮矣循山左磴右
而入石梁當之度石梁薄磴而北有大松數株摩娑
如蓋稍憩從人出餅餌以餉倦者磴折而西度一小
嶺嶺上石礪沙怪惡互出如犬牙狹者曾不受趾林
端出松風謾謾其北巨石當道又北則谷口又北而
西則章巖矣高可百丈許中虛如嵌空而下八面皆
石下可覆千人其上則層土雜樹松栢檉杉飛泉涓
涓如絲不竭草木皆光潤外闢一沙門中具廣刹左
為鍾樓樓前有池數畝清徹旁多水草山僧植芭蕉
芙蓉繞籬之入沙門抵殿禮佛訪故實知朱徽國於
此講學尚有宣梵天三大字額在徽國墨蹟也後為
僧房五間香積一所房之後峴巖峻絕可十餘丈雖

復深閔亦極高明而石盤嵌空上多名賢題蹟下有石如困可受百斛旁有方池水湛湛如山僧汲為佛供客茶而香冽殊甘可味坐定從人出杯盃行觴釋子微歌作殷中軍小品譚流連洽甚分韻各賦詩孟堅詩先成子豐繼之輒酌數十觥相賞玉山頽然興發孟堅命筆登殿角蹋壁題詩其上已乃下而俱出登章巘右一室則行脚僧結茅其上及先輩讀書處也沙門之東諸峰逼窄而起然皆石山也視之多宋名賢碑碣詩賦記銘之類不可數紀顧苔蘚剝蝕不可讀獨辛稼軒劉子羽二碣稍可摩耳而字楷竒絕筆勢飛動已乃孟堅要余登巘之巔余辭不能從遂脫躡直上循數級而後至踞其上仰視雲物俯視丘遂郊墟劃然長嘯作裂石聲顧見余數輩宛宛谷中如下天狀已而孟堅復挾一蒼頭扶掖而躡石上三嚮再拜呼宋名賢者三揮涕而哭意名賢當日盛遊沒於烟雲草莽此中虛無人哉復撫石大笑箕踞而坐歌少陵秋興聲出金石呼酒酌十數觥而起土人瞪目聚觀大駭余告之曰此人酒人也於燕為荆卿於晉為阮籍於唐為李白於今為吳孟堅矣會天且晚斜陽在山返照在巘乃緩步下巘出巘踰蹕而

發始脫險而平力詘班荆四坐而昏鐘隱隱墟里上人烟矣相戒趣行人待於舟次而渡是日也天朗氣清谷風冷冷澄江若練陵丘若坻長林若霞秀嶺若錦飛湍若雪洞壑若障殿宇若琳碧遠山積翠近峯拱揖而里戶綦置興至而往興盡而歸天地一瞬也由章巘而推可知已嗟乎吾邑中天闕久矣先民往往於佳山水作勝游鶯湖顯勝卞論已此巘實在山谷中望之如水際宋諸賢朝夕之所尋味何戀戀也豈鶯湖會講時有隱君子棲其上而時時相及耶然不可考矣余一再履其地而不能不慨然於中也遂舉孟堅子豐輩詩若干首勒石於方丈聊為之記以附宋諸賢之後猶之曰紀游云爾它日陵谷之遷余烏乎知之

石井記

石井在鶯湖山下去城五里其井負山而出始方涓涓耳積至澆泓其味甘美近郭諸原田皆仰此多文魚遊者汲以煮茗魚依依親人其旁巨石錯出壁立挿天松桂竹木蕭疎可愛其上則僧建塔及普陀巘云普陀相亦極精絕別構精舍五間在左方其水通潮汐或曰有龍處其下有盤石磴道狹可受足而石

勢錯差趾相齧有白蝙蝠如掌大飛而撲人如吳地志禹穴中物法顯傳曰饒夷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淨王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見行足跡文理尚存石上出家時四天王來迎有泉水出行旅所資飲也此得無類是耶爾時余與吳孟堅箕踞坐井上觀魚命童子列茗具召山僧為作茗飲以陸處士法治之各觴六七觥而起兩腋習習風生登山坡望天鵝浴處欲翩翩僊去處士嘗言郡茶山泉當天下第二水余嘗汲嚼之不若井甚柰何遺此品也或未履其地爾前昔學李北地有詩邑大夫作亭覆其上余與孟堅徘徊者久之捉筆聊為題咏孟堅詩成誇余余曰驪龍頷下珠君探得之是遭其睡也雖然未若象罔得玄也君試誼之比一揮則泠泠之響無異孟堅相與抵掌拊石而歌曰醉石磷磷吾將抱此以自沉按縣志此水發脉下流田中轉入邑北門經清風洞劉知道讀書於此舉宋進士第一則王氣之符也於此求源形家所最故為彷彿矣

遊章山記

章山去橫林十餘里叔祖石湖公別業云其山峭岸其流激湍歌臺舞榭茂林修竹中有流觴曲水景奕奕與蘭亭爭奇余未暇遊也以七月廿二日偕叔師之友吳孟堅謁神取道山下謀共探奇先馳青衣招于衡弟為主人藏舟山之陞待焉山上怪石怒起巖嵒巉巖懸崖而上高潘冷然中石輒韻山花英英照人衣赭亭龜峰隱隱出沒吳生倚石箕踞歌老杜詩音韻清絕久之主人速客余三人逶迤而行行莽蒼中數百武列壑攢峰薜蘿時時拂面所謂章山也主人揖客入莓苔盈階古蘚滿地歌臺舞榭歌傾殆盡茂林修竹流觴曲水依稀存者相與藉地而飲挂梅橘栗之蔭蒼翠萬狀羽觴隨波浮沉荷香片片入霞盃與醉顏交相掩映醉後起舞余慷慨曰今日之會何減蘭亭修禊不憾我輩不見右軍政憾右軍不得我輩同時耳諸君大咲裴徊眺望于衡弟欵歎有不懌色曰此先大父所經營者歲久不復治荒榛斷梗零亂若此舉目真有山河之感余解曰金谷銅駝至今存耶百年天地誰得長為花鳥主人于衡意稍釋載酒命歌萬壑千巘崢嶸竦秀白楊列生水中若織

清風徐徐然來襲人應接不暇何殊行山陰道上也
無何前山迷霧雨師驟作憶一天涼雨灑孤舟之句
宛然畫景山色烟雨中尤覺竒絕會雨益怒四人艤
鎗維舟避雨草店中少頃雨霽復命舟呼盧擲白兩
山秋色半江殘雨益添新景里許有釜陽洞天洞踞
山之腹嵯峨巉巖猿貫以上吳生以醉後不能登洞
之勝竟不得一當吳生也左又有所謂華巖者在焉
巖最竒可容百餘人雨後渟甚不能盡興返舟更酌
數行揖主人以別費子曰詩云嘏嘏周道鞠為茂草
余登章山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日月跳丸百年一瞬
迨我暇矣飲此滑矣熙熙樂未央哉樂又何可荒也

梧竹山房記

余友南海譚文岐構別業於山中楸梧竹環之因顏
曰梧竹山房而寓書屬余為之記余惟宇內之珍木
異卉繽紛如繡君無所取之取之其梧也無所取之
取之其竹也何居其葉可書其陰可蔭其籜可冠其
華可衣截之為管可以吹斲之為琴可以彈而君日
嘯咏據几其下余有以知君託志高而寄興遠矣夫
卅穴有鳥厥名鳳凰棲必梧桐食必竹實儀必升中
翱翔必於千仞之上何者其志潔其行廉彼其於世

未數數然也舉世方顛冥富貴孤兔燕雀涓涓者天下皆是朝為榮華夕為顛賴寧置其身於矰弋罽羅之中前有險而不見後有坎而不知君獨淖濯污泥不受世之滋垢翩翩然有千仞之志其於以下視藪澤皆鷓鴣腐鼠也而又安得嚇君推此志也雖與鳳凰比德可也美哉梧焉美哉竹焉君方且讀於斯寢於斯朝日於斯夕月於斯有所稷然而深思有所怡然自適而遠志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者矣余故曰君託志高而寄興遠也斯梧竹之所以為君取矣嗚乎龍不隱鱗鳳不藏羽有其處也必有出也君試吹參差之曲彈南風之操歌卷阿之章安得晏然而已乎又何為乎終托於梧竹之間以自老也因次第其言而復君作梧竹山房記

閒居記

余賦性踈僻土木形骸才雖不逮稽中散而懶慢更過之閒居構小館于甲秀園之東顏曰鼉采秋露為霜春蘿被迳紙窓竹屋微覺有致內室之西考心遠堂三楹上為萬松樓供觀音大士一几一榻書數卷琴劍圖書各數事坐而獲逸遂其夙心矣日黎明而起就心遠堂隨意取書讀之啜枸杞茯苓粥已登樓

盥梳挹鵝湖靈山西來爽氣禮佛誦聖號為家尊人
祈福進內堂問安視膳出館督童子整拂窓几插花
焚香繼觀諸子百家倦則就枕假寐或出後軒散步
午饌與諸友小談已閉戶讀書不復與外事薄暮同
二三友生泛舟鼉湖登小峨眉送夕陽迎新月晚進
侍尊人饅饅罷進心遠堂夜誦中夜就寢余性不喜
外慕自讀書靜坐外世慮絕不關心一切是非毀譽
得失俱以空幻視之高枕北窓有應門之童無剥啄
之賓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遇美酒欣然獨
酌酌必醉醉則倒花茵而臥所謂我醉欲眠君且去

也絲竹聲伎不必留情不必不留情取適吾志耳讀
書不求甚解聊以永日成敗利鈍悉聽之造物黃冠
羽衣韻士佳人與之談終日不倦談輒不及世事清
風朗月之下必置酒招同志者啣盃引滿否則顧影
獨酌悠然成醉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
淒風苦雨之夕與友人促膝對談感今懷古嘗泫然
于雍門之歌中夜讀書或興之所寄輒命酒烹茶至
達旦不休矣風日開朗具杯酒羅絲竹偕子弟稱觴
于家尊人之前惟孝友于兄弟也良辰美景與友人
泛舟登山窮幽探竒終日忘返應酬交接間遇不平

事輒以平等心用佛氏忍辱二字度之此余閒居大
 畧也夫人苦不知足知足則日見其有餘不知足則
 日見其不足余幸家居無事入有菽水之歡出有友
 生之樂泉石足以怡神詩書足以養志濁酒一杯彈
 琴一曲生平之願于斯畢矣浮世聲華何與吾事直
 溥于氏之大夢耳以見在之覺境視之安能與夢中
 人共相馳逐耶世有大覺然後知此為大夢矣姑書
 之以示同好者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八終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九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志一晉

邑山川志

鉛山距信州八十里本撫建二州地後益以弋陽上
 饒五鄉置場保大中始置縣宋隸信州元陞為州
 國朝復置縣控於興安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百六
 十里以其鉛之利多天下故稱鉛山而山川之脉發

自閩中烏嶺分水邑南七 蜿蜒南來凌勁拔峭舒岡

布麓翔舞萃於霞落之南東西二龍祖葛僊天柱而

宗鵝湖中引車盤紫溪而入桂陽轉為今治余讀空

同東南古縣之詩大概可睹矣葛僊山邑南五十 高

二十里福地神秀巋然作鎮登者循澗緣鳥道而至

猶歷三十六磴山頂有龍池僊壇在北斗間熊元復

胡汝為有詩莆人余宗漢芝苓羅斗口鸞鶴到人間

之味為佳西折為鳶山邑西七十 入土溪東折為嵩

山邑西三十 直嵩山之前為雲巘兩崖峻嶒皆怪石有

蛟龍盤屈狀其上天窻寶蓋不可形模蓋鬼物泥封

結夏道人始鑿焉章謙亨詩曰石現金剛足泉流僊

客田雅有韵致抵沙田界為三山塢贈廣東左布政

前工部郎中清湖公墓在焉又東過馬塢邑西七 東過

薛尊邑西五 二山元豐皇祐間產銅今廢又東下特峙

為大琛邑西四十 峰巒雄峭湧橫亘盤障信河中流

一名青山吾家祖隴烏石在其下所謂玉枕穿峽况

弟昂甲是也稍次為芙蓉山邑西北三十 峰勢聳翠為叅

議復菴瑄公墓又次為含珠山邑西三十 五峰端聳則

橫林舊第枕之少師武英殿太學士文憲公賜瑩在

焉西下則弋之赭亭諸山巖然門焉天柱山邑東三十

甲秀園集

卷之二十九

一

望楊梅十里西特起岵嶸相逼峰嶺迴合文憲公有詩
 其陰有章法院其下為白水中岡為太子太保武英
 殿太學士五峰封公墓對峙為鯉魚山所謂金星十
 七節奉以葬余夫人不吉者今下其穴葬故臨武令
 贈布政望湖公墓東折為平岡山高五百丈為先封
 夫人楊氏墓東出龍鬚港為周佛菴石色蒼翠壁立
 千仞西折為八僊臺西抵石城十里西又西過藥雲
 洞十里東錦屏山十里東山形壁立如開圖障崖石
 飛翠花木闐秀入其間如登閬風又西高坑山十里南
 治平中嘗產青綠西下東山十里東宋趙堯夫治其

地為東園蘓堅為題其室穿峽而東為鵝湖十里北
 周四十餘里高可十餘里蓋邑之望諸峰連絡若屏
 象獅狔最高為峰頂三峯揭秀四賢祠會講書院在
 焉天下書院四此特著有仁壽院大義禪師所建張
 濱洪炎范巨卿宋濂龔祭酒諸人俱有詩然鵝湖山
 下稻梁肥豚柵鷄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
 扶得醉人歸視不復紅鷺下空餘碧澗橫佛高傳縹
 緲僊馭鎮崢嶸殆相伯仲矣下為石井十里北深數丈
 石紋隱起如蓮花倒出味清冽色如碧玉當不減惠
 山或名聖泉有劉輝程逵聯句揭于壁及督學李空

同詩通判洪芻記又東為狀元山六邑北劉輝讀書地

也東為桂林西為清風峽本土山輝始經理之洗土

至骨多空嵌中得巨礮石室兩崖漸巖寒氣逼人古

藤垂數十丈其下流為雙溪出梅家渡東為中條一

脉從紫溪十邑南四車盤以來石礮山十邑南六羅銅山

十邑南五上下渠山十邑南五麒麟山十邑南六遠接桐木

六十邑南一百之派北走轟轟為鷲山十邑南二觀音山南

五里近入楠木壠山十邑南李家源十邑南又為銅寶山

七邑西南洪洋山五邑南為少保禮部尚書文通費宗公

墓又轉桂陽山桂陽即鉛山也為今縣治基址朱晦

翁所謂雪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閻天何

處明朝嶺水南流復西有觀音石及西湖南有蕉溪

水源出紫壠章謙亨改徙明年對大廷者七人復西走

西山過天堂五邑北抵紅羊石十邑北北為龍泉五邑北十

劉誠意題詩其側有石骨入海眼地脉通混茫洞澈

瑩玉鑑鏘鳴合宮高之句旁峙里許有山修竹茂林

蔚然可悅者文憲公夫人孫氏墓兩棹楔碧石巍然

若新石門白沙之間為馬鞍山其東北為烈橋文憲

公舊輔元臣之第又南折為白鶴山楊公嶺下為小

蛾眉遠以清湖十邑西三其水縈帶如玦滢澈可鑑暗

通官湖岑湖後湖葉湖是名五湖俱廿五都余家清湖公

卜居焉官湖屠緯真先生以余館據其勝改為鼉湖

背湖則信河所經九陽山臨峙其上山無林木突然

石起如覆釜以九數得名天窓巖附之大玉潭龍門

關在其下放之則為汭口有葡萄井邑西三十里去章巖

十里北四只一葦之間巖有宣梵院磨崖碑唐宋名賢

題碣是間上下二十里山川聯絡秀聚水色縹碧而

勢稍泓瀦衣冠文物之雅彬彬焉大都葛僊之派黃

沙港為之界天柱之派長蘆港為之界中條則夾東

西而錯見會鵝湖以為宗萬壑千谿競赴五湖汭川

橫林之會今邑治建自吳巒所相人士成聚雖復蟠

踞終若逼狹未見雍容而水勢尖射陡然西出未若

霞落舊址出險就平澄碧迴繞東據三峰西距馬塢

北擁清風引焦溪障劉峽梁梅渡未甚失也余又見

九陽龍關汭口橫林諸處往往為山川之會蒸瀄之

氣鬱乎相屬而汭口以下坦迤爽塏迥莽濶大章山

赭石門戶儼然冠蓋秀楚之族特集得非以水勝耶

蓋余又讀磨崖之銘而知王公設險守國不獨分水

可議温林烏嶺猶之乎岱宗梁父也志稱山竒而銳

水清而駛故人得之矜名喜節善慧好修而失之隘

與激田疇山澤之利饒足自給而失之嗇夫教化缺
然自非豪傑之士得不化失激隘鄙嗇之習錮於方
輿而務闢好勇輕躁易為訐所從來矣

紀行一首

吳越紀行

余以萬曆辛丑孟春走武林候查虞臯先生兼往携
李弔黃葵陽太史之喪卜廿八日丁卯束裝午刻奉
別二尊人偕吳元卿登舟兄緯叔侄美中美大挈酒
榼命二歌者餞余舟次舟小狹纜隣船而飲歌者唱
渭城之柳蘼蘼可人時雨亦霏霏下也晚林衍甫自

建陽歸因同元卿衍甫枕籍舟中誦春明門外即天
涯之句悽然動念莫謂餘杭非遠別也廿九日雞鳴
發棹三十里至葉村洲有蛋人百數人具小艇載鷓
鷄數匹亂流而漁操縱搏殺有鷺鶴魚龍之陣河勢
為喧暮抵麗城詰朝乘肩輿遊南巖寺南巖去麗城
十里故嘗為朱晦翁讀書處出景陽門渡浮梁平沙
細石野菜閒花一負郭而已稍進則幽隍邃密林障
秀阻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心境清絕籬落有桃花一
樹爛若舒錦榮倩可悅余乃下車少憇頃而衍甫元
卿至握手遵微徑曲折行田塍冬青夾道修竹千竿

數武有開鑑塘方數丈澄澈淵泓有天光雲影之想
蓋取晦翁所咏詩遺意也自塘北向石磴數十級為
苔蘚所蝕其滑異常須杖始進進則有祠翼然祀晦
翁其中香烟寥落因題名壁上以紀歲月旁突大石
狀似硯山僧言唐大義禪師嘗棲道於此石其遺跡
耳祠之背有一滴泉在巖左半壁石罅間涌出不間
雨旱惟一滴為常盛以石甕清冷可愈目疾晦翁有
一竅有靈通地脉半空無兩滴天漿之句蓋咏此也
懸崖之旁石壁百丈石紫潤饒古色多諸公題咏歲
久難讀降此西拆則佛堂在焉堂後巨石與百丈壁

連裂為邃竇可坐千人是謂南巖亦名千人室云有
唐丞相權德輿勒石其地今求遺跡已無有矣出室
之西達濯纓井鑿石而成無沙泥之淤稍出一峰兀
然當其右上下凡五級大較如武夷大王接筍諸勝
僧言自此可達第雨後遂不果登過僧厨會僧大集
客飲宴致有居人之樂因揖山僧下至開鑑塘之左
又一僧饋茶至小巖遂各折桃花而返大抵巖之勝
據崇岡連翠麓東眺寶幢西揖月巖鷺湖屹其南靈
山列其北亦一福地然僧黠而茹葷致令此山不得
與鵝湖並峙耳抵城羲御且薄虞淵暮霞遙相掩映

晚友人招飲有歌者二八執檀板低唱自言曩歲嘗
過余館中有日居月諸之嘆令人動念初一日蚤發
罷城郊行山川迤邐雲樹蔽虧峭蒨青葱撲人眉睫
桃浪菜花紛蔽原隰差足散懷午刻抵沙溪訪祝季
源季源過為供具甚盛午後抵玉山界有新造文成
塔據群山之峻余偕元卿衍甫登焉西望修陵篁松
綦布蒼翠萬狀東挹大河縹紆洶湧不聞流聲北盼
平原曠無山阜白雲覆地南俯城闈人家霧集如蜂
房蟻窩古道緣其隈車徒輻輳余指示二子曰此走
姑蘇道也懷然久之稍下三級山僧捧茗至一罍而

去晚宿懷玉初二日曉發野霧蒼茫不辨草樹行四
五里晨光初起四顧郊原殊寥落不稱羈途遊子有
傷深情行四十里抵草萍則兩淝分野矣同元卿衍
甫飯旅舍飯已偕元卿步草萍館有孫忠烈公題咏
余倚韻而和念當日宸濠之變非公則國本動搖古
樹蒼然似公之忠魂猶在也行廿里有修道庵偕元
卿下輿水嗟嗟有聲小木橋跨其上進為安禪堂堂
後有二士讀書山勢參差竹木灌叢風烟披薄觸目
怡情更為佳觀矣時衍甫以馬蹏嚙不得一當余同
元卿大誇其勝各登輿而去抵常山五里許有西高

寺復同元卿下輿呼衍甫衍甫亦大悔不得一當修
道菴之勝乃下馬同進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淵錦
鏡綴目居然佳境然傾圯甚矣出寺行數百武抵白
龍洞巖層岫衍巨石崇竦水從龍晉來白波奮流自
成潭渚清冷異常不減茶山第四泉也更上石磴數
十級為白雲庵庵踞石壁石骨竒怪如鑿成疑有神
工鬼斧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通
望周博遊者登之可暢遠懷庵東進數武則大洞在
焉洞深窅可數里內有巖床几困積諸靈迹歷可觀
然非燭燧不可入疑神物窟宅去洞數里抵常山旅
舍即買舟望錢塘去矣晚就舟宿初三日蚤自常山
發棹晨光熹微遠山黛色與帆影遞相送迎何異鏡
中行也詰朝風大便掛帆東逝晚泊若帽村震雷掣
電暴雨紛下公波漱石環濤輟轉枕上竟夕聞雨聲
不已質明雨色稍收臨河水長三尺石尤作惡舟雖
順流猶賴舟人拽纜始進午刻抵龍游初六日風浪
怒溢波襄轉泛勢同三峡擊浪浮舟鼓枻而出晚抵
蘭溪訪胡元瑞延坐二酉山房拆葵剥笋縱談名理
因命侍童紅線彈琵琶清歌奉客依依足慕第齒頗
壯不無白司馬潯陽之憾時夜雨沉沉殘缸吐燄元

瑞誦子瞻風雨淒然紙窓竹屋之句恍然如今夕事
余興洽忘歸會主人春甕傾乃秉燭登舟漏四下矣
初七日泊嚴州初八日黎明發舟四十里至七里灘
余起櫂沐畢則舟泊釣臺下高巒截雲層陵斷霧偕
元卿衍甫持香上謁嚴先生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數
折抵祠遺像猶存仰澄芬於萬古讚芳徽於廟貌酌
以桐江一杯水覺清風滿挹祠之西為容星亭中多
名賢題石祠之東則嚴氏環居焉釣臺峙其後二壁
爭高斗聳相亂高可百丈蓋子陵舊釣處也於時新
雨乍晴霽色可食衆山雨後蒼翠欲流旭日映之紫
綠百千狀低回四顧者久之已復登舟望桐廬去深
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顛若乘空諸嶺重峯疊
秀山花灼灼欲然嬌鳥啼猿哀鳴相和行者莫不擁
檝嬉遊徘徊愛玩始知昔人所謂經綸昔務咸窺谷
忘返非虛言也晚泊新店水勢奮激洪濤濤發似聞
鼓角鞞鐸之聲初九日蚤抵富陽余偕元卿乘輿就
陸忽浮雲起東南風小勁雨且霏霏來山巒皆失獨
青松擁路不絕依依如送客午後就膳於當壚人村
沽野酌自成馨逸食已行數十里暮色蒼然望海門
深晦與天一色舟檣出沒雁鷺游翔高峰限日遠渚

叢雲映帶迴薄不可具悉復數里六和塔屹然其東而路亦出高陵之巔下視人家百萬炊烟盡起則錢塘江頭也自此更輿而進月色微明燈火如錯時時聞經聲法鼓大有仙宮遺致夜深抵鹽橋寓邸初十日蚤衍甫以舟至余往候查先生驩然道故查公嘗誦蓼莪之詩次陳羸博之憾泫然不覺涕之無從也下午乘小輿選姬往凡數處皆不稱蓋始余遊越內子牽袂語余吾歸君十三年矣而不乳即君廣陵姬乳矣而非吾乳也君其更進一姬居然生子猶之乎免於吾懷矣意大悽愴余不得已姑聽之非余東來

意也十一日蚤至丁氏許一姬衣綠年甫破瓜濃澹脩短差自足觀因解橐中金聘之午刻過馮開之太史揮麈微談致有晉人風午後查公招飲興言在昔及門之遇余不勝睠然知己之感十二日馮太史招同吳伯霖泛舟西湖波光澄澹川亭望遠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沿堤桃柳紅綠錯雜如繡誠為遊矚之勝所也已泊舟湖心亭登眺適有榜學究語其間太史命童子以水去之余曰此足為西子洗妝矣久之返舟共酌會柴敬泉至柴挾二歌童善為變徵之音按節而歌大顛胡元瑞侍兒然齒

俱長矣日暮余霑醉太史手烹顧渚飲余味甚精冽
自謂陸鴻漸以後一人夜深別去十三日雨蚤後訪
柴敬泉柴尊君故與家大人有寮寀之好十四日治
酒同元卿衍甫飲湖中出錢塘門青雀迷津綠楊夾
岬微風細雨湖水生波舟人衣襖襖持竿從船頂行
游客居其下少選天意小霽遠山羅抱北眺寶石山
上有保淑塢下多人家僧舍雞犬盡在雲中不及一
登膜拜而已過斷橋為新堤楊柳千株間植桃李同
元卿衍甫登堤時花盛開余欲就取一枝俗子戒余
謂官有嚴禁余答西湖風月亦官家物耶旣而登舟

抵聖湖亭湖船點點如浮萍泛梗循亭而西有三賢
祠出祠行數武為陸宣公祠樓上舊有宣公像歲久
殘廢後為孤山躡石級數十下眺百頃平湖直一窪
耳登舟而渡湖心亭環亭皆水澄波如練上為喜清
閣閣為孫中貴捐千金所造四簷各垂金鈴丹塗黝
漆朱碧爛爍想西子濃妝時也衝風一起鈴聲聞數
里群僊冉冉在空中呼之欲下因流眄而不能去適
有美姝弭棹而登觀者雲涌姝舉止自若時日亭午
放舟傍綠楊而行畫舫油幕往來如織變童牛角弱
年女子或褰裳採花或疊舸折柳長歌陽春愛深綠

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不言返大有慰於登眺矣
自此泊舟進岳武穆祠東西夾樹松檜嚴風凜凜精
爽猶存中唐範金為獄囚二反接五木匍匐其形一
為秦檜一為万俟卨腦為遊人擊碎差令人快意樞
衣拜武穆像毛髮豎立不知登臨弔古灑英雄幾斛
淚也朱殿半傾居人聚市越貨誼囂塞耳若闐闐然
廊西拆達岳公墳有分屍檜當路 英皇朝郡丞馬
偉解檜中分下離上合以當車裂之義頃歲為風雨
所頽孫中貴令如前法培之今復蒼然矣墳列人馬
侍從之儀甚壯一坏黃土金甲淒涼酸風苦雨猶作

千軍慟哭聲也左一墳儀制略同碣石不存疑武穆
子雲所葬各酌以酒嗚咽而退時林生久待余舟中
會余興不已偕元卿遊蘓堤挾一奚童從始登堤為
第一橋桃柳襍植與新堤一致而荒烟野草較為幽
遠地皆泥濘屐齒為之盡沒元卿初甚難之既而欣
然遂相約必窮六橋之勝湖中傍艤者觀者倚艦欵
並出者咸怪之謂兩生何所急厲意不避風雨如期
赴迫切者三橋之畔有龍王廟背有漾碧軒軒北有
石砌月臺在水中央跨石橋而度繚以黑欄淫朋密
友羈遊宦子莫不尋勝契集用相娛慰此中最為勝

處矣躡屐復行至五橋雨且下衣袂盡濕四山暮色
蒼然而至忽一童子出蒼筠翠竹間饋余兩人漿數
升曰客良苦矣此去淨慈寺咫尺耳因導以往旁有
于肅愍公墓碣余問童子墓安在謂自此進可三里
許以日暮不及一弔大抵至此則湖勢稍狹人烟漸
逼輿馬之所奔驟桃李無餘而六橋之景盡矣里許
抵淨慈寺寺倚南屏山前眺藕花居雷轟壇下有萬
工池深難測山門對楸松檜杲愚高棟倚疊如山僧
導余至寶雄殿紺宇琳宮瑰麗奪目當為武林叢林
第一時衆僧環坐繙閱大藏經乃今 上勅賜者厨

篋甚飾余就座中少閱僧人具茗至香烟燈焰繚繞
龕人非塵世境也東入羅漢洞制畫田字前設五百
羅漢後貯十八尊者位置曲折形像各殊後有方丈
云圮自前歲佛像丹青掃如也出洞而北石級轉高
上有殿棟梁咸淪柱礎僅存想諸僧禪誦所不至耳
出則童子告余以別余贈以貲童子咲曰余豈從道
傍兒乞食者飄然而去有四輿夫在門候余兩人余
訝其來問之則為童子所要亦不知童子為誰異哉
人耶僊耶遂乘輿而返望蘓堤一帶在寒雲中已成
幻境矣進湧金門市火照耀街扉半掩衢道如流潦

輿人失足者屢極暮抵邸舍知童輩失余所在東馳西驚如秦皇索張良不覺失聲大笑夜深衍甫自湖歸語余舟中索余不得假寐夢一童子謂余且從六橋歸余與元卿各語途中所見相顧駭愕十五日蚤出湧金門赴馮太史放生會虞先生長孺僧孺潘景升吳二水吳德符吳伯霖鄭孔肩諸君各載生艫數十頭向池誦佛放之取廣濟之義已於舟中齋膳畢泊蘓堤登岼流覽久之長孺僧孺伯霖孔肩去余為太史令子雲將招同景升德符洪少軒諸君飲舟中潘挾妓鄰蘓貌差有致洪年老而風情特少與儔孺媿媿相樂也晚保淑塢燃燈光燄燭天望之如火樹飛花大增湖夜景矣盡醉而歸十六日束裝往樵李出武林門至黑橋買舟五里至北關關為民部郎權緡處以時放關通旅余欲濟甚急守者難之輸財物而去河廣僅可容舸人家編戶不絕如帶曠野連亘不樹菽麥所見者枯桑千畝居人比諸素封誠產絲之地也河舟往來不絕有鳴笳擊鼓悲聲殷殷者則進香天竺女人居其半矣晚泊塘棲十七日巳刻抵崇德地多城堞南北相望想吳越戰爭之地躊躇者久之午刻至石門晚泊嘉興十八日蚤散步東津周

道初日曠然而上訪蘓小小墓舞衣淪塵律管埋調
孤墳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已移棹弔黃葵陽先生
升堂哭奠几案塵生門蕪草積不勝跼瘁之痛令子
與叅公具哀經相見慰藉殊深未幾招飲南湖觀烟
雨樓樓在湖中進有複道架空左右翼以文昌武安
二祠俯眺湖光瀉影千尺夏夜登樓無所不受風秋
夜則湖光與月色蕩漾如金在鎔烟雨之日蒼茫變
態尤為奇觀後為釣鰲磯槌柳被岬不下西湖兩堤
較微短耳西達昆盧閣乃僧人禪誦之所登舟至王
家園曲池緣其阿石山環其外人從竹徑中行透蛇
百折如入武陵源出而登舟且飲且泛遂至屠園初
進荷花館有一池水方澹澹錦鱗上下可數望池東
入亭榭雲起繁花奇卉紛布崕澁小山高數丈澗水
徑其間設小舟以度遊人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趨勝
遊多萃信為嬉處惜主人無詩歌文墨紀其事恐後
徒湮於荒田野草間耳時日已暮登舟大酌醉且甚
進辭與叅公再拊葵陽師樞嗚咽不能成聲誦生存
處華屋零落歸山丘而去十九日乘興遊姑蘇是日
風大便使船如馬午刻過吳江經平望八尺二鎮晚
抵金閶二十日蚤訪王百穀時卧病謝客未遇廿一

日候申瑤泉相公已過王百穀聽松齋門連蕭瑟多在流泉怪石間詩書几案足以娛目居然名士風流也因留飲同錢象先張金粟娓娓玄論頓忘日夕晚申相公招飲適適圃演紅拂記廿二日訪張幼于幼于故三吳奇士放言自廢行輒令童子荷鍤自隨效劉伯倫故事門懸學穗賣癡賣漿賣身諸牌對客則傾家釀曰此居士所賣漿也醉則奮袖起舞令胡姬擊節而歌嗚嗚語具幼于自叙中是日批鹿脯為歡因起着絳羅裙將為余舞會余問胡姬安在乃命致胡姬胡姬至而舞竟不成同胡姬酌白公石下幼于

曰此吾弟所致風流了不可得矣久之而別晚幼于致尺一舟中招余詰朝為長夜飲且觀舞容也廿三日鱮後同元卿衍甫棹小舟游虎丘山門夾樹冬青深可里許旁有試劍石疑闔閭試干將地東緣石級至短簿祠會僧人引入梅花樓小坐啜茗下石級行數武西拆至三茅堂左為天醫院與梅花樓一致第僧徒寥落耳出就山椒有石坪方數十丈其平如砥曰千人坐上有可中亭乃生公故講臺臺背石笋森立即點頭石也左有石潭深碧數丈跨小橋而度釣月磯在其中亦名白蓮池右為劍池石壁高聳橋梁

翼其上僧人臨橋下汲輓轡相屬自劍池西登有三
泉室井深難汲且為微物點污殊為悵然對夾有古
鶴澗相傳舊有僊人養鶴於此上為四望樓澗烟溪
水繞帶其下姑蘓數百里盡在指顧間矣已抵千佛
閣東為慈悲化相士人婦女遊者千數有老僧擁衲
而坐龐眉碧眼疑從胡地至者西為大雄殿殿後有
塙深閤不通即所塋闔廬地鳧雁不飛金銀寡色白
虎安在哉數拆過一堂背有小閣四壁繪西湖十景
饒有幽致憑欄下望人家隱隱鷄犬鳴於樹間不問
知為僧寮也已登平遠堂中祀陶隱居韋蘓州白江
州王元之蘓學士五賢左為胡公祠蓋嘗死於王事
者又左為林和靖祠歲時伏臘司土者酌酒祠下清
風高節猶激人心彼曹李諸人雖在奄奄如九原下
人耳自此遠眺風帆飛鳥出沒於夕陽沙渚平疇帶
綠遠樹送青當為虎丘巨勝出過觀音巖憇致爽樓
四圍皆僧舍茂林脩竹猗猗可玩春夏之交故當差
勝觀止此矣遂投策而出解杖頭錢買飲數巡罷去
衍甫先登舟余同元卿閒行邂逅一客延之樓居烹
茶下榻依依作方外譚不辨其為何人也番題而別
頃而返棹往赴張幼于之約時幼于已逐酒人遊遂

不顧尚書期大自亡賴哉廿四日四鼓解纜返武林
晚泊王家涇廿五日晚過崇德是夜乘風挂帆舟人
達旦不寐蓋行者以百里計矣廿六日已候抵北關
乘輿二十里抵塩橋邸屋廿七日蚤訪高瑞南瑞南
著書自言其家多博古物且精於烹庖余索之俱無
有也相對作英雄欺人耳是夕卜吉納丁姬二漏而
至元卿出花燭詞十章相賀中有半揭羅幃偷自看
僊郎貌得比儂無又朝來莫怪交游懶新得佳人是
姓施諸句大自氣色樓前紅燭被裏新香今夕何夕
見此佳麗然轉念廣陵姬不免斷腸耳廿八日下午

沿酒招丁小峯吳元卿林銜甫飲夜深而散廿九日
微雨候少司馬宋桐江公留酌談東征事甚悉平壤
之捷司馬公之力也然公不免憂讒畏譏任事之難
如此令人慨然初一日偕元卿乘輿往天竺出正陽
門數里有萬松嶺松摧為薪惟名尚在十里許至六
和埕埕在月輪山之頂建自有唐以鎮江潮樹碑猶
在與元卿窮七級前眺淞江後枕西湖蒼烟盡歛江
光在目令人有濯沐天淵曦髮太華之想下有佛閣
二層禪房翼之庭植枯桑半畝桃李敷榮挈酒榼者
趾相錯登輿東走數里有石門隆謁則五雲山足也

高可百餘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復數武為伏虎亭
為登雲亭山花照眼紅白相間進香士女咸魚貫而
上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數十折至元
帥廟堂宇綺拱地勢稍夷茂林修竹蔽虧掩映視錢
塘江水若一綫然東登西折入五顯祠徙倚周廊殊
無佳境而僧人出餅餌及伊蒲塞為具出門東下未
數武俯視雲棲禪房一撮即蓮師聚講處至此則輿
從絕頂行望所陟迷不復辨窪者為西湖摧者倚者
偃者嚆啞者為湖上諸山一二舟航逐風往來不啻
浮萍木葉因悟人生之一粟語元卿從此望下王侯
將相皆蟻聚蜂屯耳何益人毛髮事為慨嘆者久之
數十里至真武行宮石磴縈委若羊腸有一士被酒
狼狽幾為崖底崩蓋自五顯廟至此凡五陟降高皆
千仞所謂五雲乃五山耳降此則奇樹千章復多竹
栢流泉清駛雞犬之聲相聞而天竺在焉時衍甫以
買舟先至余焚香禮大士遊者肩摩踵接亦叢林之
勝東西僧房無慮十數出門里許至中天竺又里許
至下天竺道傍聾盲啞跛癡偏枯握透不耐自生
者哭聲不絕索過客文錢至葺草為廬蓋三竺如一
余悔不拄杖頭數百錢分遣此輩尤為憾憾已過飛

來峰怪石如齒中開十數洞依石壁鑿佛千尊有幽
邃處僧人燃炬以接遊客又一小洞纔可容身一僧
盤礴其中露其脊於外問之不答豈雪山和尚耶行
數武又一洞與前洞較似而弘敞過之壁鑿賈秋壑
姓名兀竒譎恠非人力可至當為西湖第一景也過
理公之塏為茶亭達於包包庄之楔棹編膠木為之
左折修竹翛翛流泉數曲怪石古橋跨之橋上有亭
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可謂濠梁
之性物我無違矣過橋抵青蓮居依石為山因岍結
構中鑿方員二池環若玦停泓若鏡縹珀若空青濤

渠砌以名石襍樹丁香薔薇垂楊郁李之屬傍有石
砦可坐十人率稱爽塏但人工點綴不及飛來耳巉
巖之巔有俗客數輩挾一姬而飲歌竹枝嫋嫋不絕
時日薄掩岷乃出就靈隱禪林前為大雄殿後為法
輪寶藏制如塏而絜其楹衆咸就推謂可免三生之
苦余與元卿亦三推之俄出寺門臨冷泉亭下眺方
泓澄清瑩骨可沈可泳已過九里松山無它木數里
聞松風謾謾大為壯懷暮經新堤桃柳尚作曩時妝
士女相徵逐綺羅載道游閒公子擁美人躍馬翩翩
甚適恐宛洛遨遊未易過此至斷橋畫船鼓吹泊岍

而登余亦自錢塘門進初二日宋桐江先生招飲令
子化卿同陳季象李徵甫在化卿秀而能詩近持長
齋作在家道人矣初三日同衍甫元卿赴丁小峰招
飲吳山由紫陽洞穿石逕且折且登抵真武殿古檜
陰森前護石欄數曲望城郭長河在衣帶間東有紫
陽亭西有丁野鶴祠遺像清臞真若羽衣從海上来
者遵祠而北為古瑞石石圻洞天深黝紆邃懸崖如
垂乳欲滴苔刻糊模難辯也沿側石罅東上過小橋
轉石梯數十級地復平敞上合下開分霄逼漢隣星
河矣俯瞰全湖南屏二高峰逶迤前據因邂逅會稽

周寧宇公周嘗憲秦中布袍草屨以一僕從不問不
知其顯者也轉而抵三茅洞望錢塘一抹萬家玉宇
玲瓏啗故宋遺宮巋然就廢雕牆敗館徒傳鐫刻之
名遙想如花歌妓極當年之樂者悉為平泉一坯土
蓋淒然下淚矣出北廊至一山岵嶰壁起下可眺千
里山容水態條忽千變所謂吳山最高處也下此則
石道條坦旁多古樹不半里至城隍廟佳木生於簷
垂流泉激於階趾雖為祀神之所抑亦登玩之區乃
少坐後軒啜茶而去已至望湖軒丁君設席在焉時
雨驟至雲勃勃興勢似浮動從雨中望湖色乍明乍

減蘓堤一帶不辨桃柳游船飛鳧簫鼓之聲不絕余
樂甚連沃數庖恍惚若身之在蓬閣瀛海天影飄蕩
空境杳渺憾無羽翰不能輕舉為快耳晚歸衣履盡
濕初四日顧霖調招遊龍井出湧金門至蘓堤余別
顧君過法宮步訪吳伯霖於朗閣中留午膳而出將
抵龍井則石磴參差竹屏東西對夾知僧家不遠乃
縱步至真如禪寺登霖雨閣與顧君會有泉淙淙出
石竇滙一池是為龍井納光景涵烟霏蛟龍之所出
入竇深山亂石中泉也大較與余鉛石井相類下有
與衆亭前小澗為浣花池池衡丈許縱不及半朱魚

百十頭游泳自如餌之則群躍池面熟食可玩傍有
三松樹婆娑偃仰當是二三百物下有石碁盤蹕
而東也為片雲亭後有巨石兀起如巨靈之掌下控
石盤平可坐十人余同顧君小憩西拆為觀音洞歷
覽既周乃就霖雨閣後借僧房一榻而飲未幾有官
長呵從甚衆云就片雲亭飲者余同顧君出霖雨閣
往觀演梨園大令人意惡登輿山行數里至煙霞洞
勢頗軒豁雲灑灑然起中有天然大士像兩旁羅漢
如星布亦自竒觀又數里至石屋扁曰滄海浮中石
牀石枕具在疑僊人鍊藥處也復有小池潮汐與大

海應顧君出酒榼坐石床而飲虛明爽閭醉呼輒錡
然和答時從旁有數輩挾一少年豪飲余試就之乃
諸人相詫客何為者遂擁少年去矣可發一笑余因
命童子拆松枝擊石鼓傳酒為戲爽氣雲浮流連不
欲去日暮霑醉而歸初五日訪徐茂吳先生留同吳
德符徐伯陽孫建侯飲諸君各為玄論江左風流致
覺不遠初六日過陸庸成齋頭午後訪虞僧孺採藥
而去門無留客然所居近淨慈律宗湖上風雲兀突
萬狀致有奇觀沿堤而返山南多古塚陵木蔚然擢
茂丘阜數里至表忠觀觀故毀嘉靖間改靈芝寺為
之觀門有攢栢數十根青青彌望奇可翫也下馬謁
武肅王像讀蘓長公碑慨然者久之已至昭慶寺兩
廊皆僧人所貯市物車塵紛沓不顯禪林雲外想也
初七日赴揭東陽招飲初八日過僊靈寺訪孫建侯
遇雨而返初九日宋化卿招飲西湖出湧金門登舟
設伊蒲塞之饌與者虞僧孺徐伯陽鍾天毓項貞玄
諸君項嘉禾人工書法詼諧善譎自言飲博散千金
僧孺化卿各吐奇談一座盡歡晚雷雨大作別諸君
歸衣裳顛倒蓋波濤萬斛笑初十日蚤訪潘景升吳
德符鍾天毓晚大月十一日過茂吳先生同徐伯陽

飲十二日出錢塘門赴馮先生招十三日接屠緯真先生書招余天台四明之遊余以畏渡江而止知司馬子長笑人矣下午謁查宗師因晤豐城楊叔度叔度故快士曩過九陽訪余鼉采館會余先有吳越遊不及具鷄黍為歡至是叔度亦以候查師來越握手論衷轉恨別促耳午刻過景升留鱸下午出北關訪貞父先生時自闕歸十四日蚤後往湧金門赴放生會新安吳二水為政與者馮太史虞僧孺吳伯霖潘景升吳德符陳春陽張維光諸君洎僧空一於舟中啜青精飯至萬工池而返空一肆懸河之口宮邊邊

塞是非利害種種數千言殊可資客聽但恐非上人所宜耳申刻為別十五日往雲棲謁蓮池師從鳳山門出數里至邵皇親墓世廟時嘗累費萬金修治今殘毀已甚慨聲勢之並去何遺跡之是存哉已過虎跑寺列栢四周迷禽閣日夾道紅花繡發蘭馨遠馥入山門澗水冷然有聲殊為清絕獨寺宇零落遊輶罕至不若天竺五雲之盛虎跑泉在其右疑沆瀣從九天而下上覆以亭余向泉作佛頌百聲泉忽涌起如聯珠其神異如此僧為言孫中貴嘗向泉作禮期一涌為修寺之徵泉不涌而寺竟不果修豈山靈

不欲振耀令車馬紛騰為茲山點污耶傍有蘓長公
題石余倚韻和之汲泉煮茗茗熟而詩亦就久之登
輿十里至雲棲空岫陰深翠蔚欲流時鳥弄音上下
隴坂會蓮師困足疾不起余因至榻前相見師命一
徒搔足痛酬答閒暢故當是形神少惡余再拜而出
申刻抵寓與元卿烹所汲虎跑泉晚微月偕元卿攜
酒過儂靈寺同孫建侯飲人影在地竹栢縱橫時生
寒思而鈴聲鼓韻僧梵相聞自是清虛之境夜深而
罷十六日吳伯霖招同馮太史潘景升吳二水飲湖
上天朗氣清致自有蘭亭景象惟風差惡耳已儀舟

進三賢祠訪一伎伎卧病歛眉對客如西子捧心若
耶荷花遂失生色隨復登舟更酌時堤畔有梅花一
樹芬豔如新開者把酒酌之念西湖春色且屬隣家
復欵欵久之暮夜別歸十七日同元卿買舟至新堤
於時綠暗紅稀柳花紛下如回風舞雪謝道蘊風流
猶可想見已過三賢祠訪項貞玄未遇盪舟至湖心
亭復返岳王廟就舟循堤而東至孤山弔和靖之墳
低回放鶴亭下而不能去後為四賢祠祀白樂天李
鄴侯蘓長公林和靖四公三公皆刺杭獨林以布衣
而奠尊俎乃知不朽自在信纓綬不足貴也祠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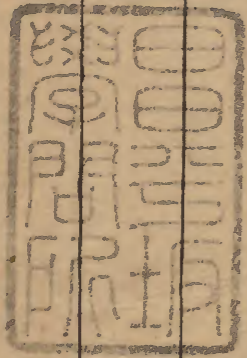
宋家座枕山臨湖。林木紛拏疑小蓬萊者。問之舟人曰。非是。跨湖之北有大佛寺。中塑大佛隱身之半高。可十丈。盃削石成之。飾以金丹。故寺因佛名耳。時日斜暉。就陸緣新堤。再訪項貞玄。貞玄出右軍墨蹟相示。古色蒼然。咄咄逼人。步中逵。有為角觝之戲。觀者如堵。頃而歸舟。風大作。堤行有絳旆盛開。與元卿倚風浩嘆。抵暮而返。十八日雨。上午陸庸成招飲。陸故西泚名士。同柴榭駿諸君。促膝論文。暢飲甚適。柴為敬泉之子。自言其尊人日逐少年湖上游。不得與余接杯酒。歡意為大憾。十九日余束裝歸。馮太史以刺

至。招余過昭慶寺。一別諸士咸在。至則諸君以久待會雨。且下。遂乘舴艋泛湖去。余取道虎跑泉出江頭。與元卿衍甫會。時海潮已上。而日在晡矣。二十日黎明發舟。東風大便。午刻抵富陽。憶曩者來時於此地。乘輿往錢塘。二閱月矣。四顧山川不異疇。昔而草木暢茂。殊增形勝。心搖搖如別家。時然胸懷差慰。晚泊桐廬。廿一日雨。河行見兩岬。紫花繡錯。綠草鋪茵。丹崖幽谷。復有紅英萬樹。杜宇千聲。時相應。接即河流。紆折不厭。舟行之緩矣。午後過釣臺。晚泊嚴州。廿二日舟至米舖。風雨徙作。競競畏人。摧檣裂舫。迫不得

進遂泊焉廿四日蚤至一灘懸崖千尺激盪如吕梁之險舟人拏纜而前呼之不聞舟覆水者半僮輩各失色泣下幾為蛟龍溺而余心益快之未嘗少動容即有澹臺飲非之勇且蔑視之矣會東風大作久之始濟午過龍游晚泊孟姜寨廿五日雨午後抵衢州廿六日同元卿衍甫登岼見木奴數千頭花盛開香氣襲人元卿誦杜少陵青雲羞密葉白雪避繁花之句情景宛然晚抵孤洲去常山可五里許寂無人烟即雞犬之聲杳不相聞會天微雨舟子夜不辯路遂泊焉余同元卿衍甫浮白為歡微酣假寐而舟人報

有小舟逼余舟而上下蓋大盜云舟人錯愕咸相戒操利器以待時大雨如注小舟逼余舟者三四終夕不敢犯僮輩亦俱達旦不寐鷄鳴而小舟始棹歌以去舟中方解顏相慶頃者幾不免陽侯之厄今夕又幾遇暴客余戲語左右能更此數度不可嘗歷世間夷險乎廿七日至常山移就旅邸時天雨余投刺梁少府梁東粵人惠人馬甚衆誠快吏也已同元卿衍甫酌樓中命僮子往汲白龍洞泉烹茗啜之廿八日自常山發程午膳草萍邸舍晚抵懷玉是夜舟宿廿九日泊信州初一日蚤發舟風雨大作故園咫尺

撇波不足畏也數里天意放晴午刻抵家侍二尊人
鱸甚樂弟男輩俱風氣日上進晤內子云日者不幸
罹重病幾不復與君相見余亦倘述畏途之難交相
勞也內子見丁姬婉孌可喜曰此姬也必宜男吾無
患矣柰廣陵姬政不免有前魚之嘆握余手曰莫作
流水心引新都舍故余答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相視而笑下午族中諸伯叔輩各相問訊談往返事
甚悉晚過鼉采黃鸝醉語白鶴低迴庭榭婆娑復有
生意皆喜主人歸而鼉聚不令為穢第也然別時薔
薇已抽條過牆楊柳濯濯大數圍矣是遊也走武林
携李姑蘓凡千餘里而弔死問生登臨慷慨風雨悲
歡靡不畢具開帙掩卷如重遊其地然了不異夢中
嚳語既為抵掌之資祗增慨嘆之具云耳得詩凡若
千首文若干首往返六十二日



甲秀園集卷之二十九終

